小白桦诗库



爱

阿赫马托娃

诗选

乌兰汗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小白桦诗库

爱

——阿赫马托娃诗选

乌兰汗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爱

A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73,000　开本787×940毫米 1/32　印张11 1/2　插页2

1991年9月北京第1版　　199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440

ISBN 7-5016-0019-8/I·20　　定价4.15元

出版说明

田野上的白桦树，端庄，光洁，朴实，温存，岂不正是诗的一种象征。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这套苏联诗歌小丛书的名称。这里收入的是几个时代苏联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它们是明朗的，而不是晦涩的，有时是哀伤的，但并非绝望的，不少诗诉说了沉重的苦难，然而也显示出坚强的信心。每本集子里的诗都经过了精选，尽力表现原作者的特色和风格。译者也都是当代的名家。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喜悦、深思和美的感受，为诗人提供借鉴。诗集装帧精美，也是一种良好有益的礼品。

前　言

近十年来，在研究苏联诗歌的过程中，顺手译了一些诗作。今承卢永同志的好意相约，把我译的安娜·阿赫马托娃的作品（包括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编成集子，呈献给我国诗歌爱好者。

安·阿赫马托娃（1889—1966）是位复杂的人物。她的创作岁月长达半个多世纪，产品精但不丰。这可能与她对诗歌艺术的严要求有关，也可能由于她个人生活道路坎坷所致。

阿赫马托娃写诗始于本世纪初，在大学读书时开始发表作品，1912 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黄昏》。当时，俄国象征派诗歌从高峰转向下坡，新崛起的一代自命不凡，成立了各种文艺团体。阿赫马托娃和尼·古米廖夫、米·库兹明、谢·戈罗杰茨基、奥·曼德尔施塔姆、弗·纳尔布特、米·金凯维奇等人便在“阿克梅派”的旗帜下登上文坛。

那是乌云压顶的时代。1905 年革命遭到失败，反动势力猖獗，宗教迷信泛滥，色情文学盛行……

阿克梅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存在的年头不长，

仅仅十年左右（1912－1922）。这个流派自认为是艺术真理的最高表现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并尽力摆脱象征派的影响。

阿赫马托娃的第一本诗集《黄昏》一出版，立刻引起文艺界的重视与争论。这是一本抒情诗集，主题是爱情，从自我表现出发，倾诉少女爱情的不幸。这个主题在她以后的几本诗集中仍然占主要地位。诗中还常常涉及到对死亡的联想。这与她家庭的悲剧以及疾病缠身不无关系。1905 年，她父母离异，从而使她失掉了父母共同的爱，饱尝了家庭拆散后的辛酸。她兄弟姐妹六人，阿赫马托娃排行第四。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妹一弟。他们几乎都染有肺结核病。大姐伊丽娜在阿赫马托娃未出世前就夭折了。二姐伊娜死于二十二岁妙龄。大哥和小妹也都在二十年代初相继去世。阿赫马托娃本人也患肺结核，所以常常受到死亡的威胁。因此，她早年诗中的悲凉感，正说明她囿于自我的小圈子里，没有看到整个阶级社会的残酷现实。她个人家庭生活的破裂，更增加了她诗歌中的哀怨的调子。

阿赫马托娃没有接受十月革命。这是她的出身、资产阶级教育和思想意识所决定的。但，她并没有反对革命，对祖国一直怀着深情。她的朋友们一个个移居国外，召唤她也去，被她拒绝了。这从她的创作中可以看到。1922 年重新发表的《我听到一个声

音……》，是她思想变化后的修改稿。这首诗原来写于 1917 年，开头还有四行：

在自杀成风的苦闷中
人民期待着德国客人的来临，
从俄国教堂里飘出了
拜占庭的严峻精神。

表现出她对现实的错误估计。经过三、四年的社会实践，她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突出了对从国外传来的“召唤”的谴责，把它斥之为“可恶的谰言”。然而，象这一类涉及到大众生活的作品，在阿赫马托娃当时的创作中，稀如晨星，更多的则是她的爱情抒情诗。

在二十年代上半叶，在朝气蓬勃的新社会的革命进程中，苏联国内对阿赫马托娃的创作有两种截然相背的看法。一种是以岗位派文艺评论家列列维奇（1901－1945）为代表。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批评家一口咬定阿赫马托娃是反对新生活的“敌人”，说“培养出阿赫马托娃的创作的社会环境……是地主之家，是老爷的公馆”，说她的作品是“地主庄园里种植的暖房花草”，说她的天地“极其狭小”，说她的诗歌不外是“贵族文化的一块小小美丽残片”，说她诗歌中对于社会进程“只有极其微弱的反响，而且还是敌意的”（见《在岗位上》一书，1924 年）。列列维奇的观点在当时占居上风，奠定了对阿赫马托娃反复

批判的理论基础。

但，在同一时期，或更早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瓦·奥辛斯基（奥包连斯基，1887—1938）却对阿赫马托娃的作品持另一种看法。1922 年 7 月 4 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阿赫马托娃是“一流的抒情诗人”，他写道：“每一位杰出的诗人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他善于为同时代的某一群体的心灵活动提出浓缩的、突出的、响亮的表达方式，以它来概括重大的或有特色的事件。”另一位老革命家亚·柯伦泰（1872—1952）于 1923 年第 2 期《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写给劳动青年的一封信》，认为阿赫马托娃的诗集是“描写妇女心灵的书”，是用诗表现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奴役的妇女为争取自身人格而进行的斗争。她认为“阿赫马托娃完全不象我们冷眼初看时所感觉的那么‘陌生’”，在她的诗中“有过渡时代我们所熟悉的、活生生的、亲近的妇女的心，它在颤抖，它在搏斗，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心理在分化，在这个时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安娜. 阿赫马托娃正是站在欣欣向荣的，而不是奄奄一息的意识形态的一方”。

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沉淀，终于证明这些老革命家是有眼力的，他们看得远，他们透过诗人个人感情的表层发现了丰富的心灵矿藏，他们对阿赫马托娃以后

的发展寄予希望，对她的诗艺技巧表示赞许。而列列维奇的“革命大批判”，只不过是庸俗社会学的一种表现，可是这种“大批判”却长时间对阿赫马托娃起着扼杀的作用。

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大约有十个年头，阿赫马托娃没有发表作品。她在认识新的社会，新的现实，同时也在勇敢地承受自己多灾多难的命运的考验。

从三十年代后期起，她完成了许多新的抒情诗，爱情的主题退让到社会问题和民众命运问题之后，《安魂曲》（1935—1940）、列宁格勒诗抄（1941—1944）以及诗剧《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1940—194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她本人也承认：“我的文风变了，声音也变了”，“再不可能退回到最初的写法上去了。是好，是坏，不能由我来判断。1940年——达到了极点。诗作源源不断，甚至跟踪而来，它们来得急急忙忙，使我喘不过气：什么样的诗都有，大概也有坏的作品”。[①]

苏联人民进行卫国战争时，阿赫马托娃已年过半百。宣战的当天，她写成一首短诗，说明她的决心：“要活，就活得自由，要死，就死在家园……”作为

[①] 转引自弗·日尔蒙斯基著《安娜·阿赫马托娃的创作》。诗人的原话写在零星的页片上，现保存在苏联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

列宁格勒市的一个居民，她和所有没有上前线的人一样，积极参加保卫后方的斗争。她缝沙袋作路障，在楼前值班防空，挖坑掩埋城市的有价值的雕像纪念碑。女诗人奥·别尔戈利茨（1910—1975）为老诗人的行动所感动，曾写下一组诗献给她：

在喷泉街旁边，在喷泉街旁边，
在紧紧掩闭着的入口处前面，
在雕花的大铁门旁，
公民安娜·阿赫马托娃
夜里在站岗。

阿赫马托娃虽然不是出生在列宁格勒的人，但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度过大半生，她把列宁格勒视为自己的故乡。保家卫国的战争加深了她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她亲自感受到敌人炮击市区时造成的破坏，看到了应征入伍的青年们与情人、与母亲吻别的场面，她忘不了无辜儿童们被法西斯炮弹炸死的惨象。她知道，敌人无论多么疯狂残忍，战争不管会带来何等灾难，祖国一定会胜利，人民一定会胜利。这种信念，这种感情浸透了她四十年代写的诗篇。阿赫马托娃是乘最后一班飞机撤离列宁格勒的，从莫斯科辗转到中央亚细亚的塔什干市。她在那里经常到医院慰问伤病员，为他们朗诵诗歌。

战争胜利后，联共（布）中央以决议的形式，对

她和其他一些作家、艺术家进行了不公允的批判，甚至把她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她的作品在一段历史时期里不予发表，这时她从事了大量的诗歌翻译，包括翻译我国屈原的《离骚》、李商隐等诗人的作品。

五十年代后，她的名誉得到恢复，她的诗作重新出现于报刊之上。人们发现，她的缪斯仍然富有独特的魅力。她对历史的过去进行反思，对诗的使命进行再探讨，更重要的是她捧出一批富有哲理的、感人的新作，如《野蔷薇开花了》、《子夜诗抄》和以极深沉的语调悼念亡友的诗篇。

阿赫马托娃的诗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她还吸收了俄罗斯小说的表现手法。这一点奥·曼德尔施塔姆早有评论。他在 1922 年写的《关于俄罗斯诗歌的通信》中，有这么一段颇有见解的话：“阿赫马托娃把十九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的全部规模宏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引进了俄罗斯的抒情诗中。没有托尔斯泰和他的《安娜·卡列尼娜》、没有屠格涅夫和他的《贵族之家》、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和列斯科夫的部分著作，也就不会有阿赫马托娃的诗。阿赫马托娃起源于俄罗斯小说而不是起源于诗歌。她是在注目于心理小说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那尖锐而又独特的诗歌形式的。”在阿赫马托娃的诗中，妇女不再是被讴歌的对象，而是表达自己意志的主角。阿赫马托娃

的出现，在苏联招来一大批模仿者，她们都企图用阿赫马托娃的语言表述自己的心灵。这事颇使诗人不安，以至使她写出下列的诗句：

我教会了妇女们说话……
可是，天哪，我怎么才能让她们住口？！

除了祖国的文学遗产，阿赫马托娃还广泛地吸收了世界文学宝藏的营养。她精通法语与法国文学；精通德语，早年还译过里尔克的诗；她懂英语，热爱莎士比亚；又可以阅读意大利文，并能大段地背诵但丁的《神曲》。她常常引用外国诗人的原句作为题词，说明她的学识渊博，也表明她与其他作者有一脉相通的思想感受。

诗人喜欢把自己零散的作品加以组合。几首不同的诗，写于不同的年代，甚至年月相距甚久，诗人却把它们排列在一起。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往往对某一现象如何长期苦思冥想，直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体。短的组诗如《在皇村》、《离异》、《莫斯科的红三叶》等，每组由三首诗形成；《北方哀歌》——六首；《明月当空》——八首；而《战争风云》则是十六首，其中第六与第七又形成一个小组合。

阿赫马托娃十分讲究诗学。对每首诗，长期推敲，反复修改，不到满意不罢休。正因为如此，有的诗有数种版本。我在翻译中深感自己能力有限，难以表达

她的创作中的全部艺术特色，包括诗的形式、韵律、音响，甚至辞组。好在国内还有几位同行也译过她的一些作品，可以相互补充对方的不足。

阿赫马托娃在世时只编过七本诗集，其中有五本出版过单行本，两本收入其他集子中。1976 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了她的《短诗与长诗》集，共五百多页，到目前为止，这是苏联最权威的版本。编者声明，这是“一部比较全的集子，是一部经过科学研究编成的集子”。这本诗集除了《黄昏》（1912）、《念珠》（1914）、《群飞的白鸟》(1917)、《车前草》(1921)、《ANNO DOMINI》（1921－1922）、《芦苇》（1924－1940）、《第七本诗》（1936－1964）之外，还把散载于报刊的诗、诗人生前未发表的手稿，以及不同的版本，尽可能全地收在其中了。

我这次编这本集子时，主要依据列宁格勒 1976 年的版本，同时增加了四篇阿赫马托娃的散文。这样，这本集子便由诗与散文所组成；另外附上老作家科·楚科夫斯基的一篇回忆录，它对我们了解这位女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与独到的见解。

趁此书出版之际，向各位在我翻译过程中给予帮

助的我国的和苏联的朋友们致以真诚的谢意，并热忱地等待读者们的批评与指教。

乌兰汗

1987 年 5 月 1 日

于三虎桥

简略的自述

1889 年 6 月 11 日（公历 23 日），我在敖德萨近郊（大喷泉）出世。那时家父是退伍的海军机械工程师。我还是个周岁的婴儿被带往北方——皇村[①]。我在该处住到十六岁。

我早年的回忆——都与皇村有关：苍翠碧绿而又未经人工布置的花园，保姆携我玩耍的牧场，毛色斑驳的小马跑来跑去的跑马场，旧的火车站以及其他，这一切后来都写入《皇村礼赞》。

我每年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箭湾之滨度夏，在那儿我与大海结情。那几年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古城赫尔松涅斯[②]，我家就住在它附近。

我按列夫·托尔斯泰编的识字课本学会识字。五

---

① 皇村原为俄国历代沙皇的行宫，位于彼得堡市南 35 公里处。19 世纪时，沙皇政府在该处设立了贵族子弟学校。普希金是该校第一期学生。十月革命后，皇村更名为普希金城。

② 建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城，15 世纪被毁。19 世纪开始对它进行挖掘，发现城墙、城门、塔楼等遗迹。

岁时，听女教师给年长的孩子们上课，我也学会用法语讲话。

我十一岁写成第一首诗。我接触诗不是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开始，而是从杰尔查文（《贺皇族少年生日诗》）和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诗，我母亲都能背诵。

我在皇村女子学校上学。最初学习成绩甚劣，后来大有改进，但始终不太愿意学习。

1905 年，我的双亲分居，妈妈携儿带女迁往南方。我们在叶夫帕托里亚住了一年整，我在家中自修学校倒数第二年级课程。我怀念皇村，写了不计其数不成样子的诗。1905 年革命的余音隐隐约约传到与世隔绝的叶夫帕托里亚。最后的一个学年是在基辅市丰杜克列耶夫学校读完的，1907 年于该校毕业。

我在基辅进了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最初学习法律史，尤其是学习拉丁文时，我尚觉满意，但一开始教授纯法律科目时，我便对课程失掉了兴趣。

1910 年（俄历 4 月 25 日）我与尼·斯·古米廖夫①结婚，我们去巴黎度蜜月。

---

① 尼·斯·古米廖夫（1886－1921），俄罗斯诗人，阿克梅派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因所谓参加“反革命阴谋”罪被处死，1986 年平反。

那时，巴黎市区铺设新的林荫大道（Raspail[①]林荫大道）的工程尚未最后竣工（左拉对此有所描述）。爱迪生的朋友韦尔纳在Taverne de Panteén[②]指给我两张桌子，说："这就是你们的社会民主工党，这张是布尔什维克，那张是孟什维克。"妇女们的衣着兴趣经常变换，忽儿穿裙裤（jupes-cullottes），忽儿又几乎是包住大腿（jupes-entrarvés[③]）。诗——无人问津，诗集只因印有大小不等的美术名家们的装饰画，才有人购买。我那时已明白：巴黎的美术吃掉了法国的诗歌。

迁居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等文史讲习所学习。当时我写的诗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别人给我看英诺肯季·安年斯基[④]的《柏木匣》的校样，我为之惊叹不已。阅读时，忘掉世上一切。

1910 年象征主义明显陷入窘境，新起诗人不再追随这一流派。有人走向未来派，有人走向阿克梅派。我和一号诗人会[⑤]的友人——奥·曼德尔施塔姆[⑥]、

---

① 法文，音译为拉斯帕伊。

② 法文，意为"伟人祠餐厅"。

③ 法文，意为"窄裙"。

④ 英·安年斯基（1856－1909），俄国诗人兼评论家。

⑤ 当时诗人的一个派别。

⑥ 奥·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苏联诗人。他死后，阿赫马托娃为他写过悼念诗。

米·金凯维奇[①]及纳尔布特[②]一起，成为阿克梅主义者。

1911 年春我在巴黎亲眼看到俄罗斯芭蕾舞获得的最早的辉煌胜利。1912 年我遍游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波伦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美术与建筑给我的印象极深，它象那终生难忘的梦景。

1912 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出版。只印三百册。批评界对它的评价尚好。

1912 年 10 月 1 日我的独生子列夫出生。

1914 年 3 月第二本书《念珠》问世。它的生存时间只有六周左右。彼得堡从 5 月初开始转入消沉，人们分批疏散。这次与彼得堡的告别成为永久的告别。我们回来时它已不叫彼得堡，而叫彼得格勒了，从十九世纪一下就跨入二十世纪。从城市面貌开始，一切都变了样。看来，初学写作者的一本小小的爱情抒情诗集应当淹没于世界性的大事之中。时间却作出另外的安排。

我年年在特维尔省距离别热茨克 15 俄里的地方过夏。那儿并非风景优美之地：丘陵地带上耕耘的是四四方方的田地，座座磨坊，处处泥塘，排干的沼泽，

---

① 米·金凯维奇（1891—1973），苏联诗人，文学翻译家。

② 弗·纳尔布特（1888—1944），苏联诗人。

辘轳，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念珠》和《群飞的白鸟》诗集中的许多的诗都是在那儿写的。

《群飞的白鸟》于1917年9月出版。读者与批评界对此书不公正。不知何故这本诗集被认为不如《念珠》成功。这本诗集是在更为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的。交通运输奄奄一息——书甚至不能寄往莫斯科，全部在彼得格勒售掉了。杂志一种接着一种停刊，报纸也是如此。因此，与《念珠》不同之处在于《群飞的白鸟》不可能在报刊上得到热烈讨论。饥荒与经济崩溃日甚一日，奇怪的是，所有这些情况都不在考虑之内了。

十月革命后，我在农业学院图书馆工作。1921年我的诗集《车前草》问世，1922 年出版了诗集《ANNO DOMINI》[①]。

大约于二十年代中期，我兴致勃勃着手钻研古老的彼得堡建筑和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研究普希金，其成果是关于《金鸡》、关于贡斯当·德·雷贝克的《阿道尔夫》和关于《石客》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当时都发表了。

近二十年来我写的《亚历山德林娜》[②]，《普希金与涅瓦海滩》、《普希金在1828年》可能收入《普

---

① 拉丁文，意为《耶稣纪元》。

② 普希金妻子的妹妹。

希金之死》一书中。

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我的新诗几乎不再发表，而旧作——不予再版。

1941 年卫国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列宁格勒。9 月底，已是围困时期，我搭飞机去莫斯科。

我在塔什干住到 1944 年 5 月，贪婪地打听有关列宁格勒和前线的消息。和其他诗人一样，我经常到军医院去为伤病员们朗诵诗作。我在塔什干初次理解什么是炎热中的树荫凉和流水声。我还理解了什么是人的善良：我在塔什干经常患病，而且病势很重。

1944 年 5 月我飞到满城春色的莫斯科，那时莫斯科洋溢着欢乐的希望，并正在等待着即将来临的胜利。6 月我重返列宁格勒。

我的城市仿佛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幻影，它使我如此震惊，以至于我把这次与它的相会写成散文。与此同时，写成了两篇特写《三株丁香树》和《走访死神》，后一篇记述我在铁里欧吉前线朗诵诗一事。我一向觉得散文既神秘莫测又诱人试探。我从小熟悉的全部是诗，而对散文从来是一无所知。我这次试笔得到众人的大力赞扬，我当然并不信以为真。我把左琴科请来，他让我删掉几处，并说，其他部分他认为可以。我很高兴。后来，我的儿子被捕，我把他和我的存稿一起全部付之一炬。

我早就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战后时期我译的作品很多。现存仍然从事翻译工作。

1962 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为写作这部作品我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去年冬天，但丁纪念年[①]的前夕，我重又听见了意大利语言的声音——我访问了罗马和西西里岛。1965 年春，我前往莎士比亚的故乡，望见了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故友重逢，结识新友，并再次访问巴黎。

我从未停止写诗。诗中有我与时代的联系，与我国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我写诗时，是以我国英雄的历史中的旋律为节奏的。我能生活在这些岁月中，并阅历了这些年代无与伦比的事件，我感到幸福。

1965 年

[①] 1965 年为但丁诞辰七百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这一年为但丁纪念年。

主　　编

孙绳武
高　莽
卢永福

编委(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守仁　丘　琴
卢永福　孙绳武
苏　杭　陆嘉玉
岳凤麟　张有福
张学增　高　莽
顾蕴璞　魏荒弩

目　　次

简略的自述……1

诗

《黄昏》（1912）选译

爱……5

在皇村

一　“林荫路上牵走了一匹匹马驹”……6

二　“……那儿是我的大理石替身，”……7

三　“黝黑的少年在林荫路上徘徊，”……7

“无论是那个吹风笛的男孩……”……9

“深色披肩下紧抱着双臂……”……10

“门扉儿半开……”……11

“你可想知道全部过程？——”……13

吟唱最后一次会晤……14

“心儿没有锁在心上……”……16

白夜里……17

“风儿，你，你来把我埋葬！……”……18

他爱过……20

“我的生活恰似挂钟里的布谷……”……21

葬 ………………………………………………………………………… 22
"我对着窗前的光亮祈祷……" ………………………………………… 24

《念珠》（1914）选译

"真正的体贴不声不响……" …………………………………………… 26
"我有一个浅笑……" …………………………………………………… 27
"你好！你可曾听见……" ……………………………………………… 28
记忆的呼声 ……………………………………………………………… 29
"你知道，我正为不自由所苦……" …………………………………… 31
"别把我的信，亲爱的，揉搓……" …………………………………… 32
"我来到诗人家里人客……" …………………………………………… 34
"我送友人到门口……" ………………………………………………… 36
"这十一月的日子，可会把我原谅？" ………………………………… 37
"我不乞求你的爱……" ………………………………………………… 38

《群飞的白鸟》（1917）选译

"你好重呀，爱情的记忆……" ………………………………………… 41
"用经验代替智慧，如同……" ………………………………………… 42
"缪斯走了，踏着……" ………………………………………………… 44
别离 ……………………………………………………………………… 46
"滨海公园里小路黑黝黝……" ………………………………………… 47
"总会有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吧……" ………………………………… 48
"她来了。我没有流露心中的不安……" ……………………………… 49
"微睡又把我带进了……" ……………………………………………… 51

“你为什么要佯装成……” 53
“我俩不会道别……” 54
祷告 55
“狂妄使你的灵魂蒙上阴影……” 56
记 1914 年 7 月 19 日 57
梦 58
“我不知道你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60
“我觉得——这儿永远……” 61

《车前草》（1921）选译

“天一亮我就醒来……” 63
“我和一个高个人私交……” 64
“我问过布谷鸟……” 65
“尘世的荣誉如过眼云烟……” 66
“这件事很简单，很清楚……” 67
“身躯变得何等可怕……” 69
“我没有遮掩小窗……” 70
“如今再没有人听唱歌曲……” 71
“颈上挂着几趾小念珠……” 72
“我听到一个声音。他宽慰地把我召唤……” 74

《ANNO DOMINI》（1921－1922）选译

“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 76
“他悄悄地说：‘我甚至不惜……” 78

“这儿真好：簌簌，飒飒……” 79
黑戒指的故事 80
“铁铸的栏杆……” 83
“你不可能活下来……” 85
“站在天堂的白色门口……” 86
“我的话咒得情人们死去……” 87

《芦苇》（1924－1940）选译

缪斯 89
二行诗 90
但丁 91
柳树 93
“活人一旦死去……” 94
离异
一 “我们经常分离——不是几周……” 95
二 “正象平素分离时一样……” 95
三 最后一杯酒 96
安魂曲
代序 97
献词 98
一 “拂晓时他们把你带走……” 100
二 “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 101
三 “不，这不是我，是另外一人在悲哀……” 101

四　“爱嘲笑人的女人……” 101
五　“我呼喊了十七个月……” 102
六　“淡淡的日子一周又一周飞逝……” 103
七　判决 104
八　致死亡 105
九　“疯狂张开了翅膀……” 106
十　钉死在十字架上 107
尾声 108
马雅可夫斯基在 1913 年 111

《第七本诗》（1938－1964）选译

“我们的神圣行业……” 114
战争风云
一　宣誓 115
二　“他们和姑娘们庄重地告别……” 115
三　第一颗落在列宁格勒市区里的远程炮弹 116
四　“带来死亡的鸟群在头顶上打转……” 117
五　英雄气概 117
六——七
一　“花园里挖了壕沟……” 118
二　“只要小拳头叩几下——我就来开门……” 119
八　NOX。夏花园中的“夜神”雕像 120
九　写给争得胜利的人们 120
十　“你们，我的朋友，是最近一次应征入

伍的兵！”……121
十一　“右边——茫茫旷野荒凉……”……122
十二——十六　胜利
一　“炮声轰鸣，大雪漫天……”……123
二　“防波堤上第一座灯塔亮了……”……123
三　“胜利站在我们的门外……”……124
四　1944年1月27日……124
五　解放了的土地……124
十七　悼念友人……125
明月当空。塔什干　1942－1944
一　“怀忧伤入睡……”……126
二　“你是从列宁格勒森严的广场……”……127
三　“我会重新感受一切……”……127
四　“记忆象个小小的雕花聚宝盆……”……128
五　“在远离列宁格勒的地方，我迎来……”……128
六　“我足足有七百年没有再来此地……”……129
七　月亮出来了……130
八　“桌椅板凳——如同在修道院的膳房……”……130
从飞机上外望
一　“几百俄里，几百英里……”……132
二　“我要竖起一块雪白的石头……”……132
三　“春天的机场上，青草……”……133
三个秋天……134
“亲人的心儿都高悬在星际……”……136
在少先队夏令营……137

CINQUE
一　“我仿佛俯在天边的云端……” 139
二　“声音在太空中消逝……” 140
三　“很久以来我就不喜欢……” 141
四　“你自己何尝不知道，我不会……” 141
五　“我们不象沉睡的罂粟花那样呼吸……” 142
野蔷薇开花了（选自焚尽的笔记本）
“这股刚劲干燥的风……” 143
一　焚尽的笔记本 143
二　清醒的时刻 144
三　梦中 145
四　第一只短歌 145
五　另一只短歌 146
六　梦 147
七　“当年，顿斯科依率领大军……” 148
八　“你臆造了我。世上没有这样的人……” 149
九　在破碎的镜子里 150
十　“让某些人还在南方休养吧……” 151
十一　“你别怕，——我现在还可以……” 152
十二　“你直截了当地向我索要诗篇……” 153
十三　“这一天对人们来说……” 154
“那颗心再也不会回答我的呼唤……” 156
“这就是它，果实累累的秋季……” 157
长诗未投寄时有感 158
莫斯科的红三叶

一　近似题词……159
二　无题……159
三　再敬一杯……160
子夜诗抄（七首）
代献词……161
一　迎春哀曲……162
二　初次警告……163
三　在镜子的背面……164
四　十三行……165
五　召唤……166
六　夜访……166
七　最后的一首……167
代后记……168
音乐……169
片断……170
夏花园……171
“我仿佛听见了远方的呼唤……”……173
“不必用严酷的命运恐吓我……”……174
献给普希金城
一　“啊，我心疼！他们把你烧掉……”……176
二　“这棵柳树的绿叶早在十九世纪已经枯萎……”……176
短歌四首
一　旅人的歌，或从黑暗中传来的声音……178
二　多余的歌……179

三　告别的歌……179
四　最后的一只歌……180
诗集上的画像……181
回声……182
诗三首
一　“是时候了，应该把骆驼的嘶鸣遗忘……”……183
二　“翻一翻黑色的记忆……”……183
三　“他说得对——又是街灯，药房……”……184
“‘永志不忘的日子’又临头……”……186
“如果天下所有向我乞求过……”……187
悼念诗人
一　“人间的绝唱昨天哑然……”……188
二　“缪斯象盲人俄狄浦斯的女儿……”……189
皇村礼赞……190
故乡的土……193
科马罗沃村速写……194
最后一朵玫瑰……196
“置一切诺言于不顾了……”……198
“虽然不是我的故土……”……199

集外篇选译

“那轮狡猾的明月……”……201
“我用昂贵的、意外的代价……”……202
“会被人忘记？这可真让我惊奇……”……203

"就在今天给我挂个电话吧……" …… 204
书上题词 …… 205
一年四季 …… 206
"我早已不相信电话了……" …… 207
北方哀歌
一　第一首　历史的序曲 …… 208
二　第二首 …… 212
三　第三首 …… 214
四　第四首 …… 215
五　（关于一十年代） …… 217
六　"在那栋楼房里居住太可怕……" …… 219
剧本《序幕》选段 …… 221
大地茫茫路漫漫 …… 226
1913 年的彼得堡 …… 235
"二人的目光就这么下望" …… 236

散文选译四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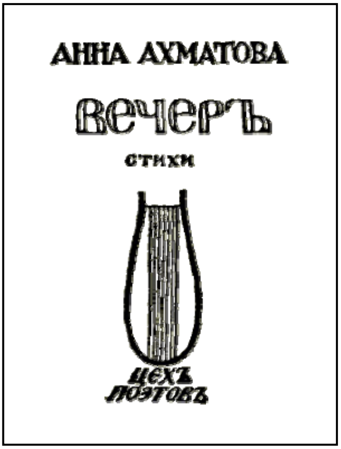
话说普希金 …… 241
他无所不能 …… 244
忆勃洛克 …… 247
阿美德·莫迪利阿尼 …… 253

附　录

安娜·阿赫马托娃 …… 科·楚科夫斯基　269

诗

《黄　昏》
（1912）
选　译



《黄昏》出版于 1912 年，是阿赫马托娃的第一本诗集。当时作者 23 岁。集子里收有 46 首抒情诗，发行 300 本。它的问世引起瓦·勃留索夫等著名诗人的注意，并在文艺界掀起有关“阿克梅派诗歌”、“妇女抒情诗”等问题的讨论。

阿赫马托娃晚年时自己早期作品持批判态度。她曾用戏谑的口吻评价《黄昏》，说：“一个头脑空空的小姑娘写的这些可怜巴巴的诗，不知为什么居然会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印了十三次（如果我见到的是侵犯版权的版本的全部的话）。还用几种外文出版了。当时，那个小姑娘（据我所记得）对于这些诗是不敢有如此奢望的，所以她总是把初次发表这些诗的杂志藏在枕下，‘免得让人伤心！’由于《黄昏》的出版而带来的难过，竟使她去了意大利（1912 年春）。当她坐在电车上，望着身边女乘客们时，心想：她们多幸福——她们

没有出过书”（此段转引自《短诗与长诗》一书，原稿藏苏联国立公共图书馆手稿部）。阿赫马托娃本人后来从未单独再版过《黄昏》的全文。

爱

有时象一条小蛇蜷成一团，
偎在心田上施展法术，
有时在白色的窗台上
象只小鸽子整天不停地咕咕，

有时在晶莹的霜花里一闪，
有时又沉在紫罗兰的梦境……
但它准确而又神秘地
来自喜悦，来自宁静。

在惆怅的琴声的祈祷中，
它善于如此甜蜜地哭诉，
有时候会突然令人心悸：
在陌生的浅笑中把它认出。

1911 年 11 月 24 日

皇村

在皇村

一

林荫路上牵走了一匹匹马驹，
披散的长鬃如同滚滚的波涛。
啊，让人心醉的城市尽是谜，
我爱上了你，却产生了苦恼。

想起来的事真怪：愁思满怀，
我病危中胡言乱语，呼吸急促。
如今，我变成了玩具似的人儿，
就象我那只玫瑰色朋友——鹦鹉。

胸中没有预感到郁闷的痛楚，
不信，你就看看我这双明眸。
不过我不喜欢黄昏的到来，
不爱海风，不愿说“你走开”。

1911 年 2 月 22 日

皇村

二

……那儿是我的大理石替身，
破残了，伫立在老枫树下，
她把自己的面影投给了湖水，
聚精会神地谛听绿色的喧哗。

透明的雨丝淅淅沥沥
冲洗着她身上凝结的伤疤……
冰冷的、皙白的人儿，你等一等，
我也会变成大理石的她。

1911 年

三

黝黑的少年[①]在林荫路上徘徊，
在湖岸旁踱步，满怀愁苦。
一百年来我们一直珍惜
他那隐隐约约簌簌响的脚步。

厚厚的一层刺人的松针

① 指普希金。少年普希金于 1811 进入皇村中学读书。

把矮矮的树墩盖满……
当年这儿放过他的三角制帽，
还有一本翻旧了的巴尔尼[1]诗选。

1911 年 9 月 24 日

皇村

① 帕尔尼·埃瓦利斯特（1753－1814），法国诗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1804），主要写爱情诗。

无论是那个吹风笛的男孩，
还是那个编花环的姑娘，
无论是林中交叉的两条小径，
还是农田远处闪烁的灯光，——

我都看见了。我都记得，
我把它们都珍藏在心底。
只有一个人我永远不认得，
甚至也不愿意把他想起。

我不祈求智慧和力量。
但，要让我取取暖，烤烤火！
我冷……愉快的神，有翅膀的，
没翅膀的，都不会来看望我。

1911 年 11 月 30 日

皇村

深色披肩下紧抱着双臂……
“你的脸色今天为何憔悴？”
——因为我用苦涩的悲哀
把他灌得酩酊大醉。

我怎能忘掉？他踉跄地走了，
痛苦得嘴角已经斜歪……
我奔下楼去，连扶手也没有碰，
跟在他身后，跑到了门外。

我急喘着高声喊道：“这一切
都是玩笑。我会死去的，你若一走。”
他漠然而又可怕地微微一笑，
对我说：“不要站在风口。”

1911 年 1 月 8 日

基辅

门扉儿半开，
菩提树送来芳香……
马鞭儿和手套——
全忘在案头上。

灯下黄光一团……
我谛听：沙沙响。
你为什么走了?
我感到迷茫。……

明天天亮时
心情喜悦，天气晴朗。
这种生活多美好，
心儿呀，你要善良。

心儿，你太累了。
跳动得声音更低、更深沉……

你可晓得，我看书上说，
灵魂永存。

1911 年 2 月 17 日

皇村

你可想知道全部过程？——
食堂里时钟报了三声，
临别时，她扶着楼梯，
象是在艰难地低语：
“一切就是如此……啊，不，
我忘了，我爱你，还在那时
我就爱过你！”
“是的。”

1910年10月21日

基辅

吟唱最后一次会晤

我的脚步仍然轻盈，
可心儿在绝望中变得冰凉，
我竟把左手的手套
戴在右边的手上。

台阶好象是走不完了，
我明明知道——它只有三级！
“和我同归于尽吧！”枫叶间
传递着秋天乞求的细语。

“我被那变化无常的
凄凉的恶运所蒙蔽。”
我回答：“亲爱的，亲爱的！
我也如此。我死，和你在一起……”

这是最后一次会晤的歌。
我瞥了一眼昏暗的房。

只有寝室里的蜡烛
漠漠地闪着黄色的光。

1911 年 8 月 29 日

皇村

心儿没有锁在心上，
你要走，随你的便。
来去自由的人，
幸运会等在他的前面。

我不哭，我不怨，
我不会成为幸福的人。
你别亲我，我已疲倦，——
死神会来亲吻。

痛苦的日子已经熬过，
随同白色的冬天。
为什么呀，为什么，
你会胜过我选中的侣伴?

1911 年春

白　夜　里

啊，我一直没有锁门，
也没有燃亮烛光，
你不知道，我累了，
可就是不想上床。

日落时透过松针的昏暗
观赏那一条条正在熄灭的光亮
陶醉于说话的声音，
那声音和你的多么相象。

明知一切都已丧失，
生活——只不过是万恶的地狱！
可是我仍然坚信啊，
你还会回到此地。

1911 年 2 月 6 日
皇村

风儿，你，你来把我埋葬！
我的亲属没人来奠祭，
我头上是迷茫的暮色，
还有沉静的大地的呼吸。

我当初和你一样自由，
不过我有过强烈的求生欲。
你瞧，风儿，我的尸骨已寒，
可是没人收拢我的双臂。

请你用傍晚昏暗的帷幕
把这黑色的伤口盖住，
请你让淡蓝色的薄雾
把经文在我身旁诵读。

让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能够
安然轻松地长眠，

让高高的苔草萋萋吟唱，
吟唱春天，我的春天。

1909 年 12 月

基辅

他爱过……

他爱过人间三件事：
傍晚时唱歌，白色的孔雀，
磨损了的美洲地图。
他不爱孩子哭泣，
不爱掺马林果的茶，
不爱女人歇斯特里。
……可我曾是他的妻。

1910年11月9日

基辅

我的生活恰似挂钟里的布谷，
对林中的飞鸟并不羡慕。
给我上弦——我就叫。
这种命，你要知道，
我真想把它让给
仇敌才好。

1911 年 3 月 7 日

皇村

葬

我为坟墓寻找地点。
你可晓得，哪儿最亮堂?
在茫茫原野上寒冷，
在海滨石堆中凄凉。

可是她习惯于安静，
又眷恋着阳光。
我在墓上筑间小屋，
象我们的家，愿它地久天长。

两扇窗户之间会有小门，
小屋里点上神灯一盏，
它象一颗黑色的心，
燃着红色的火焰。

听我说，她卧病时
呓语另一世界，那个天堂，
可是修士责备道:“极乐世界，

非你们，有罪人，去的地方。”

那时，她痛苦得脸色灰白，
“我跟你走。”他悄悄说道。
如今只有你和我，自由自在，
脚下激荡着碧色波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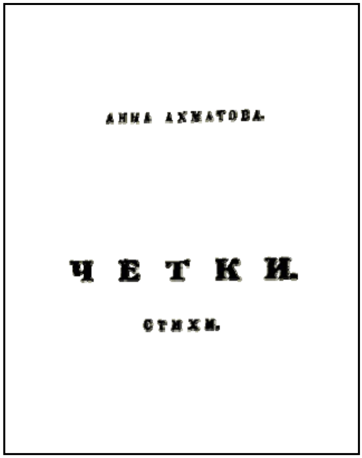
1911 年 9 月 22 日

我对着窗前的光亮祈祷——
它淡白、笔直、纤细。
我清早就一言未发，
可是心儿分在两地。
我的铜脸盆儿
黄铜已经发绿，
不过它闪闪烁烁
让人看着欢喜。
在这夜晚的寂静中
它是如此平凡、无虑，
但在这空空的屋子里，
它如同金光灿灿的节日，
也是对我的慰藉。

1909 年

《念　珠》
（1914）

选　译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ЧЕТКИ.

СТИХИ.

诗集《念珠》出版于 1914 年，收有 52 首诗，其中有几首选自《黄昏》，有 28 首诗曾在杂志或丛刊上发表过。这本诗集的问世影响较大，使作者一跃而跻身于当时第一流诗人的行列。阿赫马托娃本人对这本诗集也比较满意。它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作者以为一个“初学写作者的一本小小的爱情抒情诗集应当淹没于世界性的大事之中”，可是“时间却作出另外的安排”。

真正的体贴不声不响，
它不会跟任何感情混同。
你不必用皮衣爱护地
围裹我的肩膀与酥胸。
你也不必说什么
这是初恋的衷情。
我是那么熟悉你那双
咄咄逼人的、贪婪的眼睛！

1913 年 12 月

皇村

我有一个浅笑：
就这样，嘴唇微微翕动，
我为你保留着它——
要知道，这是爱的表征。
即使你卑鄙狠毒，即使你
招花惹草，我也决不踌躇。
我眼前是闪着金光的诵经台，
我身旁是灰眼睛的未婚夫。

1913 年

你好！你可曾听见
桌子右方轻轻的脚步，
不待你写完这几行字——
我已来到你的近处。
难道你又会
象上次那样生气，——
说什么没有看到
我的眼睛，我的手臂。
你这儿明亮、随便。
不要赶我出去，
桥下闷热，
污水淤积。

1913 年 10 月

记忆的呼声

献给奥 · 阿 · 葛列保娃-苏杰金娜[1]

当天空布满晚霞的时刻，
你凝视墙壁，看见了什么?

是海鸥掠过蓝蓝的海面，
或是掠过佛罗伦萨的花园?

要不就是皇村的万顷公园，
路上的不安使你梦断魂牵?

也许你看见了那个少年跪在你膝前，
可他已献身白色的死亡，摆脱了你的羁绊[2]?

---

[1] 奥 · 阿 · 葛列保娃-苏杰金娜（1885—1945），俄国话剧演员、歌唱家和舞蹈家，阿赫马托娃的好友，1924 年移居国外。
[2] 指追求过苏杰金娜的青年诗人弗 · 克尼亚杰夫的自杀。

不，我看见的只是一堵墙，

墙上是正在熄灭的天体反光。

1913 年 6 月 18 日

斯列坡涅沃

你知道，我正为不自由所苦，
祈求上帝赐给我死亡。
可是特维尔省贫瘠的土地
让我思念，让我断肠。

井台前那倾斜的吊杆，
吊杆上云朵象泡沫一样，
那田地里吱吱呀呀的大门，
还有那粮食的气息与惆怅。

还有那模糊不清的旷野，
旷野上风儿呻吟低唱，
还有那晒得黧黑的安详的农妇，
投来一束束谴责的目光。

1913 年秋

别把我的信，亲爱的，揉搓。
还是把它，朋友，读完。
再充当不相识的女人，我已腻味，
也不愿在你的路上佯装与你无关。

别这么看我，别气忿地皱起眉头。
我是你心上的人，我属于你。
我不是牧羊姑娘，不是公主，
更不是修女——

我身上是平常的灰色的衣裙，
我脚下是磨损了的旧鞋的鞋底……
但，拥抱时，和往日一样火热，
硕大的眼睛里还是同样的恐惧。

别把我的信，亲爱的，揉搓，
别为藏在心里的虚伪哭泣。

你把信装起来，装进背包，
装在可怜的背包的深底。

1912 年

皇村

献给亚历山大·勃洛克[1]

我来到诗人家里作客。
正是中午。礼拜天。
敞亮的屋子十分幽静，
可是窗外一片严寒。

烟雾溟濛的上空，
高悬着紫红的太阳……
沉默寡言的主人
用明亮的眼睛把我端详！

他那双眼睛呀，
人人都难以把它们遗忘，

---

[1] 亚·勃洛克（1880—1921），二十世纪初俄罗斯著名诗人。原为象征派代表，十月革命时期转向革命，写成长诗《十二个》。他的创作对俄国和苏联诗歌的发展发生过巨大的影响。阿赫马托娃以后还写过一些诗献给他。

而我应当处处谨慎
最好是根本不要对它们观望。

我会记住那一次交谈，
在一栋灰色的高楼里，
在涅瓦河的海口附近，
雾色迷茫的上午，礼拜天。

1914 年 1 月

我送友人到门口，
在金色的尘埃中稍事伫立。
从邻村小小的钟楼
传来了傲慢的信息。
被人抛弃！这是编造的语句——
难道我是一朵花，一封信？
不过我的眼睛变得冷峻，
目光在昏暗的立镜中窥寻。

1913 年

皇村

这十一月的日子，可会把我原谅?
运河里，颤抖着涅瓦沿街的灯光。
秋色凄凉，点缀得太寒伧。

1913 年 11 月

彼得堡

我不乞求你的爱。
爱已经安全隐蔽。
请相信，我不会给你的未婚妻
写信发泄妒嫉。
不过，请她保留我的像片，
让她读读我的诗句，——
未婚的丈夫们都愿意讨好，
所以我才提出这个明智的建议。
至于这些傻姑娘，她们更需要
全胜的心理，
它超过友谊地贴心的交谈，
也胜过对初恋时温柔的记忆……
当你和可爱的女友
花光了幸福的金币，
那时玩够了的心灵
立刻会觉得厌腻——
在我的庄严之夜，

你别来。我不认识你。
我于你又有何帮助?
医治幸福——我无能为力。

1914 年

《群飞的白鸟》（1917）

选　译


БѢЛАЯ СТАЯ

АННЫ АХМАТОВОЙ.

ПЕТРОГРАДЪ.

1917.

《群飞的白鸟》第一版于 1917 年 2 月革命之后出版，共有短诗 83 首，共中 65 首已在报刊上发表过，说明阿赫马托娃当时已不仅为文学界所熟悉，广大读者对她的作品也发生了兴趣。另外，该集中还有一首长诗《在大海之滨》。《群飞的白鸟》第一版印了一千册，很快售光，翌年再版，内容稍有变更，以后又多次重印。这是阿赫马托娃作品最多的一个单行本。

你好重呀，爱情的记忆！
我在你的雾团中歌唱和悲伤，
对于别人——你是一团火，
可以温暖冷却的心房。

要想温暖厌烦的躯体，
他们需要我眼泪汪汪……
上帝啊，莫非为此我频繁地恋爱，
为此我不断地歌唱！

让我饮下一杯毒酒，
从而变成哑女，
并用闪光的忘怀
洗掉我那不光彩的荣誉。

1914 年 7 月 18 日

斯列坡涅沃

献给瓦·谢·斯列兹涅夫斯卡娅[1]

用经验代替智慧，如同
一杯清淡的、不解渴的饮料。
而青春——象礼拜天的祈祷……
我岂能把它忘掉？

我和我所不爱的人
走过了那么多荒凉的路，
我在教堂里几番叩首，
为爱我的人祝福……

我变得比所有健忘的人更健忘，
岁月象河水缓缓地流，

[1] 阿赫马托娃的同学，一生好友。阿赫马托娃晚年还有一首诗献给她，注明女友去世的日子是 1964 年 9 月 9 日。

没被吻过的嘴唇，没笑意的眼睛
——我再也不会有。

1914 年

缪斯走了，踏着
秋天狭窄陡峭的路，
她那黝黑的腿上
溅满大颗大颗的露珠。

我久久地恳求她和我一起
等到冬天的来临。
可是她说：“这儿简直是坟墓，
你怎么还能生存？”

我想把小鸽子赠给她，
笼里最白最白的那一只，
可是小鸽子自己展翅飞去
追随我那女客的苗条身姿。

我默默地望着她的背影，
我只爱过她一个人，

天空中一片红霞，
象是通往她的国度的大门。

1915 年 12 月 15 日

皇村

别　　离

面前是一条
傍晚时倾斜的小道。
昨天，情人还苦苦哀求：
“千万不要把我忘掉。”
如今啊，只有风声阵阵，
只有牧童的呼叫，
还有那焦躁的雪松
依偎着清泉吵闹。

1914 年春

彼得堡

滨海公园里小路黑黝黝，
刚刚点亮的路灯黄橙橙。
我的心儿非常非常平静。
请你不要跟我提那个人。
你我会成为朋友，你可爱、你忠贞……
一起散步，一起衰老，一起亲吻……
轻盈的月亮会在我们头上旋转，
如同一颗颗挂满雪花的星辰。

1914 年 3 月

总会有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吧，
光，是那么透明、喜悦、温暖……
黄昏时，芳邻和姑娘隔着篱笆交谈，
他们的喁喁情话
只有蜜蜂才能听见。

我们的生活那么郑重、艰难，
我们重视辛酸会晤时的礼典，
只要一阵卤莽的风突然袭来
就会把刚刚开始的话丝吹断，——

但这座光荣的、灾难的、花岗石的繁荣城市，
我们决不会用任何东西去交换，
它那宽阔的河面上，水光闪闪，
花园中浓荫蔽日，光线幽暗，
还有缪斯的话音，隐约传来耳边。

1915 年 6 月 23 日

斯列坡涅沃

她来了。我没有流露心中的不安，[1]
漠然地凝望着窗外。
她坐下了，象一具瓷器偶像，
摆出一副早已想好的姿态。

让她高高兴兴——理所当然，
让她关心体贴——那就比较困难……
也许她度过三月馨香的夜晚，
又为慵懒所缠?

嗡嗡的谈话声令人昏倦，
黄色吊灯散发着没有生命的光线，
轻轻举动的手中
精致的餐具银光闪闪。

[1] 这是一首以男人的口吻写的诗，这类诗在阿赫马托娃的创作中为数甚少。

讲话的人又是微微一笑，
他望着她，眼中燃烧着希望的火焰……
我的幸运和富有的接替者啊，
请你读一读我的遗言。

1914 年

微睡又把我带进了[①]
我们最后会面的星国天堂——
那儿是金色的巴赫奇萨拉伊[②]，
城里的喷泉莹洁清凉。

在那斑斓的围墙外，
在那沉思的水泉旁，
我们回忆皇村花园中的往事，
心中洋溢着欢畅。

那是叶卡捷琳娜的山鹰[③]
我们一眼就把它认出！

---

① 据苏联学者考证，这首诗可能是献给作者的好友尼·弗·涅多勃罗沃（1884—1919）的。

② 苏联南方的一座城市，位于克里米亚州。普希金就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写过著名的诗篇。

③ 指叶卡捷琳娜女皇和俄国的飞鹰国徽，这里指皇村公园围墙和栏杆上的金属山鹰图案。

它从华丽的青铜大门上飞下，
飞向深深的溪谷。

为了使离别时痛苦的歌声
在脑海里长久地留恋，
山麓棕色的秋天
送来了红叶片片，

红叶落在阶沿上，
那是我和你分手之处，
我的可人啊，你从哪儿
走进了影子的国度。

1916 年秋

塞瓦斯托波尔

你为什么要佯装成
是风，是石，是鸟?
你为什么要变成骤发的闪电
从空中向我微笑?

别再折磨我，别再碰我!
还是让我为日常生活操劳……
在那灰蒙蒙的干涸的泥塘上
醉醺醺的火焰在闪摇。

缪斯围着一条破褴头巾
拖着长声阴郁地吟唱。
在那残酷的青春的忧愁中
孕育着她那奇异的力量。

1915 年 7 月

斯列坡涅沃

我们俩不会道别，——
肩并肩走个没完。
已经到了黄昏时分，
你沉思，我默默不言。

我们俩走进教堂，看见
祈祷、洗礼、婚娶，
我们俩互不相望，走了出来……
为什么我们俩没有此举?

我们俩来到坟地，
坐在雪地上轻轻叹息，
你用木棍画着宫殿，
将来我们俩永远住在那里。

1917 年

祷　告

让我饱尝坎坷岁月的辛酸，
让我窒息、发烧、失眠，
夺走我的婴儿、我的朋友，
还有我吟唱的神秘才干——
经受了一连串难熬的日子，
我跟随你的弥撒如此祈祷，
但愿黑暗的俄罗斯上空，
乌云变成彩霞辉煌照耀。

1915 年 5 月

彼得堡

狂妄使你的灵魂蒙上阴影，
使你的眼睛看不见光明。
你说，我们的信仰——是梦，
是海市蜃楼——那是我们的京城。

你说——我的王国罪孽深重，
我说——你的王国并无神灵。
即使过失还压在我们的身上，——
也来得及补偿，也可以更正。

你的周遭——有花，也有水。
何必还来敲叩贫穷罪女的门?
你在寻求死亡，可又怕生命结束——
我知道，这就是你病入膏肓的原因。

1917 年 1 月 1 日

斯列坡涅沃

记 1914 年 7 月 19 日[①]

我们衰老了一百年，
这事发生在一瞬间：
短短的夏季已经结束，
耕后的平原升起硝烟。

沉寂的大道顿时声色杂乱，
哭声阵阵象银器响彻云天……
我祈求上苍，捂住了脸，
让我死在第一仗之前。

歌声倩影从记忆中消逝，
从此摆脱了多余的负担。
上苍命令它把空白记忆变成可怕的书，
把雷雨的信息写在上边。

1916 年夏

斯列坡涅沃

---

① 1914 年 7 月 19 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日。

梦

我知道，我已不能成眠，
我走进了你的梦境，
模糊的蓝色路灯，
为我照出了一条途径。

你梦见了皇后的花园，
奇异的雪白的殿堂，
还有黑色花纹的围墙，
紧靠着回声隆隆的石廊。

你走着，不明方向，
心里只想着："快呀，快，
啊，但愿能找到她，
可不要没见面就醒来。"

哨兵守在红色的门前：
"到哪里去！"他对你叫嚷。
冰层轧轧地在破裂，

黑水悠悠在脚下流淌。

“这是湖水，”你在思忖：
“湖心有个小岛……”
突然间一点蓝色的星火
透过黑暗往这边瞧。

你一觉醒来，哼哼呀呀，
凄凉的白昼，刺眼的光照，
你平生第一次
把我的奶名呼叫。

1915 年 8 月

皇村

我不知道你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在大地上是否还能把你找到，
或者只是在傍晚的沉思中
情真意切地将死者哀悼。

一切都是为了你：白天的祈祷，
不眠之夜昏昏沉沉的头脑，
还有我的诗篇——群飞的白鸟，
还有我明眸中蓝色的火苗。

没有人比你对我更玄妙，
没有人比你更伤我的心，
甚至那个背弃了我，让我受苦的人，
甚至那个爱抚过我，又把我忘却的人。

1915 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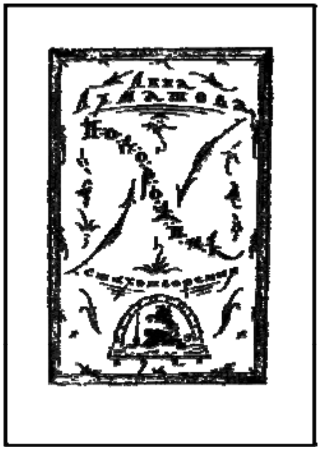
斯列坡涅沃

我觉得——这儿永远
不会再有人的声息，
只有石器时代的风
把黑色的门板敲击。
我觉得在这片苍穹之下
幸存者只有我自己——
因为我第一个表示
甘愿饮尽鸩酒毁我身躯。

1917 年夏

斯列坡涅沃

《车前草》（1921）



选　译

《车前草》于 1921 年出版。这是阿赫马托娃在世时所编的七本诗集中最薄的一本，收短诗 38 首，其中还有一首译作。这些诗大部分写于 1917—1919 年间，有几首写得更早些，未曾收入前两本诗集。

天一亮我就醒来，
欣喜之情充溢胸怀，
坐在船舱中依窗望外，
一片碧波在眼前展开，
有时，天阴，到甲板上去，
身上紧裹着毛茸茸的皮衣，
倾听机器隆隆地喘息，
脑子无所思虑，
这时，我预感到
就要见到他——我心中的星，
这时，咸的水珠，咸的海风，
使我变得一刻比一刻更年轻。

1917 年 7 月

斯列坡涅沃

我和一个高个人私交，
他象一只黑眼睛雏鹰，
我迈着轻盈的步伐
如同跨进早秋的花亭。
那里，最后几朵玫瑰在开放，
还有一轮透明的月亮
在灰濛的云层中飘荡……

1917 年夏

彼得堡

我问过布谷鸟，
我还能活几年……
一棵棵松树抖了抖树梢，
黄色的阳光摔倒在青草中间。
清新的树林里没有一点声音……
我往家中走，
凉爽的风儿抚爱着
我滚烫的额头。

1919 年 6 月 1 日

皇村

尘世的荣誉如过眼云烟……
我并不希求这种光环。
我曾经把幸福的情感
向我的所有情人奉献。
有一个人今天还健在，
正和他现在的女友情爱绵绵，
另一个人已化成青铜雕像，
站在雪花飞舞的广场中间。

1914 年冬

这件事很简单，很清楚，[1]
每个人都很了然，
你根本不爱我，
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心间。
你和我已成路人，
我又何必总想把你看望，
我何必在夜深人静时，
为你祈祷上苍?
为什么我要抛弃友人，
抛弃鬈发的孩郎，
为什么我要离开心爱的城市，

[1] 据有关材料记载，这首诗是献给“鲍·安·”，即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安列坡（1883—1969）的。他是嵌画家与美术评论家，也写过诗，很早就流亡国外。1915 年春，阿赫马托娃在皇村诗人涅多勃罗沃家中与他相识，写了很多诗献给他。苏联学者认为，阿赫马托娃关于流亡的诗篇，可能是写给他的。

离开我亲爱的家乡，
象个黑色的女丐
在他国的首府流浪?
啊，只要一想到会见到你，
我心中就无限欢畅!

1917 年夏

斯列坡涅沃

身躯变得何等可怕，
嘴唇苍白，受尽折磨！
我希求的不是这样的死，
邀定的也不是在这个时刻。

我觉得在高空的某处
乌云撞击着乌云，
于是，飞驰的电火，
雄壮的欢乐，
象一个个天使一样降临。

1913 年

我没有遮掩小窗，
你尽管窥视我的闺房。
我由此感到满怀欣喜，
因为你离不开这个地方。
任人说我不守本份，
任人狠狠地把我诅咒：
我曾使你彻夜失眠，
我曾变成你的忧愁。

1916 年 3 月 5 日

如今再没有人听唱歌曲。
预言过的日子已经降临。
我最后的一首歌呀，世界不再惊奇，
不要响，不要撕裂我的心。
前不久你还象只自由的燕子
飞翔于黎明的时辰，
如今你成了饥饿的女丐，
敲不开陌生人家的大门。

1917 年

颈上挂着几串小念珠，
双手藏在宽大的袖笼里，
我的眼睛茫然地张望，
永远也不会哭泣。

紫里透红的绸衣衫
愈加衬托出我的苍白容颜，
我那没有鬈曲的额发，
几乎压上了眉尖。

这步伐不象是飞翔，
这步伐徐徐缓缓，
双脚如同踏着木排
而不是方块的嵌木地板。

苍白的嘴唇微微张启。
不均匀的呼吸十分吃力，

会晤未能实现，
花束在我胸前颤栗。

19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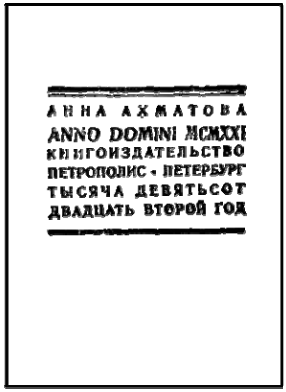
我听到一个声音。他宽慰地把我召唤：
“到这边来吧，”他说，
“放弃你那多灾多难的穷乡僻壤，
永远地离开你的俄国。
我会洗掉你手上的血迹，
清除你心中黑色的耻辱，
我要用新的东西抵消你的委屈
和遭受打击的痛楚。”

可是我淡然地冷漠地
用双手把耳朵堵住，
免得那卑劣的谰言
将我忧伤的心灵玷污。

1917 年秋

《ANNO DOMINI》(1921—1922)

选　译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ANNO DOMINI MCMXXI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ТРОПОЛИС • ПЕТЕРБУРГ
ТЫСЯЧА ДЕВЯТЬСОТ
ДВАДЦАТЬ ВТОРОЙ ГОД

《ANNO DOMINI》1922 年出版第一版时，诗集的全名是《ANNO DOMINI MCMXXI》。这是拉丁文，即《耶稣纪元 1921 年夏》，后来简称《耶稣纪元》。收入本集的作品，除少数几首外，全部写于 1921 年，说明那是她创作最丰的一年。老革命家尼·奥辛斯基谈到这本诗集时，写道：“阿赫马托娃没有辱骂革命，而是歌颂了革命，她歌颂了在战火中诞生的美好事物，她越来越接近了我们从饥荒和贫困的枷锁中争来的东西”(《真理报》，1922 年 7 月 4 日)。

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
我不能和那种人在一起。
我厌恶他那粗俗的奉承，
我不会为他们献出歌曲。

我永远怜悯沦落他乡的游子，
他象个囚徒，象个病夫。
旅人啊，你的路途黑暗茫茫，
异乡的粮食含着艾蒿的苦楚。

我剩余的青春在这儿，
在大火的烟雾中耗去，
我们从来没有回避过
对自己的任何一次打击。

我们知道，在以后进行评审时，
每个小时都将证明自己无罪……
然而世上不流泪的人中间，

没人比我们更高傲，更纯粹。

1922年7月

彼得堡

他悄悄地说:“我甚至不惜
毁掉最真挚的爱,——
或者——你全部属于我,
或者——我把你杀害。”
多少天来这声音象牛虻
在我头上不停地嗞叫,
你这般无端的嫉妒
未免过于无聊。
痛苦难熬,生命尚存,
自由的风儿会把泪水吹干,
只要轻轻温存爱抚,
喜气立即会盈溢在可怜的心间。

1922 年 2 月

这儿真好：簌簌，飒飒，
严寒凛冽，一朝甚于一朝，
一丛璀璨的冰雪玫瑰
燃着白焰，弯下枝腰。
富丽松软的茫茫雪地，
留下滑雪板的痕迹条条：
仿佛在诉说往昔的时代
你我二人曾在此地逍遥。

1922 年

黑戒指的故事

一

鞑靼族的姥姥
很少给我礼物；
为什么给我洗礼——
为此她心疼忿怒。
临终前她发了慈悲，
第一次表示后悔，
叹了一口气说："嗨，岁月呀！
瞧，我外孙女多么年轻貌美。"
她原谅了我的犟脾气，
把一枚黑戒指留给我。
她说："她戴上它，正合适，
戴上它，她会活得快活。"

二

我告诉我的朋友们：

“痛苦真多，幸福太少。”
我失落了戒指，
我捂住脸儿，走了。
朋友们告诉我：
“为了戒指，我们各处寻觅——
海边的沙滩，
松林的草地。”
有个人，比别人胆子大，
在林荫路上追上我，
他一再劝诱
让我等到天黑的时刻。
朋友的建议令我吃惊，
我生了他的气，
“我需要您干什么？”
他的眼睛充满柔情蜜意。
“您只会傻笑，
彼此当面夸耀，
再就是把花儿送来。”
我让大家都走开。

三

我一回到自己的闺房，
就象只猛禽号叫忧伤，

我扑倒在床上，
不下百次地回想：
晚饭时怎么坐着，当时的情景，
怎么偷看那一双黑色的眼睛，
怎么在橡木桌前静坐，
我没有吃，也没有喝。
怎样从花纹的桌布下
把黑色的戒指递给他，
他是怎样地看看我的脸庞，
然后站起身来，走向门廊。
…………
没人能带着拾物找我来！
远方木舟飞快，
天色映红，
风帆泛白。

1917－1936 年

铁铸的栏杆，
松木的床铺。
多么甜美呀，
我再也不必嫉妒。

哭泣着，哀求着，
为我铺展被褥；
从此任你浪迹天涯吧，
愿上帝给你帮助！

如今激烈的言辞
不会刺伤你的耳鼓，
如今再没有人为你
到天亮点燃蜡烛。

你我终于获得安宁，
还有时光——没有被玷污……

你在哭泣——可是我呀，
不值得你洒下一滴泪珠。

1921 年 8 月 27 日

皇村

你不可能活下来，
你不可能再从雪地上爬起。
二十八处刀伤，
五颗子弹射进躯体。

我为朋友缝了一套
伤心的衣服。
俄罗斯大地呀，
它喜爱，喜爱血染故土。

1921 年 8 月 16 日

站在天堂的白色门口，
他回头喊了一句："我在等候！"
临终前，他在遗言中
留给我善行了与贫穷。

当天空透明的时候，
他嗡嗡地振动着翅膀，
看我跟乞讨的人
怎样把硬面包分享。

当白云在血海中漂浮，
如同经过一场厮杀，
他会听见我的祈祷
和我倾诉爱情的话。

1921 年 7 月

我的话咒得情人们死去，
一个跟着一个兑了现。
啊，真让我伤心！这些坟茔
恰恰证实了我的预言。
象乌鸦嗅到热血的鲜味
在空中上下盘旋，
那些野性的歌曲欢腾着
给我送来了爱恋。

我跟你在一起感到甜蜜和热烈，
你那么亲，如同胸怀贴着胸怀。
把手伸给我，安安静静听着，
我恳求你，恳求你：走开。
让我不知道你的去向，
啊，缪斯，不要再把他唤回来，
让他活在人世吧，不被我讴歌，
让他不曾体验过我的爱。

1921 年秋

彼得堡

《芦　苇》
（1924—1940）
选　译



《芦苇》是阿赫马托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编成的一本诗集，收集了 1924 年至 1940 年的作品，其实主要是 1934 到 1940 年的作品，因为从 1925 年到 1935 年，她写的诗很少。这本诗集未能印成单行本，后来，她把它编在其它集子中。最初，它包括《“不，这不是我，是另外一人在悲哀……”》、《一句话象石头落地……”》和《钉死在十字架上》三首短诗，没有注明这是组诗《安魂曲》中的部分。

1987 年苏联期刊上正式公开发表她的《安魂曲》全文，也属于她这个时期的作品，故一并编在这里。

缪　　斯

当我深夜等她来临的时刻，
总觉得生命危急，一发千钧。
站在这位手拿笛子的可爱女客面前，
谁还去想什么——自由、荣誉、青春。
她走了进来。撩起面纱
看着我，把我细细地观察。
“是你把地狱篇口述但丁的？”
我问道。“是我。”她回答。

1924 年

二　行　诗

别人对我的赞美——不过是灰烬，
你对我的非难——也是嘉奖。

1931 年

但　　丁[1]

我的美丽的教堂[2]
——但　丁

死后他也没有重返
他那古老的佛罗伦萨。
临别时，他没有回头顾盼[3]，
为此我才把歌儿唱给他。
火炬，黑夜，最后一次拥抱，
命运在门外疯狂嚎叫。
他在地狱里把它诅咒，

---

①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佛罗伦萨政治活动家。1302 年黑党得胜后他被迫离开故乡，1315 年让他回去，但条件是当众认罪。但丁坚决拒绝。

② 原文是意大利文，引自但丁的《地狱》篇。

③ 这里援引古希腊神话中关于歌手俄耳甫斯的典故。俄耳甫斯为了寻找死去的妻子欧律狄刻，下到冥国。冥后珀耳塞福涅为歌手的歌声所感动，答应放他妻子回到人间，但在走出冥界前不得回头看妻子的影子。俄耳甫斯没有遵守禁令，因而永远失去了妻子。

到了天堂也没有把它忘掉，——
但是，他没有赤脚，没有穿忏悔袍，
没有手秉燃烧的蜡烛——
在他心爱的、变节的、卑下的、
向住已久的佛罗伦萨踱步……

1936 年 8 月 17 日

柳　　树

还有一束枯枝。

——普希金

我生长在花纹精致的寂静中，
在凉爽的儿室里，正是世纪年轻的时节。
我感受不到人们说话声的亲切，
可是风的声音我却能听懂。
我喜爱牛蒡花，
我喜爱荨麻，
但我最爱的是一棵银色垂柳。
它一生跟我作伴，充满深情，
用枝条为我编织失眠的梦境。
说来也怪！——我活得却比它长久。
如今，原地只剩下树墩一段，
在我们那片天空下，有别的柳树伫立，
它们操着陌生的声音进行交谈。
我默默无语……如同死了一个兄弟。

1940 年 1 月 18 日

活人一旦死去，
他的遗像也会改变模样。
唇边的笑容显得不同，
眼睛闪射出异样的光亮。
从一个诗人的葬礼归来，
我发现了这一现象。
从此，我便经常核对——
证实了我的猜想。

1940 年 5 月 21 日

离　　异[1]

一

我们经常分离——不是几周，
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
终于尝到了真正自由的寒冷，
鬓角已出现了白色的花环。

从此再没有外遇、变节，
你也不必听我彻夜碎嘴，
倾诉我绝对正确的例证——
源源不断，如同流水。

1940 年

二

正象平素分离时一样，

[1] 这组诗写女诗人与俄国作家尼·布宁的关系。她与布宁共同生活十五年，1938 年离异。

初恋的幽灵又来叩击我们的门扉，
银白的柳树披拂着枝条冲了进来，
显得那么苍老而又那么俊美。

我们伤心，我们傲慢，又有些傻呆，
谁也不敢把目光从地上抬起来，
这时鸟儿用怡然自得的歌喉对着我们
唱出我俩当年是何等的相亲相爱。

1944 年 9 月 25 日

三

最后一杯酒

为破碎的家园，
为自己命运的多难，
为二人同在时感到的孤单，
也为你，我把这杯酒喝干——
为眼睛中没有生气的冷焰，
为上帝无法拯救的苦难，
为残酷而粗野的人寰。

1934 年 6 月 27 日

安　魂　曲[1]

1935－1940

不，我不躲在异国的天空下，
也不求他人翅膀的保护，——
那时我和我的人民共命运，
和我的不幸的人民在一处。

1916 年

代　序

叶若夫迫害[2]猖獗的年代，我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排过十七个月的队。有一次，有个人把我“认了出来”。当时，一位站在我身后的嘴唇发青的女人，她

---

① 《安魂曲》——苏联《十月》杂志 1987 年第 3 期和《涅瓦》杂志同年第 6 期根据诗人生前的手抄本正式公开发表。

② 叶若夫（1894－1939？），1936－1938 年间在苏联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惨酷镇压人民，民间对他的所作所为称为“叶若夫迫害”。

当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从我们习以为常的麻木状态中惊醒，扒在我耳边（那里每个人都是小声讲话的）问道：

“您能描写这个场面吗？”

我说：

“能。”

当时，象是一丝微笑掠过曾经是她的那张脸庞。

1957 年 4 月 1 日

列宁格勒

献　词

面对眼前的这种悲痛，
群山也得折腰，
大河流水也得停住，
可是，狱门锁得坚牢，
门后是“犯人的洞穴”条条，
还有死人般的戚楚。
夕阳为哪些人献媚，
清风为哪些人吹拂——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儿都无所谓，
我们只听到厌恶的钥匙声碎，
还有士兵沉重的脚步。

我们早起象是去做晨祷，
穿行在野蛮化了的故都的街巷，
到了那儿见面，还不如死人有力量，
太阳下沉，涅瓦河上浓雾笼罩，
而希望之歌还荡漾在远方。
一声判决……泪水顿时喷涌，
从此便和所有的人分开，
仿佛从心窝里狠狠地挖走了生命，
仿佛被人打翻在地毫不留情，
可是她走着……一个人……东倒西歪。
在我发疯的两个年头的岁月，
那些丧失自由的姐妹去了何地？
她们会有什么幻想，冒着西伯利亚风雪，
她们会有什么错觉，望着圆圆的明月？
我现在给她们寄去告别的敬意。

1940 年 3 月

前　奏

这事发生在只有死人微笑的时候，
他为安宁而感到欣喜。
列宁格勒象个无用的累赘，
在自己的监狱前晃来晃去。
被判处有罪的人行进在一起，

他们已被折磨得失掉智力，
一声声火车的汽笛，
在唱着别离的短曲。
死亡之星在我们头上高悬，
无辜的俄罗斯全身痉挛——
她被踩在血淋淋的皮靴下，
她在黑色马露霞[①]的车轮下辗转。

一

拂晓时他们把你带走，
我象是送殡跟在你身后，
孩子们躲在小屋里哭泣，
蜡烛在神龛前溶流。
你双唇上还有小圣像的冷气，
额角上渗出冰凉的汗滴……这怎能忘掉！——
我要象古代近卫兵[②]的妻子们那样，
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下哭号。

1935 年。秋。

莫斯科

[①] 民间给囚车起的别名。

[②] 俄皇伊凡四世于 1550 年所建立的特殊军队。1698 年，近卫兵部队发生数起暴乱，彼得一世把他们处死于红场，他们的妻子在刑场上号啕大哭。

二

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
黄色的月亮跨进门楼。

月亮歪戴着帽子一顶，
走进屋来看见一个人影。
这是个女人，身患疾病，
这是个女人，孤苦伶仃。

丈夫在坟里，儿子坐监牢，
请你们都为我祈祷。

三

不，这不是我，是另外一人在悲哀。
我作不到这样，至于已经发生的事，
请用黑布把它覆盖，
再有，把灯盏拿开……
　　　　夜已到来。

四

爱嘲笑人的女人，

众多朋友的宠儿，
皇村愉快的罪女，
应当让你知道自己的生平境遇——
你是第三百名，前来给犯人送东西，
站在克列斯泰监狱[①]门口，
用自己的热泪
溶解寒冷的冰层，在那新年之际。
象监狱里的杨树在摇动，
没有声息——可是有多少无辜的生灵
在那里结束了一生……

五

我呼喊了十七个月，
召唤你回家，
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
我的儿子，我的冤家。
一切永远都乱了套，
我再也分不清
谁是野兽，谁是人，

[①] 1892 年在彼得堡修建的监狱，1905－1907 年革命后，在那里主要关押政治犯。“克列斯泰”是“十字”的意思，监狱形状如十字，故得名。

判处死刑的日子
还得等候多久才能来临。
只有手提的香炉的声音，
还有不知去向的脚印，
和盛开的花。
一颗偌大的星，
直盯着我的眼睛，
以近日的死亡相威吓。

1939 年

六

淡淡的日子一周又一周飞逝，
我无从理解，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又一个白夜望着监狱，
你怎样了啊，我的儿子，
他们还用山鹰的
火辣辣的眼睛观望，
他们在议论你那高高的十字架，
还有……死亡。

1939 年

七

判　决

一句话象石头落地，
压住我尚在呼吸的胸脯。
没关系，我早已有所准备，
对此事——我也能够应付。

今天，我有许多事情要办：
必须把记忆彻底泯没，
必须让心灵变成顽石，
必须重新学会生活。

否则……盛夏的绿荫如办喜事
在我窗外热情地低声喧哗。
我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天：
明朗的日子和空空的家。

1939 年。夏

喷泉楼

八

致 死 亡

反正你要来——为什么不现在?
我在等你——我太痛苦。
我熄了灯，我为你开了门，
你那么奇异，又那么质朴。
要完成此事，任你选用各种办法，
可以象颗毒弹射进屋来，
或者象个惯匪提着铁锤潜入，
或者用伤寒病菌把我陷害。
用你编造的、人人听厌的
童话也行，——不过我得看一眼
吓得脸色苍白的居委会主任
和淡蓝色的帽顶[1]。
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
叶尼塞波涛滚滚，
北极星光辉熠熠。
一双心爱的眼睛的蓝光
将最后的恐怖场面遮蔽。

1939 年 8 月 19 日

[1] 指苏联公安人员制帽的颜色。

九

疯狂张开了翅膀，
盖住了半个灵魂，
它倾注火辣的酒浆，
往黑色的峡谷招引。

我明白了，我应当
把胜利让给它。
我谛听自己的声音，
如同听别人的梦话。

它不允许我随身
把任何物品带走，
（不管我怎样向他央告，
还是向他苦苦地乞求）：

无论是儿子那双可怕的眼睛——
那悲痛变得象石头一般沉默，
无论是雷雨袭击的日子，
无论是牢房探监的时刻，

无论是手臂温柔的凉爽，
无论是菩提不安的荫影，

无论是远方微弱的声音——
那最后的安慰的寄情。

1940 年 5 月 4 日

十
钉死在十字架上

“妈妈，不要为棺中的我
号啕痛哭。”

一

天使们齐声颂扬伟大的时刻，
烈火熔化了万里长空。
我对父亲说：“为什么把我撇下！”
我对母亲说：“啊，不要为我痛哭……”

二

马格达丽娜在颤抖在哭泣，
得意的门生变成石人一具，
可是没人敢把视线转向
母亲默默伫立的地方。

尾　声

一

我知道了人的脸是如何在消瘦，
恐惧是怎样从眼皮下偷视，
苦难是怎样在脸颊上刻出
一篇篇无情的楔形文字。
我知道了，灰的、黑的鬈发
怎样突然间变得银白，
老实人的嘴角上微笑怎么枯萎，
胆怯怎样在苦笑中战栗起来。
我不是为自己祈祷，而是为
和我一起排过队的所有人家——
在寒冬腊月，在七月酷暑，
他们曾伫立在阴森森的红色大墙下。

二

祭奠的日子又已经临近，
我看见了，听见了，感觉到了你们：
她，勉勉强强被拖向窗口，
还有她，已不能在故乡的土地上行走，

还有她，把美丽的头颅摆了一下，
说:“我来这里，如同回家。”

我真想提到每一个人的姓名，
可惜名单被抢走，我已无处去打听。

我用我从她们那儿偷听到的可怜的哭诉，
为她们编织了一面宽大的遮布。

我无时无刻无处不把她们回忆，
新灾新难临头时，我也不会把她们忘记，

千万人用我苦难的嘴在呐喊狂呼，
如果我的嘴被人堵住，

希望到了埋葬我的前一天，
她们也能把我这个人怀念。

倘若有朝一日，在这个国家里
有人想为我把纪念碑树立，

我庄重地表示同意，此外
有一个条件——不要把它建在

我诞生的大海之边:

我跟大海已经绝缘，

也不要建立在皇村公园中心爱的树桩旁，
伤心已极的影子在那儿正把我寻访，

在这里：在我伫立三百个钟点的地方建起来，
当时他们就是不肯为我把门闩打开。

再有，我害怕在死后的安宁中
忘记黑色马露霞的怒吼声。

忘记那可恶的牢门怎样砰一声关闭，
一个老妇象受伤的野兽在哭泣。

让融化的积雪象滚滚的泪珠
从那不眨动的青铜眼皮下流出。

让狱中的鸽子在远方啼鸣，
让轮船在涅瓦河上悠悠航行。

1940 年 3 月

喷泉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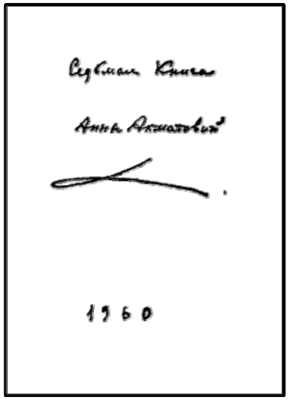
马雅可夫斯基在 1913 年

你满载荣誉时，我没有见过你，
却记得你霞光灿灿的黎明。
或许因此今天我有权利，
回忆那久远年代的一天的情景。
你诗中的声音越来越有力，
新的话语成群成堆的涌现……
你筑起巍峨的脚手架，
年轻的手臂不知道疲倦。
凡事经过你的手都会发生变化，
与以往的样子告别，
你要摧毁的——摧毁了，
字字句句中都响彻着判决。
你孤军作战，忿忿不平，
焦急地催促命运的升腾，
你知道很快就会欢欣自由地
投入自己的伟大斗争。
当你为我们朗诵时，已经可以听到
海潮澎湃的回声，

雨水气愤地目光斜视，
你和都市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一个从未听见过的名字，
象闪电闯入沉闷的大厅，
如今他为全国所珍爱，
恰似战斗的号角，奏出嘹亮的轰鸣。

1940 年 3 月 3－10 日

《第七本诗》
（1936—1964）
选　译



《第七本诗》和《芦苇》一样，没有出版过单行本。这个集子是阿赫马托娃在战争年代疏散到中央亚细亚的塔什干时，于 1943 年 11 月编的。后来，几经补充新作，重新组合，最后，改名为《时间在奔驰　第七本诗》，其中分成几个部分：“职业的秘密”，“四零年”；“战争风云”；“塔什干组诗”，重返列宁格勒；四行诗；抒情诗组；选自焚尽的诗抄；战时的诗及战后的诗，直到 1965 年的作品。这是阿赫马托娃生前见到的自己的最后一本诗集。

我们的神圣行业
历史久长……
世界有了它，没有光也明亮，
可是还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说：
人间没有智慧，没有衰老，
乃至没有死亡。

1944 年 6 月 25 日

列宁格勒

战争风云

一
宣　誓

今天和恋人告别的少女，——
也愿你把痛苦化为力量。
我们面对儿女，面对祖坟宣誓：
谁也不能迫使我们投降！

1941 年 7 月

列宁格勒

二

他们和姑娘们庄重地告别，
他们在行进中吻着母亲离去，
他们穿着一身全新的军装，
好象是去参加“玩战争”的游戏。

再也不分好的、坏的、中等的……
他们各自都占据了自己的阵地，

再也不分冲锋的和压阵的，
他们都长眠在那里。

1943 年

三
第一颗落在列宁格勒市区里的远程炮弹

人们正在嘈杂地忙乱，
突然一切都变了样。
这不是城市的声音，
也不象农村的声响。
老实说，这声音酷似
远方隆隆的雷鸣，
但雷声中含有湿润，
还伴随着高空清新的乌云，
还会激发草原的渴望——
喜报滂沱大雨的将临。
而这个声音吓人，象爆裂一样，
惊慌的耳朵不愿意相信
这是真的，因为它在
不断地扩大膨胀，
惨无人道地给我儿子
送来了死亡。

1941 年 9 月

四

带来死亡的鸟群在头顶上打转。
谁能拯救列宁格勒于危难?

大家不要惊慌——它仍在呼吸,
它还活着,一切都听得清晰:

它听到波罗的海潮湿的海底
有长眠中的儿女在哭泣,

它听到“给我面包!”的呼叫迸自心间,
声声的哀号冲上七重云天……

然而,老天爷真是没有心肝。
死亡在家家户户的窗口窥看。

1941 年 9 月 21 日

(在飞机上)

五
英雄气概

我们知道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件。
我们的时钟宣告英雄时代已经开始，
英雄气概再也不会离开我们身边。
不怕在子弹下丧失生命，
不怕在战斗中失去家园，
我们要将你保存下去——
伟大的俄罗斯语言。
保卫你，让你自由、纯洁，
传给子孙后代，摆脱羁绊，
直到永远！

1942年2月29日

塔什干

六——七

一

花园里挖了壕沟，
城市里黑灯瞎火。
彼得市的孤儿们，
我可怜的心肝肉！
在地下难于呼吸，
太阳穴痛得酸疼，
在狂轰滥炸之中

传来了婴儿的叫声。

三[1]

只要小拳头叩几下——我就来开门。
我随时都为你打开门板。
如今，我虽然远隔重山、
风沙、炎热和荒原，
但，我永远不会背弃你的情感……
我没有听见你的呻吟，
你没有向我索要面包。
请你象去年春天那样，
再给我送来一枝枫叶，
或是几株青青的小草。
请你再从我们涅瓦河里
给我捧来一掬冰冷清澈的水，
让我把血淋淋的伤口
从你那金发的头上洗掉。

1942 年 4 月 23 日

塔什干

---

[1] 这首诗为悼念在敌人轰炸中牺牲的男孩沃瓦·斯米尔诺夫而作。沃瓦一家也住在列宁格勒，是阿赫马托娃在喷泉楼的邻居。

八

NOX

夏花园中的“夜神”雕像[①]

可爱的夜神！
你身穿星袍，
别着服丧的罂粟花，伴着不眠的枭鸟……
亲爱的女儿！
我们用花园里的新土
小心地把你埋好。
如今狄俄倪索斯[②]的杯中没有一滴酒，
爱的眼睛噙满泪水，
我们城头上飞行着
你那些可怕的姊妹。

1942 年 5 月 30 日

九

写给争得胜利的人们

背后是纳尔瓦大门[③]

---

① 反法西斯德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人为了保护花园与街头的雕像，就地把它们埋了起来。

② 希腊神话中植物神、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的保护神。

③ 地名，在列宁格勒附近。

前进只能丧生……
苏联步兵毅然迎着
“别尔特”[1]黄炮口冲锋。
“为朋友献出生命”，
将来会为你们写成书籍：
他们是小瓦尼亚、小瓦希亚、
　　　小阿廖沙、小格里沙，——
他们是朴实的小青年，
他们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兄弟！

1944 年 2 月 29 日

塔什干

十

你们，我的朋友，是最近一次应征入伍的兵！
为了能悼念你们，居然保全了我的性命。
在你们的灵前，不要象垂柳那样凭吊，
应当对着全世界高呼你们所有人的姓名！
姓名算得了什么！
　　　　　　　反正你们和我们在一起！……
大家都跪下来，跪下来！
　　　　　　　红色的火焰骤然腾空！

[1] 德国远射程火炮。

列宁格勒人重又集结队伍冒着硝烟前进——
为了争取光荣，没有死者——死人和活人同行。

1942 年 8 月

久尔明

十一

右边——茫茫旷野荒凉，
有一条亘古不变的霞光。

左边——一座、两座、三座……
路灯象绞刑架排列在一旁。

空中还有寒鸦聒噪，
月亮灰白得如同死人，
此时出现，实在没有必要。

这——不是那种生活领域，
这——将是黄金的世纪。

这——要等到战斗结束，
这——要挨到我和你会晤。

1944 年 4 月 29 日

塔什干

十二——十六
胜利

一

炮声轰鸣，大雪漫天，
光荣的事业有了光荣的开端，
大地纯贞的身体遭到
敌人的蹂躏，饱含着哀怨。
家乡的白桦树向我们
伸出手来，在渴求，在召唤，
雄伟的严寒老人和我们一起
阔步向前，肩并肩。

1942 年 1 月

二

防波堤上第一座灯塔亮了，
随后其他灯塔也将闪现，
一个水兵哭了，脱下无檐帽，
他闯过死亡的海面，
曾在死亡中穿行，甚至迎着死亡向前。

三

胜利站在我们的门外……
这位受欢迎的客人，我们如何将她接待？
让妇女们把从千万次死亡中
拯救出的儿童高高举起——
我们就是这样，把盼望已久的客人迎进门来。

1942 年－1945 年

四

1944 年 1 月 27 日

列宁格勒从死亡的深渊里站起，
史无前例的命运使它不胜惊喜，
在没有星星的一月的子夜
它鸣放礼炮，庆贺自己。

五

解放了的土地

清风吹拂云杉，
白雪覆盖田地，
再也听不见敌人的脚步，

我的大地正在休息。

十七
悼念友人

胜利日，天气妩媚，雾色朦胧，
朝霞红艳，宛如一片火光，
春天姗姗来迟，它在无名战士墓前
象个寡妇奔忙。
她跪在那里，不急于站起，
抚摸青草，吹醒嫩芽，
让蝴蝶从肩头上飞向大地，
让第一朵蒲公英开出蓬松松的花

1945 年 11 月 8 日

明月当空[1]

塔什干　1942—1944

一

怀忧伤入睡，
醒来恋情醉，
喜看虞美人殷红一片。
黑暗啊，今天
有一股力量
骤然驻入
你的圣殿！
小院里架着炉灶，
散发着焦糊的味道，
还有一棵高高的白杨……
山鲁佐德[2]从花园里

---

[1] 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年代，阿赫马托娃于1941年11月疏散到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市，1944年5月乘飞机离开塔什干飞往莫斯科，然后回到列宁格勒。组诗《明月当空》有的写于塔什干，有的以塔什干为主题。

[2] 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的女主人公。

姗姗走出……
啊，东方呀，你原是如此模样！

1942 年 4 月

二

你是从列宁格勒森严的广场，
还是从怡然自得的夏日原野
给我送来了习习凉爽？
你是用白杨树装饰了围墙，
还在我悲痛的心上
点燃起万颗亚洲的星光？

1942 年 3 月

三

我会重新感受一切：
愁人的苦闷，火热的夜，
（仿佛亚细亚在梦中呓语不绝），
哈丽玛[①]夜莺般的歌唱，
圣经里的水仙花怒放，

① 哈丽玛·纳赛罗娃（1913－），乌兹别克女歌唱家，苏联人民演员。

还有轻风把无形的祝福
吹遍祖国的四面八方。

1943 年 12 月 10 日

四

记忆象个小小的雕花聚宝盆：
里面装着智者苍白的微笑，
故人头巾上令人肃然起敬的皱纹，
还有一棵石榴树——庄严而灵巧。

五

在远离列宁格勒的地方，我迎来
第三个春天。
第三个吗？我觉得它应当是
最后一个春天。
不过，一直到死亡，我永远
不会遗忘：
树荫下谛听潺潺流水时的心情
何等舒畅。
桃花红了，紫罗兰象似烟雾
分外芳香。
谁还有胆量敢说我在这儿

六

我足足有七百年没有再来此地，
可是这儿的万事千物都没有变易……
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茫茫长空
向下倾泻神祇的赐予，

仍然是那点点星斗，那条条河流，
苍穹仍然是那般洞黑如漆，
风儿仍然在传播种籽，
母亲仍然唱着原来的歌曲。

我的亚洲的房屋相当牢固，
不必为它担忧……
我还会来。让栅栏前的花儿开吧，
让满池塘的清水漫流。

1944年5月5日

七
月亮出来了

致阿·科·[1]

它是珠贝做的，它是玛瑙做的，
它是熏了一层烟的玻璃做的，
它突然成斜线升起，
那么庄重地在空中漂浮，——
仿佛是《月光曲》
骤然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1944 年 9 月 25 日

八

桌椅板凳——如同在修道院的膳房，
窗中悬挂着一轮银白的月亮。
我们喝着咖啡，饮着红葡萄酒浆，
我们还梦想着音乐……
反正都一样……

[1] 阿·科兹洛夫斯基，塔什干作曲家，他曾为阿赫马托娃的诗剧《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配过音乐。

墙头鲜花一枝开得绮丽。
它有一股夺人魂魄的魅力，
这魅力，大概什么也不能比。
祖国把不败的玫瑰花，把葡萄干的产地
交给了我们，让我们在此栖息。

1945 年 5 月

从飞机上外望[①]

一

几百俄里，几百英里，
几百公里
横亘着盐碱地，
茅草喧嚣，雪松葱葱郁郁。
我象是初次观赏——它，
我的祖国江山，祖国大地。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
是我的心，是我的肉体。

二

我要竖起一块雪白的石头
纪念这一天，我讴歌了胜利，
为了迎接凯旋之日，我在飞，

① 1944年5月15日，阿赫马托娃乘飞机从塔什干返回莫斯科。

追赶太阳，一刻不息。

三

春天的机场上，青草
在脚下沙沙细语。
到家了，到家了——真的到家了！
一切多么新鲜，又是多么熟悉，
舒缓涌进心房，
头发晕，备感甜蜜……
胜利的莫斯科
在五月清新的雷鸣中傲然屹立！

1944 年 5 月

三个秋天

我无法理解夏日的微笑，
对寒冬的秘密我也没有发现，
但是，我确切地观察到
一年有三个秋天。

第一个——象过节那样零乱，
仿佛有意让昨天的夏日为难，
树叶纷飞，象撕碎的纸片，
轻烟飘香，沁人心田，
处处湿润、明朗、色彩斑斓。

白桦树第一个翩翩起舞，
披上透明的装束，
隔着篱笆向芳邻挥洒
转眼即逝的泪珠。

故事刚刚开始，如此这般，
只过了一分、一秒，第二个秋天就已出现，

它象良心一般冷淡，
它象空中的雾霭一般阴暗。

顿时，万籁仿佛变得苍白衰老，
夏日的安逸也被洗劫一空，
远方行军中的金色铜号声
飘扬在芳香的雾中……

高高的苍穹看不见了，
到处弥漫着寒冷的气浪，
冷风袭来，大地袒露胸膛，
于是，人人明白了，悲剧即将结束，
这不是第三个秋天，而是死亡。

1943 年 11 月 6 日

塔什干

亲人的心儿都高悬在星际。
再无人可以失去，任你哭泣，
这真好啊。皇村能有这种空气
正是为了让你重唱歌曲。

湖畔银白色的柳枝
将九月明澈的水面抚爱。
我的影子从过去中苏醒
默默地迎着我走来。

树枝上挂满了七弦琴，
好象也有我的一席之地。
含着阳光的条条雨丝，
给我送来喜讯与慰藉。

1921 年

在少先队夏令营

献给安·卡敏斯卡娅[1]

你好啊，年轻的
陌生的一代……
——普希金

我好象是在温和的夏日里迷了路，
在菩提成排的林荫道上漫步，
嫩枝组成了轻巧的绿网，
我在这网下观看孩子们欢舞。
树木之间这活泼的舞蹈，
黝黑的脸上透出来的红晕，
黑红的手臂敏捷的动作，
顿时迷住了周围的物与人。
太阳的光影象一颗颗钻石，
徐徐的微风令人心旷神怡，

[1] 阿赫马托娃抚养的女孩，是尼·布宁的外孙女。

忽儿吹来了林中草莓的芳香，
忽儿又送来了百年古松的呼吸。
天空明朗湛蓝，
欢声笑语充满了偌大的公园，
甚至回声也显得朝气蓬勃……
……看，儿童们举着自己的旗帜阔步向前，
而祖国呀，
　　　欣赏着这群孩子，
把无形的额头贴近他们的小脸。

1950 年 7 月

帕甫洛夫斯克

CINQUE[①]

他无疑和你一样，
至死永远对你忠贞。
——波德莱尔[②]

一

我仿佛俯在天边的云端，
把你讲过的话儿思念，

而你听到我的语句，
黑夜变得比白昼明丽。

我们，就是这样离开了大地，
象星星漫步于高高的天际。

---

① 意大利文，意为“诗五首”。
②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代表作是诗集《恶之花》。此处引文原为法文。

无论是现在、将来，或者当初，
都不会有绝望，也不会有耻辱。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可听见
我怎样把活着的你呼唤。

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
关上你虚掩的门板。

1945 年 11 月 26 日

二

声音在太空中消逝，
霞光变得昏暗。
永远沉默的世界里
只有你我交谈。
如同穿过阵阵的钟鸣，
风儿来自无形的拉多加湖畔，
彻夜娓娓的倾诉变成了
彩虹交叉的微弱的光线。

1945 年 12 月 20 日

三

很久以来我就不喜欢
别人对我表示怜悯，
可是有了你的一点同情，
就象太阳暖我身心。
所以我觉得周围一片晨曦，
所以我能够边走边创奇迹，
就是这个原因！

1945 年 12 月 20 日

四

你自己何尝不知道，我不会
诵扬那天伤心会晤的惨景。
把什么留给你作为纪念？
我的影子？影子对你有何用？
那部烧掉的剧本的献词，
可是它连个灰儿也已不见，
或者是突然从镜框中走出来的
那张可怕的新年照片？
或者是焚烧白桦劈材时

隐隐约约可以听见的响声，
或者是还没有给我讲完的
他人的爱情？

1946 年 1 月 6 日

五

我们不象沉睡的罂粟花那样呼吸，
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
我们是在哪些星辰指引下
为受苦受难而降生此世？

这正月的昏暗给我们端上了
什么难吃的浆羹？
是一种什么样的无形反照啊，
弄得我们直到黎明时头脑发疯？

1946 年 1 月 11 日

野蔷薇开花了

选自焚尽的笔记本

你在远远的人群中
——济慈[①]

这股刚劲干燥的风，
代替了节日的祝贺，
它给你送来的只是
余烬未熄烟云飘飞
和我诗作中的吟味。

1961 年 12 月 24 日

一
焚尽的笔记本

你那位安然无恙的姊妹

[①] 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此处引的诗句原是英文。

坐在书架上，显得多美，
而你头上是星团的碎片，
脚下是篝火的余灰。
你苦苦哀求，渴望生存，
辣眼的火焰使你心碎！
你的身躯突然战栗，
你诅咒我的声音悄然远飞。
松树顿时全都飒飒作响，
一切经过都映入月下深水。
最神圣的春天跳起了轮舞
在棺木之上，在篝火周围。

1961 年

二
清醒的时刻

让时间滚开，让空间滚开，
我透过白夜看清楚了万物：
你桌上水晶瓶中的水仙花，
雪茄冒起的蓝色的烟柱，
还有那面镜子，如同一眼清泉，
现在可以把你的影子映出。
让时间滚开，让空间滚开……

就连你也无法把我救助。

1946 年 6 月 13 日

三
梦　中

我和你一样承担着
黑色的永世别离。
哭泣有何益？还是把手伸给我，
答应我，你还会来到梦里。
我和你，如同悲哀和悲哀相遇……
我和你，在人世间不会再团聚。
但愿子夜时分，你能够
穿过星群把问候向我传递。

1946 年 2 月 15 日

四
第一只短歌

庆祝神秘的不遇，
显得多么空洞孤单，
没有声的字，

没有发的言。
没有交流的目光，
不知去向的视线。
只有泪珠儿欢畅，
可以不住地流淌。
莫斯科郊外的野蔷薇呀，
不知为什么……咳！
将来人们会把这一切
都说成是不朽的爱。

1956 年

五
另一只短歌

没有发的言
我不再重复，
种下一棵野蔷薇
纪念没有实现的会晤。

我们的会晤多么奇妙，
它在那儿闪光、唱歌，
我不想从那儿回来，
回到不知去向的场所。

欢乐对我是多么苦涩，
幸福代替了职责，
我和不该交谈的人
长时间地罗嗦。
让恋人们祈求对方的回答，
经受激情的折磨，
而我们，亲爱的，只不过是
世界边缘上的灵魂两颗。

1956 年

六
梦

梦见天外的事，是否甜蜜？

——亚·勃洛克

这个梦，有没有预感……
火星在群星中辉耀，
它变得殷红、光亮、凶惨，——
就在那天夜里，我梦见你来到。

它无处不在……在巴赫的乐曲里，
在枉自开放的玫瑰花丛，

在耕后的黑色土地上，
在飘来的农村的钟声中。

也在秋天里，这秋天已经来临，
可是它又改变了主意，突然藏起，
啊，我的八月呀，在这周年的时候
你岂能给我带来如此可怕的消息！

这无价的馈赠，让我用什么来报偿？
到何处去，与何人共庆此举？
于是，我和往日一样，在焚尽的笔记本上
不加涂改地书写我的诗句。

1956 年 8 月 14 日

柯洛莫纳郊外

七

当年，顿斯科依[1]率领大军
沿着那条大路行进，浩浩荡荡，

---

[1] 德米特里·顿斯科依（1350－1389），莫斯科大公，1379 年曾统帅大军战胜鞑靼人。当时他从莫斯科出发，沿着科洛莫纳大路，向东南挺进。

那儿的风，还记得敌人的嘴脸，
那儿的月亮，翘着犄角，脸色淡黄——
如今，我走在那里，如在海底徜徉……
野蔷薇象是会说话，
散发着如此的芳香，
我已经做好准备，
迎接自己命运中的九级风浪。

八

你臆造了我。世上没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在世上出现。
医生治不好，诗人解不了难，——
幻影使你日夜不安。
我和你在不寻常的年月相会，
那时，世界的力量消耗殆尽，
一切都在服丧，苦难把万物压弯，
能够见到的，只有新坟。
沉沉的夜，好象周遭围起的一堵墙，
涅瓦壁垒没有灯火，暗黑如漆……
就在那个时候，我呼唤你……
我在干什么——自己也不明其意。
象是星星引路，你来到我跟前，
踏着悲惨的秋天的印痕，

走向那永远空荡了的房间，
那里吹飞了我那焚尽的一页一页诗篇。

1956 年 8 月 18 日

斯塔尔基

九
在破碎的镜子里

那天傍晚，星斗满天，
我聆听绝情的话，
顿时，我头晕目眩，
如同燃烧的深渊就在脚下。
死亡守在门口呼号，
阴暗的花园象黑鸟在啼叫，
城市，疲惫得垂死，
它简直就是古代特洛伊城堡。
那一瞬间，光焰夺目，
尖叫声催人泪飞如雨。
你赠给我的不是
从远方带来的东西。
在那热情沸腾的傍晚，
你认为它是个无谓的游戏。
可是，它在我那谜一般的生命中

却成为慢效的毒剂。
成为我一切不幸的先驱，——
我们再也不要把它回忆！……
没有实现的会晤，
还躲在墙角哭泣。

1956 年

十

你又和我在一起了，秋天的女友！

——英·安年斯基

让某些人还在南方休养吧，
在天堂般的公园里尽情享受。
这儿已完全是北方的季节——
今年，我选中秋天作为女友。

我仿佛是住在梦中陌生的人家，
也许，我已在那里死亡。
傍晚，困乏的时刻，镜子
为我保存着奇妙的模样。

我穿行在暗影重重的矮小枞树中间，

那儿的扫帚梅象风儿一般吵闹，
淡淡的月牙儿闪着清光，
象一把磨损了的刀。

我与你在这儿最后一次不遇，
如今我把神圣的怀念带到此地来了——
在这儿燃烧起那战胜我的命运时的
无情的、纯洁的、轻盈的火苗。

1956 年

柯马罗沃

十一

女王，我逆着心愿离开了
你的海岸。
——《埃涅阿斯纪》[1]第六歌

你别怕，——我现在还可以

[1] 罗马黄金时代主要诗人维吉尔（公元前 70－19）创作的史诗，全诗由二十首长歌组成。它描写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后，背井离乡，出逃远航，流落到北非古城迦太基。迦太基女王狄多对他盛情款待，二人相爱，结为夫妻。但是，天命决定埃涅阿斯必须遗弃狄多，乘船返回意大利，以便建筑罗马。狄多万分悲愤，自焚而死。

把我们描绘得近似。
你是幽灵——还是路人，
不知为什么我保留着你的影子。

你曾经一度是我的埃涅阿斯，——
那时我用篝火把自己摆脱，
我们都善于不谈彼此的一切。
你已经忘却了我那可恶的住所。

你忘记了在恐怖与苦难中
隔着火伸出来的手臂，
忘记了那带来希望的坏消息。

你不知道，你的什么过错得到他人的谅解……
罗马建成了，军舰列队启航，
谄媚把胜利颂扬。

1962 年

柯马罗沃

十二

你直截了当地向我索要诗篇……
没有诗，你也可以生活下去。

但愿血液中不要留下哪怕是一小串
没有渗透痛苦的诗句。

我们把幻想生活中的
黄金般的豪华岁月烧毁，
夜间的灯光并没有向我们
悄悄提示将在天国里相会。

我们这儿富丽堂皇，
流出一股波澜，冷冰冰，
我们吓了一跳，仿佛在神秘的墓穴中
看见了什么人的姓名。

比这更加无望的离别难以想象，
还不如当时就遭到枪的一击……
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
忍受过比我们更久的分离。

1962 年

莫斯科

十三

这一天对人们来说

将是维斯巴兴[1]时代，
其实——这仅仅是伤疤
和它上面的一团悲哀。

1964 年 12 月 18 日，夜

罗马

[1] 维斯巴兴（9－79 年），罗马皇帝，他统治罗马帝国时摧毁了耶路撒冷城。

赌尼·布·

那颗心再也不会回答我的呼唤，[1]
不管呼声中有欢乐还是悲戚。
一切都结束了……我的歌声
飞向没有你的茫茫黑夜。

1953 年

---

[1] 此诗为悼念她的丈夫、艺术史学家，尼·布宁（? —1953）而写。

这就是它，果实累累的秋季！
这么晚，才把它领到这里。
足足有十五个美妙的春天，
不许我从大地上爬起。
我那么近地将大地看个仔细，
贴在身上，搂在怀里，
而它，偷偷地把神秘的力量
灌输给一个命定死亡的躯体。

1962 年 9 月 13 日

科马罗沃

长诗未投寄时有感

这儿海风阵阵，
这儿有我们不住的小房，
这儿神圣雪松的树影
遮掩着紧紧关闭着的门窗……
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吧，
我可以给他寄去这些诗行。
啊！让唇角泛起苦涩的笑，
让心儿再一次感到刺伤。

1963 年

莫斯科的红三叶

一
近似题词

你听到雷声就会记起我，
你想：她曾经盼望过雷雨来临……
天边一角，变得坚硬而又红润，
可是心，和那时一样——喷着烈火。
这事将发生在莫斯科的某一天，
那时我会永远离开这座城市，
向梦寐以求的码头奔驰，
把自己的影子留在你们中间。

二
无　题

我们就在这儿分手，
在严寒的节日的莫斯科，
你在这儿也许会读到

第一版中的告别之歌——
两眼有些惊异：
“什么？什么？已经？……不可能！”
——“当然罗……！”
圣诞节时的天空碧绿，
周围的一切无忧无虑，怡然自得……

不，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跟另一个人
采取这种方式别离，
这正是对我们的功绩的奖励。

三
再敬一杯

为了你的信仰！也为了我的忠贞！
为了你我都在这个地方生存！
让魅力控制我们，永远永远，
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的冬天，
天上没有比这更绮丽的十字星座，
也没有更长的桥梁，更轻盈的链锁……
为了一切漂浮过去，无声无息。
为了我们再也不要相遇。

1961－1963 年

子夜诗抄

（七首）

只有镜子能梦见镜子，
只有寂静能维护寂静……
——引自《硬币的背面》

代 献 词

在波浪上徘徊，在森林中躲藏，
在洁净的珐琅上忽隐忽现，
看来，我还能够背负离别之苦，
可是忍受不了与你的会见。

1963 年夏

一
迎春哀曲

……是你，曾经安慰过我的人。

——热拉·德·奈瓦尔[1]

风雪没有饮酒却醉了，
在松林里不再发狂，
寂静象是欧菲丽娅
通宵为我们歌唱。

我仿佛看见一个人影，
他和寂静化为一体，
他先是告辞，后又慨然留下，
和我同在一起，至死不移。

1963年8月10日

科马罗沃

[1] 奈瓦尔（1808—1855），法国文学中最早的象征派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之一。这里引用的诗句，原为法文。

二
初次警告

万物都会化为灰烬，
这与我们有何相干，
我曾生活在多少面镜子里，
我曾歌唱在多少深渊之畔。
我虽然不是梦，不是欢乐，
更不是什么幸福美满，
但你却不得不比平时
更经常地把过去怀念——
那逐渐消逝的轰动一时的诗句，
那恼人的寂静中的一双慧眼，
眸中深藏着一只
褐色的带刺的小小花冠。

1963 年 7 月 6 日

莫斯科

三
在镜子的背面

呵，女神呵，你统治着

幸福的岛屿塞浦路斯与门菲斯……

——贺拉斯[①]

这美人儿多么年轻，
不过，她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纪，
她，这个第三者，总是跟随着我们，
不让我们两人呆在一起。
我慷慨地把花儿分给她，
你向她推递去软椅……
我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可是每时每刻恐怖都在加剧。
我们彼此了解到一些可怕的事，
我们象是刚刚走出监狱。
我们是在地狱之中啊，

[①] 贺拉斯（公元前 65－前 8），罗马杰出诗人。这里引用的诗句，原为拉丁文。

也许这不是我们自己。

1963 年 7 月 5 日

科马罗沃

四
十 三 行

你终于开了口，
不象那些人……一条腿跪着——
你，象是从桎梏中挣脱，
泪水禁不住涌上眼窝，
透过泪眼看到了桦树荫下神圣的角落。
突然，寂静在你的周围唱起了歌，
明朗的太阳把暗处照彻，
世界在这一瞬间改变了面貌，
酒也出奇地变得不涩。
甚至我，
可能是上帝语言的扼杀者，
也不免虔诚地闭住了嘴，
以便延长美好的生活。

1963 年 8 月 8 日－12 日

五
召　唤

我会把你精心地
藏进一只奏鸣曲。
啊！你在惊慌地召唤
过错已无法改变，
只因为你接近了我，
虽然仅仅一瞬间……
死亡——只是为了宁静，
隐遁——才是你的宿愿。

1963年7月1日

六
夜　访

都走了，谁也没有回来。

你不会在落叶飘飘的柏油路上
长久等候，

你和我在维瓦尔地[①]的慢调曲中
　　　重将聚首。
那时蜡烛又将闪射出昏黄的光亮，
　　　梦境悠悠，
门扉不会问你为何深更半夜走进
　　　我的小楼。
半个小时在死一般无言的呻吟中
　　　度了过去，
你在我的手心里又会看到那些
　　　斑斑奇迹。
那时惊恐便贴在你的身上，
　　　掌握着你，
跨出我的门坎把你带进
　　　冰天雪地。

1963 年 9 月 10—13 日

科马罗沃

七
最后的一首

它象海天上的星辰悬在我们的头上，
用光芒搜寻致敌人于死地的九级巨浪，

[①] 维瓦尔地（约 1678—1741），意大利作曲家和小提琴家，乐队伴奏的小提琴协奏曲体裁的创始人。

那时，你说它是灾难，是痛苦，
却从来没有把它叫做欢畅。

白天它象燕子在我们面前飞舞，
微笑如同花朵挂在嘴边，
夜间它用冰冷的手扼住我们的咽喉，
使分居两地的我们同时感到死亡一般。

听不进任何甜言蜜语，
把过去的一切罪孽忘记，
那可恶的诗呀，絮絮叨叨
总在失眠者的枕旁喃喃不已。

1963 年 7 月 23－25 日

代 后 记

在那编造梦的地方，
没有不同的梦让你我分享，
我们做了同一个梦，
它象春天的来临，给人以力量。

1965 年

音　　乐

献给季·季·肖·[1]

神奇的火在它的体内燃烧，
眼看着它的边缘在变化，
当别人不敢走近我的时候，
惟独它敢来跟我谈话。
当最后一个朋友也把目光转移，
它却来到我的墓中为我作伴，
它象第一声春雷放声歌唱，
又象所有的花朵同时开口攀谈。

1957—1958 年

[1] 即苏联著名作曲家季米特里·季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

片　　断

……我觉得，是这片灯火
伴随我飞到天明，
我弄不清，是什么颜色——
这些奇异的眼睛。

周围在歌唱，在颤栗，
我认不出，你是友，还是敌，
现在是隆冬，还是夏季。

1959 年 6 月 21 日

莫斯科

夏　花　园[1]

我要去赏玫瑰，到那唯一的花园，
那里有世界上最精最美的栏杆，

花园里的雕像记得我是个窈窕淑女，
而我记得它们一个个站在涅瓦水里[2]。

菩提树庄重雄伟，树下雅静芳香，
我仿佛听见船的桅樯辗轧作响。

天鹅和往昔一样在世纪里穿行，
它默默欣赏自己那美丽的倒影。

这里留下了千千万万个足迹，
敌人的，朋友的，朋友的，敌人的

---

① 列宁格勒市内的一座公园，建于十八世纪，除了满园花草树木之外，它还以秀挺的铁栏杆、大理石雕像及喷泉等闻名。
② 1924 年列宁格勒发生过一次水灾。

从花岗岩饰瓶[1]到宫殿门口，
浩浩荡荡的影子望不到尽头。

我的白夜在那儿悄悄细语，
诉说某人的爱情，崇高而秘密。

万物闪烁着贝壳和玉石的光芒，
光源神奇地隐蔽着，不知来自何方。

1959 年 7 月 9 日

列宁格勒

[1] 花园中的装饰品，用花岗石雕成，摆在林荫路两旁或花坛中间。

献给米·左·[1]

我仿佛听见了远方的呼唤，
可是周围没有人影，没有声息。
你们把他的躯体托付给
这片慈悲的油黑的土地。
无论是垂柳还是花岗石，
都不能把他的遗骸遮蔽，
只有那海湾上的风
飞来悼念他，失声涕泣……

1958 年夏

科马罗沃

---

[1] 苏联作家米哈依尔·左琴科（1895—1958）。左琴科病逝于谢斯特罗列茨克市疗养所里，安葬在海边附近的墓地。

不必用严酷的命运恐吓我，
也不必提什么北方无边的孤寂。
今天我跟你同享第一个节日，
节日的名字叫——别离。
管它什么月亮不在我们头上彷徨，
什么我们等不到朝霞升起，
今天，我要赠给你一些
世上从未见过的厚礼：
那是我在水中的倒影，
它映在傍晚不眠时刻的小溪；
那是我的目光，它就象
殒落的星辰不能重返天际；
那是讲话的回声，已变得毫无气力，
当初那声音却象盛夏的清新飘逸——
为的是让你能在不颤栗中听到
莫斯科郊外鸦群的流言蜚语，
为的是让十月里的潮湿

胜过五月的抚爱，变得甜蜜……
想念着我吧，我的天使，
哪怕只想到第一场瑞雪纷飞。

1959 年 10 月 15 日

雅罗斯拉夫公路

献给普希金城

皇村庇护的庭荫……

——普希金

一

啊，我心疼！他们把你烧掉……
啊，这重逢，比离别更痛苦！……
这儿曾是喷泉和高深的林荫路，
远处是公园，庞大而古老，
四月里，霉烂和土地的气味，飘及各处，
红霞曾比它本来的颜色更妖娆，
还有初次亲吻的美妙……

1945 年 11 月 8 日

二

这棵柳树的绿叶早在十九世纪已经枯萎，

为的是在诗中让它以百倍的新鲜泛起银辉。
荒芜的玫瑰变成紫红色的野蔷薇，
不过皇村中学的校歌仍然嘹亮优美。
半个世纪过去了……奇妙的命运对我慨慷奖赏，
我在昏厥中忘记了年华的流逝消亡，——
我不会回到那里了！但即使前住忘川，
我也会带走我皇村花园的活的景象。

1957 年 10 月 4 日

莫斯科

短歌四首

一
旅人的歌，或从黑暗中传来的声音

谁怕什么，
谁就会遇到什么，——
什么也不用怕。
这只歌已经唱过，
唱过的又不是这只歌，
那是另一只，
和它相似……
　　　天哪！

1943 年

塔什干

二
多余的歌

恐怖在取乐。风雪在散热。
黑暗走在死亡身边。
我们二人被强行拆散……
难道可以这么做?

倘若你愿意——我可以施法术,
但需要你心地善良:
你可以任选一样,
但不要选这种痛苦。

1959 年 7 月

科马罗沃

三
告别的歌

我没笑,也没有唱,
我整天默默不语,
其实,我只想跟你
从头再一次经历:

那初次无忧的争执，
那充满光明的梦幻，
还有那无声的、冷酷的、
匆忙的最后一顿晚饭。

1959 年

四
最后的一只歌

我在梦幻中，在坟墓的歌唱中
寻找慰藉。
我承受的各种灾难，
超过了我的能力。
幕布没有升起，
轮舞的人影迷离，——
被夺走的人对于我
比任何人都亲昵。
玫瑰的花心
把这一切牢记。
可是昨日的泪水的味道
我无法忘记。

1964 年

诗集上的画像

它不象服丧，也不显得阴沉，
它仿佛是透明的淡淡的轻烟，
新婚后被搁置在一旁的
黑白交织的轻盈的花冠。
它下边是巴黎式光滑的额发，
还有那鹰钩鼻子的侧脸，
还有一只斜长的、绿色的
视觉极其犀利的慧眼。

1958 年

回　声

通往过去的路早已关闭，
重提往事对我有何意义？
过去有什么？——血染的石板，
封死的门壁，
或是那不会消逝的回声，
虽然我那么乞求它不要言语……
如今，这回声也落到了
和我心中珍藏的东西同样的境遇。

1960 年

诗　三　首

一

是时候了，应该把骆驼的嘶鸣遗忘，
还有茹科夫斯基街上那栋白色楼房[①]。
应该，应该去看看桦树和香菌，
还有莫斯科那辽阔的秋天景象。
如今那儿的天空升得高而又高，
万物披着露珠，闪着光，
罗加乔夫公路[②]上还飘散着
年轻的勃洛克蛮吹口哨的声响……

1944—1950 年

二

翻一翻黑色的记忆，

① 从 1941 年 11 月到 1943 年，阿赫马托娃在塔什干时，曾住在茹科夫斯基街上的一栋房子里。
② 从莫斯科通往勃洛克家庄园的必经之路。

你会发现长及肘部的手套，
以及彼得堡的夜色。黄昏时的厢座
散发出窒息而又甜蜜的味道。

还有海湾吹来的风。在那儿
越过长吁短叹的诗行的蹊跷，
勃洛克——时代的悲惨的男高音——
卑睨地对你淡淡地微笑。

1960 年（？）

三

他说得对——又是街灯，药房[1]，
涅瓦河水，万籁俱寂，花岗石墙……
他站在那里，活象本世纪初
树立起来的纪念碑一样。
他向普希金纪念馆[2]
挥动手臂告别辞行，
他疲惫地接受了死亡——

---

[1] 这句话是针对勃洛克的下面一句诗而言："夜。街。路灯。药房。"

[2] 1921 年勃洛克在普希金纪念馆作了最后一次演说：《谈诗人的使命》。

作为不应得的安宁。

1946 年 6 月 7 日

“永志不忘的日子”又临头，
其中没有一天不受诅咒。

但最该诅咒的日子却象霞光腾空……
我知道：心儿不是毫无缘由地跳动——

短暂的嘹亮，海涛袭来的前奏，
心儿灌满了混浊的忧愁。

我对往事，已经划了黑色的十字，
你还希求什么，西南风同志，

菩提树和枫树闯入房屋，
绿色大军嗡嗡喧闹，放肆无度，

大水已经淹没到桥的中央?
一切都和那时一样，和那时一样。

1915 年 6 月 16 日

列宁格勒，喷泉楼

如果天下所有向我乞求过
给予精神支持的人——
所有的呆子和哑子，
被遗弃的妻子和瘸子，
自杀者和流刑犯，——
人人给我寄来一分钱，
我就会如已故库兹明[1]常说的
比埃及所有的人都有钱。
可是他们没有把钱寄给我，
而是分给了我力量，
于是，我变成了天下最有力的人，
所以，这对于我来说并不困难。

1960 年

---

[1] 米·阿·库兹明（1875—1936），苏联诗人。“比埃及所有的人都有钱”一句引自库兹明的诗集《亚历山大之歌》。

悼念诗人

回声象鸟儿似的回答我。

——鲍·帕·[1]

一

人间的绝唱昨天哑然，
树林的交谈者将我们遗弃。
他化为生长麦穗的庄稼，
也许变成了他讴歌过的细雨。
世上所有的花儿全都绽放了，
却迎来了他的死期，
可是一个简称大地的行星，
骤然变得无声无息。

1960年6月11日

莫斯科。鲍特金医院。

[1] 即苏联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

二

缪斯象盲人俄狄浦斯的女儿
把先知引向死亡，
有一棵菩提树发了疯，
在这服丧的五月里鲜花怒放，
花儿恰恰开在这扇窗前，
当年和他我们攀谈过的地方，
他说，他眼前是鹏程万里的崎岖的路，
它的存在全靠上苍。

1960 年 6 月 11 日

莫斯科。鲍特金医院。

皇村礼赞

九〇〇年代

胡同里是木栅栏……
H·T·

一首真正的颂歌
正在低吟成句……且慢，
让我把皇村的遐想
藏进空箱子里面，
那是不祥的首饰盒，
那是柏木制的匣具。
至于那条胡同呀，
已经走到了底。
这儿不是契莫尼克，也不是舒雅——
这儿满城是花园，是亭台楼阁，
可是我要描写你呀，就象
夏加尔[①]描绘故乡威帖布斯克。

---

① 马克·夏加尔（1887—1985），俄籍法国现代派画家。他出生在威帖布斯克市，早期美术作品中经常描绘他的故乡。

当年这儿有枣红骏马驰骋，
路上的行人都战战兢兢，
在铁路铺成之前，
这儿还有一家酒馆相当出名。
路灯照射街景，
光线昏暗不明，
倏忽一闪而过，
是辆皇家车影。
我是那样盼望
雪堆披着淡蓝
和远方的彼得堡
一起展现在眼前。
这儿没有古老的宝藏，
只有木板栅栏，
还有军需仓库，
和车马落脚的大院。
有个年纪轻轻的巫女，
讲话吐字不清，
也不知她是怎样
给过路客人算命。
士兵们在那儿有说有笑，
毫不隐瞒心里的怨言……
一座有条纹的哨舍
飘散出廉价的马合烟。

他们扯着嗓子歌唱，
拿牧师的老婆赌咒，
伏特加酒喝到半夜，
咽下的是整碗的蜜粥。
乌鸦颂扬这幻影的世界，
呱呱呱几声哑叫，
一个高大的胸甲骑兵，
驱策着无座的雪橇。

1961 年 8 月 3 日

科马罗沃

故乡的土

世上不流泪的人中间，
没人比我们更高傲、更纯粹。
1922 年

我们不把它珍藏在香囊里佩带在胸前，
我们也不声嘶力竭地为它编写诗篇，
它不扰乱我们心酸的梦境，
我们也不把它看成天国一般。
我们的心里不把它变成
可买可卖的物件，
我们在它身上患病、吃苦、受难，
也从来不把它挂念。
是啊，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套鞋上的土，
是啊，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牙齿间的沙，
我们踩它、嚼它、践踏它，
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混杂。
可是，当我们躺在它的怀抱里，我们就变成了它，
因此，我们才如此自然地把它称为自己的家。
1961 年

列宁格勒。海港医院

科马罗沃村速写

啊，哭泣的缪斯……

——玛·茨维塔耶娃[①]

……我在这儿放弃了一切，
放弃了人间一切享乐。
只有森林里多节的树桩
成了这儿的灵魂和保卫者。

我们来到人间多少象是过客，
生存——只不过是一种习惯。
我觉得在茫茫的空中仿佛有
两个声音彼此在呼唤。

是两个吗？可是东墙下
在一丛茁壮的马林果中间，
一支深色的鲜嫩的接骨木花探出头来……

[①] 玛西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苏联俄罗斯女诗人。

啊，这是玛丽娜捎来的信件。

1961 年 11 月 19－20 日

海港医院

最后一朵玫瑰

要我和莫罗佐娃[①]一起屈膝下跪，
和希律的继女[②]一同跳舞向人取媚，
从狄多[③]的篝火上化成青烟随风飘飞，
再和贞德[④]一起火化成灰。
主啊！你看，我已经疲于
复活，生存，死亡。
都拿走吧，可是留下这朵红玫瑰，

---

① 费奥多希娅·莫罗佐娃（？ －1672），俄国大贵族夫人，教会分裂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教长阿瓦昆的保护人。她在保罗夫斯克修道院积极从事分裂活动，而被流放。

② 即美女莎乐美。她在宴会上跳舞，希律答应她可以索要任何一件她想要的东西。莎乐美听从母亲的谗言，提出要施洗约翰的头颅。

③ 非洲迦太基女王和建国者。她与特洛伊王埃涅阿斯相爱，二人相处很长时间，当众神命埃涅阿斯返回意大利时，她悲痛欲绝，自焚身亡。

④ 贞德（1412－1431），法国人民女英雄，在百年战争时期领导法国人民与英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由于法国封建主的背叛而被俘，天主教会根据英国的命令裁判贞德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让我再次体味它的芳香。

1962 年 8 月 9 日

科马罗沃

置一切诺言于不顾了，
连我手上的戒指也被摘掉，
他把我彻底丢到了脑后……
你对我不给予丝毫支援。
为什么在这天的夜间
你还让自己的心影来向我问候？
他简直是个妇女，
健美，年轻，满头红发，
他象哭丧婆子号啕大哭，
诱我去巴黎，一味提及罗马……
说什么没有我他再也活不下去：
哪怕是受辱，哪怕是下狱……

我没有他竟活了下来。

1961 年

科马罗沃

虽然不是我的故土，
却让我永远思念，
海水温柔冰凉，
海水淡而不咸。

海底砂粒胜似白粉，
空气醉人宛如酒浆，
松树挺着粉色躯干，
赤身裸体迎接夕阳。

夕阳在太空的气浪中浮动，
它的形象使我着迷，
这是白昼的结束，是世界的末日，
还是我心中又出现了秘密中的秘密。

1964 年



集外篇

选译

阿赫马托娃逝世后，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于1976年出版了女诗人的一本诗集《短诗与长诗》，收入所能搜集到的阿赫马托娃的诗作。其中除按年代排列了前七集诗作外，还有一部分为“主要集子中没有收入的诗”，我们把它作为“集外篇”。在这一部分中，既有早期作品，也有其他时期作品，还有几十首诗是根据诗人的遗稿整理发表的。

那轮狡猾的明月
躲在门外发现，
我怎样用身后的哀荣
跟那天的傍晚兑换。
人们从此会把我忘掉，
柜中的书籍也会腐烂。
不会用阿赫马托娃的名字
命名街道，诵读她的诗篇。

1946年1月27日

我用昂贵的、意外的代价
得知你在等我，没有把我忘记。
说不定你还能找到
我那无名的坟地。

1946 年

喷泉楼

会被人忘记？这可真让我惊奇。
我被人们忘记过一百次。
有一百次我躺进了坟墓，
说不定现在还在那里。
缪斯也曾失明，也曾失聪，
也曾象种籽一般在地里腐烂，
为的是以后能象灰烬中的凤凰，
在蓝色的太空中再度出现。

1957 年 2 月 21 日

列宁格勒

就在今天给我挂个电话吧，
你现在毕竟还生存在某地，
我可成了无亲无故的女人，
听不到任何信息。

1958 年 6 月 9 日

书上题词

所赠之物，皆属于你。

——邵塔·卢斯塔维里[1]

我是在怎样的废墟下讲话，
我是在怎样的塌方中呼号，
仿佛是在臭气冲天的地窖里
在一堆生石灰中燃烧。

冬季我佯装死去，
永远关住了永恒的大门，
可是我的声音总为他人所识，
他们还会对它表示信任。

1959 年 1 月 13 日

列宁格勒

[1] 格鲁吉亚十二世纪伟大诗人。

一年四季

今天我要回到那儿去，
春天曾经到过该地。
我不哀伤，不生气，
只有黑暗和我在一起。
它那么深奥，那么温柔，
它对谁都总是那么亲昵，
它象从枝头飞落的树叶，
象掠过冰层的
风声凄切。

1959 年 10 月 12 日

奥尔登卡

我早已不相信电话了，
也不相信广播、电报。
我对事事都有自己的主见，
也许这要怪我的性格粗暴。
但，我在梦中无所不能，
为此不用飞，不必乘“图”[1]，
以便来到一地就可以
把一地的高度征服。

1959 年 10 月 24 日

列宁格勒，红马队街

---

[1] 指苏联航空设计师图波列夫（1888－1972）设计的超音飞机。

北方哀歌[①]

我献出一切为了把你怀念……

——普希金

一

第一首

历史的序曲

如今我已不在那儿居住……

——普希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月亮

① 根据有关材料可以看出，阿赫马托娃这组《北方哀歌》带有自传性质，本来计划由七首诗组成，即一、历史的序曲（即现在的第一首）；二、一十年代（即现在的第五首，写诗人的儿童与少年时代）；三、皇村（即现在的第六首，写 1912－1914 年）；四、喷泉楼（即现在的第二首，写 1938 年），五与六、战后年代（即现在的第三和第四首）；七、尾声（写 1946 年以后的情景）。诗人生前，发表了四首；死后发表了两首，即本书中的“补充”篇。这组诗是无韵体的。

被钟楼遮掩了将近四分之一。
酒馆的生意兴隆，轻便马车奔驰，
斯莫尔尼宫的下方，兹纳梅尼耶路旁，
在戈罗霍瓦亚街上建起了五层大楼。
到处都是跳舞班，一次又一次调换广告牌，
附近有各种商店："亨莱特"、"巴吉"、"安德列"，
还有"老舒米洛夫"专门出售高贵的寿材。
不过，这座城市变化不大。
有时，它象一幅古老的石版画，
这一点并非我一个人，而且别人也已发现。
不是一流佳作，但相当不错，
大概画于七十年代。

　　尤其是冬天，黎明前，
　　或是黄昏后——大门外，
　　挺拔、笔直的铸造厂大街显得更黑，
　　那时它还没有被现代风格破坏[①]，
　　我家对面是涅克拉索夫、
　　萨尔蒂科夫两家的住宅……如今这两位
　　各有一块纪念牌。啊，倘若他们见到这牌子

[①] 铸造厂大街是彼得堡市区一条主要街道。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大街的单号一边修建了几栋现代派风格的楼房，它们挡住了喷泉楼的背影，也挡住了双号楼的几栋建筑物，其中包括诗人涅克拉索夫和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故居。

　　该有多么伤心！我走了过去。
在老鲁萨[①]一带，运河多美，
小花园里有几座柱脚腐朽的凉亭，
窗户玻璃漆黑，象是窟窿，
我觉得那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好不要窥望，我们走吧。
让每一个地方都展示自己的秘密
不是处处能办得到
（我再也不会到奥坡齐纳亚[②]来了……）。

裙子窸窸窣窣，方格毛毯，
桃木框的镜子，
卡列尼娜式的美，令人赞叹，
我们儿时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
欣赏过的糊墙纸，
至今还装饰着窄窄的走廊，
软椅上仍然铺着原来的绒布……
　　一切都平民化了，就急，随便……
　　父辈与祖辈无法理解。土地已经
　　抵押。而在巴登[③]——轮盘赌。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发生地。
[②]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信教的知识分子朝圣的地方。
[③] 在德国西南部，当时是著名的疗养地，俄国上流社会人物喜欢到那里去赌钱。

那女人有一双透明的眼睛
（那么湛蓝，一看到它们
就不能不想到海水），
她的姓名罕见[1]，她的手臂皙白，
她还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从她那儿接受了这种善良，
如同继承了一笔遗产，——而它
只不过是我苦难生涯中不需要的东西……

国家在发烧，鄂木斯克的囚犯[2]
看穿了一切，对一切都绝望。
瞧，他现在会把一切都搅乱，
然后他在造成的混乱中
象个魂灵腾空而起。子夜钟声。
笔——簌簌写个不停，许多页稿纸上
都带有谢苗诺夫练兵场[3]的味道。

我们准备出生，告别了空无，
准确地计算了时间，

① 指诗人的母亲，她姓高连柯，名叫伊娜·艾拉兹莫芙娜。
② 指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③ 1849 年准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执行死刑的地方。

以便不放过任何一个
未见过的场面。

1940 年 9 月 3 日
列宁格勒
1943 年 10 月
塔什干

二
第二首

这就是它哟——那秋天的景色，
我终生都怕和它相见：
天空——象烈火燃烧的无底洞，
城市的喧嚣——如同冥界传来的声音，
永远是那么陌生，
我一生中心里与之斗争的一切，
仿佛都获得了单独的生命，
变成了这些无窗的墙壁
变成了这座无光的花园……
而在那一刻，我的故居
在我身后，眯缝起眼睛
用那扇让我永远怀念的窗户，
不怀好意地盯着我。

十五年——仿佛是用十五个
花岗岩世纪所封闭，
不过，我自己也象块花岗岩了：
如今，恳求吧，忍受煎熬吧，
自称海下女皇①吧。无所谓了。不必了……
但，我必须说服自己，
这事发生过多起，
而且还不止我一人——别人也有过类似经历，
甚至更凄惨。不是更凄惨，而是更优裕。
我的声音——看来，太可怕了——
从黑暗中传来：
“十五年前，你唱着什么歌儿
欢迎了这一天，你曾祈求苍天、
群星、流水
赞美这隆重的相会，
会晤今天你离开的人……

这就是你的银婚②：
邀请客人来吧，显耀吧，庆祝吧！”

1942 年 3 月

塔什干

① 指莱蒙托夫的诗《海下女皇》。
② 指女诗人与布宁在喷泉楼度过的十五个岁月，1938 年离异。

三
第三首

严酷的时代改变了我，
如同改变了一条河。
更换了我的生活。让生活流入另一条河道，
从另一条河旁流过，
于是我连自己的两岸也不认识了。
啊，我放弃了多少可看的场面，
幕布升起时没有我，
幕布降落时也没有我。我一生中
有多少朋友一次面也没有见过，
有多少城市的轮廓
可以唤出我眼中的泪水，
可是我只知道人间唯一的一座城市，
我即使在梦中用手摸也能把它找到。
无论我写了多少诗歌，
诗中隐秘的合唱在我周围旋转，
也许，有那么一天，
它们会把我扼死……
我知道生活的开端与结尾，
还有结尾后的生活，还有其他——
其他不该回忆的事。

有个女人占据了
我唯一的席位，
她使用我法定的姓名，
只给我留下一个绰号，我用它
做了大概所能做的一切。
我将躺在并非我的墓中，真遗憾。
……
但，如果我能从某地窥视
我今天的生活，
那么我终于会明白什么是嫉妒……

1945 年 9 月 2 日

列宁格勒

四
第四首

回忆有三个时代。
第一个——仿佛是昨天。
回忆的灵魂在幸福的穹窿下漂浮，
回忆的躯身在荫凉处歇息。
笑声还没有停，泪水还在流，
桌子上的墨痕还没有擦掉——
吻，唯一的、告别的、不可忘却的吻，

象留在心上的印迹……
但，这不会持续很久……
头上已经不是穹窿，
而是在一个偏僻的郊区
一个幽静的房子里，
那里冬天寒冷，夏天炎热，
那里有蜘蛛，处处落满灰尘，
热情的书信化成了灰烬，
像片悄悄地在更换，
人们去那里如同去坟地，
回家后，用香皂洗手，
并从困倦的眼皮上抖掉
骤然涌出的泪珠——一声长叹……
时钟嘀嘀嗒嗒，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天，
天空呈现出玫瑰色，
城市的名称也在变换，
种种重大事件的见证人不存在了，
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以一起回忆。
我们已经不再召唤影子，
它们慢慢离开了我们，
它们万一回来，我们会感到恐怖。
有一天，我们醒来，会发现自己
甚至忘记了通往那幽静房屋的路，
羞愧与悔恨使我们透不过气来，

我们向那儿跑，可是（如同梦中一样）
那儿的一切：人、物、墙壁，都变了，
谁也不认识我们——我们是陌生人。
我们走错了人家……我的上帝！
最悲痛的时刻来临：
我们认识到，往事无法
装纳在我们生活限度之内，
往事就象隔壁的邻居
我们谁也不认识谁，
死去的人，我们可能不认识，
可是上帝让我们离开的人——
他们离开了我们，生活得蛮好——
甚至越来越美满……

1995 年 2 月 5 日

列宁格勒

〔补充〕

（五）
（关于一十年代）

根本没有玫瑰色的童年……
没有雀斑、没有小熊玩具、没有鬈发，
没有慈祥的姑姑、可怕的叔叔，

在小河碎石中间也没有朋友。
从小我就觉得我是
某人的梦，某人的呓语，
或者是某人镜中的身影，
没有名字，没有血肉，
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已经晓得了我应当
犯的种种罪行。
于是我，象月夜狂迈动脚步，
踏入人生，使人生为之一怔：
它在我面前变成草原一片，
成了当年珀耳塞福涅[①]在这儿散步的地方，
两扇大门突然在我这个无亲无故、
笨手笨脚的人的面前敞开，
人们从门里走了出来，口中喊道：
“她来了，她一个人来了！”
我惊奇地望着他们，
心里想：“他们疯了！”
他们越是赞美我，
我就越觉得在世界上生活可怕，
我就越想从梦中苏醒过来，
我知道，象我这样的人，

[①] 希腊神话中冥界女王，司谷物生长和土地丰收的女神。

在牢房里，在坟墓中，
在疯人院里，在一切
应当觉醒的地方，
哭上一百次，——
可是却长期忍受着幸福的煎熬。

1955 年 7 月 4 日

莫斯科

六

在那栋楼房里居住太可怕，
无论是壁炉里太古时代的光亮，
无论是我婴儿的小小摇篮，
无论是我俩年轻时
满脑子的设想……
都不能减少这种恐惧。
我终于学会对它进行嘲弄，
每次我都剩下一口酒，
一小块面包，留给那个
深夜里象狗一样搔门的家伙，
或者扒着低低的窗户往里窥视的人，
而我们那时，闭口不语，尽量不理
镜子后边发生的事，

是谁的沉重的脚步在黑暗中
踩得楼梯吱吱哀叫，
如同苦苦地在乞求怜悯。
你当时在奇怪的微笑，说：
“他们沿着楼梯抬走了什么人？”

如今你到了无所不知的地方，告诉我：
这栋楼房里，除了你和我，当时还有过什么？

1921 年

皇村

剧本《序幕》选段[①]

（一）

她说：

世界上大概没有比我
更无处可去、无家可归的人。
对于你来说，我象是透过冥府微光
传来的琵琶的弦音。
你，进入我最后一个梦，
你将学会克制自己的斗争。
再次诅咒吱吱响的水井吧，

[①] 阿赫马托娃 1943 至 1944 年在塔什干时着手写剧本《序幕》，但没有完成。1944 年回到列宁格勒时，她把原稿全部销毁。到了六十年代，她又想恢复此作，于是把记得的部分写了出来，题为《序幕，我梦中的梦》。剧本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和第三部分可能是散文体对话。现在发表的是该剧第二部分的遗稿，是女主人公（诗人兼演员）与“来自未来的客人”的对话，他们二人都沉于梦中，倾诉心中爱慕之情。

还有松树的细语，乌鸦的黑色啼鸣，
还有我踏过的土地，
还有我窗上的黄色星星。
我那时的模样和我后来的形影，
以及我当时对你讲过的话，
说什么我似乎梦见了你的情景。
而我从你诅咒时的呼吸中
听到了别的语声：
虽然拥抱是那么紧牢、那么醉人，
却象刚刚冒芽的草儿那么柔情。

（二）

他说：

你即使比天使漂亮三倍，
你即使是河畔柳树的亲生姊妹，
我也要用自己的歌声致你于死地，
还不让你的血浸染土地尘灰。
我不会再看你一眼，不再爱你，
我也不会用自己的手把你触摸，
但我要用你那不可思议的呻吟，
最后解除我的干渴。
在我之前世上还有一个女人漫游，

她比冰还冷，比火还热，
她至今还停留在太空中，——
请你把我从她身上解脱。

（三）

远方的声音：

你用抚爱恐吓人，你用苦求折磨人，
你进屋时不敲门。
和你在一起时，事事都是享受乐趣，
甚至离别也顺心。
让红色的泡沫在不祥的命运里
泛滥奔腾，
甚至背叛对你来说，也象是
海誓山盟……
背叛那领略过死后生活中
恐惧与荣誉的女人……
现在提及你的名字——如同宣告
死的来临。

（四）

盲人的短歌：

不要自己拉着自己的手……
不要拖着自己往河的对岸走……
不要用指头把自己指……
不要给自己编造故事……
你走啊，走啊——一定会跌跤。

〔补充〕

（五）

第一个人：

我们领略了被禁止的知识的意义，
于是，在意识的无底深渊中，越是清晰
越感到大厦的可惧，
最后的时刻已经露出端倪……

第二个人：

远方的雷声隆隆……
而它，我们称之为音乐，
因为没有更好的名称，
它，是否能把我们拯救？

1946 年

（六）

他说：

由于我和你一起承担了
太古时代的黑暗，
今后无论你作谁的妻子
我们都会继续（我现在不必隐瞒）
我们罪孽的姻缘。
过去，你瞒我，我瞒你，
瞒自己，瞒上帝，瞒到底，
牢记但丁的狱层的地点，
如同桂冠的胜利花环。

1963 年

大地茫茫路漫漫[1]

乘坐雪橇驰去，
大地茫茫路漫漫……
——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教子篇

一

我脚下如子弹横飞，
推开年轮，
每到正月和六月
便到那里去访问……
没人听见我的呼叫，
没人看见我的伤痕，
我被他们召回家去，
我，是个吉捷日女人[2]。

---

[1] 作者把这篇作品视为“小型叙事诗”。诗中提及的历史事件说明旧的欧洲在两个世纪交界处的各种危机，是革命前的征兆。

[2] 指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吉捷日市的女人。鞑靼人摧毁了很多城镇，唯独吉捷日市保存了下来，因为传说它沉入斯维

成千上万的白桦树
在身后把我紧追，
严寒的冷流浮动，
如同一堵玻璃墙壁。
过去那儿是大火的遗址，
如今剩下烧焦的仓库。
“同志，这是通行证，
让我回去……”
战士不慌不忙地
移开了手中的刺刀。
眼前出现了
炎热的小岛！
满地红土，
满园苹果……
海蓝色的天空，
夕阳如火。
一条小路抖抖瑟瑟
向上爬去，很陡，
我在这儿应当
和某人握握手……

托亚尔湖底，未遭破坏。十月革命前，该湖成了信徒们朝拜的圣地。

可是我不愿意倾听
手摇风琴沙哑的哀吟，
那个吉捷日女人听到的
也不是这阵敲钟的声音。

二

到处是战壕、战壕——
在此地简直会迷路！
年迈的欧罗巴
只剩下一团破布[1]，
大火焚烧一座座城市，
处处笼罩着团团烟雾……
克里米亚群山峻岭[2]
黑黑一片，形影模糊。
我率领一群
哭丧的婆妇。
啊，这是寂静的地带的
蓝色的衣服！……
我困惑地伫立在
死了的海蜇前；

[1] 指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景。
[2] 阿赫马托娃于 1916 年底，最后一次访问了克里米亚。

我在此地遇见了缪斯，
向她表白了誓言。
可是她不相信我，
高声嬉笑：“是你？”
四月渗透出芳香
一滴随着一滴。
眼前就是
崇高的光荣，
可是有个狡黠的声音
对我敲响了警钟。
“你还会重返此地，
而且不止一次，
你还会撞上
坚硬的金刚石。
你最好是绕道过去，
若不，掉头往回转，
不管是诅咒，是颂扬，
都要返回父辈的家园。”

三

傍晚时分，
浓雾缭绕。

让霍夫曼[①]陪我
走到胡同的拐角。
他知道，窒息的叫声
是何等的低沉，
也知道胡同里冒出来的
是什么人的替身。
总是那一个人的可怕身影，
让我反反复复把他梦到，
二十五年来，一直如此，
这可不是玩笑。
“那么说，往右拐?
就在这儿，在拐角?
谢谢!”那儿有栋小屋，
还有水沟一条。
我不知道，月亮
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它顺着软梯
爬下来了，
它围着遗弃的房子
安安静静地转了一遭，
夜，站在圆桌前，
天，即将破晓，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中现实生活往往和幻想结合在一起。

满地破碎的镜片，
夜对着碎片细瞧，
一个被杀害的人
在黑暗的乱堆中睡觉。

四

苍天传来
最纯真的音律，
仿佛是饱尝了
分离的甜蜜。
熟悉的楼房
从死亡中窥望——
将来的会晤
会更加悲伤，
它胜于我当年
遇见的所有勾当……
让我回来吧，
去接受新的伤亡。

五

稠李花悄悄地开过了，
宛如一场梦。

“对马岛[1]呀!”电话里
传来了讲话声。
快呀，快——
时日已不久长:
“瓦良格”[2]和“高丽人”[3]
开往东方……
旧的伤痛在那儿
象燕子在飞翔……
再远一些，是黑黝黝的
沙勃罗里要塞[4]
它象上一世纪
被摧毁的墓穴，
有一个老汉
又瞎，又聋，又瘸。
几个布尔[5]人，

---

[1] 1905 年俄国海军舰队在对马岛遭到日本海军毁灭性的打击。

[2] 俄国巡洋舰名。1904 年日俄战争时期，力量悬殊，俄国海军为了不使此舰沦入日方，自己将它击沉。

[3] 俄国炮舰名。1904 年日俄战争中被日本海军击沉。

[4] 暗示德莱福斯案件。1894 年法国反动军人故意诬告法国军官犹太人德莱福斯（1859－1935）犯间谍罪。在进步舆论压力下，德莱福斯得以赦免。当时反对德莱福斯的人聚集在巴黎市沙勃罗里街的一栋楼房里，故名之为“沙勃罗里要塞”。

[5] 1899－1903 年英国布尔发生战争。当时布尔人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

威严而忧郁，
持枪守卫它。
“回去，回去!!”

六

我久久地期待
伟大冬天的到来，
我接待了它，象接受
白色的苦行戒律。
我悄悄地坐上
轻便的雪橇……
吉捷日人啊，天黑前
我会回到你们身边。
古老的驿站后面
只有一条通道……
无论是兄弟，是邻女，
还是第一个未婚夫——
如今都不会
跟着吉捷日女人走了，
只有松柏的树枝，
还有充满阳光的诗篇，
它被乞丐所遗弃
又被我拾来……

请把我安葬在
最后一处住所。

1940 年 3 月 10－12 日

喷泉楼

1913年的彼得堡[1]

城关[2]外，手摇风琴哀唤，
马路上，痰痕点点斑斑，
有人在要熊，茨冈女人舞姿翩跹。
小汽轮开往伤心港[3]，
汽笛声撕裂心肠，
它的回声响在涅瓦河上。
黑色的风里有仇有怨，
看来，从这儿到燃烧的火原[4]，
路程已经不远。
到了这儿，我的预言哑然，
到了这儿，怪事更为明显，
咱们走吧，没有工夫了——我没有时间。

1961年

[1] 这是一首未能写进《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的短诗。
[2] 指彼得堡的涅瓦城门。
[3] 在现在的罗莫诺索夫瓷器工厂附近。
[4] 涅瓦城门外的一片空地，过去那里堆积垃圾，老彼得堡的犯罪分子常常在那里出没。

二人的目光就这么下望，
鲜花抛在床上，
我们最终也不知道
应当如何称呼对方。
我们最终也不敢
把彼此的姓名称呼，
仿佛在童话中路的终点前
放慢了脚步。

1965 年 2 月

莫斯科

散　　文

阿赫马托娃的散　文

选　译
四　篇



阿赫马托娃生前写了为数不多的散文、随笔。

这里翻译的四篇，有对本国诗人的论述，有对外国画家的回忆，别具特色。

《话说普希金》最初发表于 1962 年。她写出沙皇、上流社会对伟大诗人的诋毁、陷害，而诗人，“他战胜了时间，也战胜了空间”，人工树立起来的纪念碑永远代替不了人民心中的丰碑。

《他无所不能》发表于 1964 年，写的是莱蒙托夫。寥寥几百个字，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才华，跃然纸上。莱蒙托夫只活了二十七岁，在那满是荆棘的十三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在各种体裁文学作品中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并留下永不磨

灭的痕迹。

《忆勃洛克》一文，是阿赫马托娃1965年10月12日对电视观众发表的一篇讲话。勃洛克是她的同时代人，比她大九岁，他的诗歌对同时代人影响很大。作者对勃洛克非常崇敬，但文中没有炫耀夸张之词。朴素的文笔反衬出作者的功力与生活的多采。

《阿美德·莫迪利阿尼》一文写于1958－1964年。莫迪利阿尼（1884－1920）是现代意大利著名的画家。他二十二岁时从故乡里富纳到了巴黎，一心钻研绘画。他在穷愁潦倒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死后他的绘画才还渐得到高度评价。

阿赫马托娃的回忆录主要写他们两人成名前，在巴黎相会的片断，勾画出一位未来的美术大师早期的思想与生活的某些画面。

阿赫马托娃的文学造诣很深，文字考究，文章朴实无华，言简意赅，从每句话中都可以听出未尽之言，难能可贵。作者不喜欢把问题说透，而总是留有余地，尊重读者，给读者以思想驰骋的空间，让读者凭借自己的修养与知识，去思考，去遐想。

这四篇散文译自阿赫马托娃《诗与散文》一书，1976年列宁格勒出版社出版。

话说普希金

我的老前辈谢高列夫[①]在其论述普希金决斗与死的著作中，以这样的想法结束了全书：为什么上流社会、上流社会的代表们对这位诗人恨之入骨，并把他从自己的社会里驱赶出去，如同扬弃一具异族尸体。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把这个问题的内情翻腾出来，并大声说明，不是他们如何处置了他，而是他如何处置了他们。

浩如烟海的污秽，变节，谎言，朋友的冷漠，波列蒂克和非波列蒂克之流[②]，斯特罗加诺夫全家的亲属[③]，把丹特士[④]的勾当说成是une affaire de régiment

---

① 谢高列夫（1877—1931），俄国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著有《普希金决斗与死》一书。

② 伊达丽娅·波列蒂克，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一个女阴谋家，陷害普希金的主谋之一。

③ 斯特罗加诺夫，沙皇的宠臣，他与普希金的妻子冈察洛娃家有亲属关系。他百般袒护荷兰公使格克伦与他的义子丹特士。

④ 乔治·丹特士，法国人，男爵，法国波旁王朝的党羽之一。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之后，去俄国，任近卫骑兵团军官。他在决斗中杀害了普希金。

（维护团的荣誉问题）的近卫骑兵白痴们的愚蠢，涅谢里罗德[①]等人钩心斗角的沙龙，自命为秘密顾问，即国务委员，又不羞于派遣秘密警察跟踪这位天才诗人的那群无孔不入的朝廷显贵，——都已成为往事，在这之后，再看一看这座装腔作势、没有心肝（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②]称之为“猪猡式的”）、不学无术的彼得堡，它居然成了如此一个见证者：噩耗一经传开，便有千千万万的人奔向诗人的寓所，他们和整个俄罗斯永远留在那里了，这种情景，该是何等地壮观，何等地瑰丽。

奄奄一息的普希金说：“Il faut que j'arrange ma maison”[③]。

两天以后，他的家便成了他祖国的一块圣地，世界再没有见过比这更充实、更光辉的胜利了。

整个这一时代（当然，不是没有经过霹雳之震）一点一滴地被称为普希金时代了。所有大家闺秀、宫廷女官、沙龙主妇、善骑的贵夫人、朝廷的成员们、高官显贵、将军与非将军们，渐渐地都把自己标榜为普希金的同时代人，后来，他们在普希金著作的卡片中和人名索引中还占了一席之地（写上编造的生卒年

[①] 涅谢里罗德（1780—1862），尼古拉一世政府中的外交大臣。此处指他的夫人，普希金最凶狠的仇人。

[②] 即普希金（1799—1837）。

[③] 此句为法文，即“我应当整顿一下我的家”。

月日)。

他战胜了时间，也战胜了空间。

大家都说：普希金时代，普希金的彼得堡。这与文学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宫廷大厅里，即他们翩翩起舞和对诗人造谣诬蔑的场所，如今挂上了诗人的肖像，珍藏着诗人的书籍，而他们那些可怜的影子已从那里永远地被驱走了。人们每每提到他们那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公馆时，就说：普希金曾经到过此地，或者说：普希金未曾来过此地。人们对其他事，一概不感兴趣。尼古拉·帕甫洛维奇皇帝陛下身穿雪白的鹿皮裤子，耀武扬威，他的画像悬挂在普希金博物馆的墙壁上；如今，如果在手稿上、日记里、书信中发现有神秘的“普希金”字样，它就会价值连城，而使他们最害怕的，莫过于听到诗人的如此诗句：

> 不会让你们出来为我负责，
> 你们暂且可以安稳地睡眠。
> 老实说，力量在于你们的子孙后代
> 将代替我诅咒你们一万年。

有人以为用人工树立起来的几十座纪念碑可以代替那一座非人手创造的aere perennius[1]纪念碑，真是痴心妄想。

---

[1] 拉丁文：“比铜更长久”。

他无所不能

这是个奇特的、谜一般的人物——皇村近卫军骠骑兵，家住克尔平街，每次去彼得堡总是骑马前往，因为他的外祖母认为铁路[1]不安全，他却不认为前沿阵地有危险。顺便提一下，陆军中尉莱蒙托夫正是因为在前沿阵地上表现骁勇而被通令嘉奖。皇村诸多公园以及公园中拉斯特列里[2]、卡麦隆[3]设计的宫殿，还有仿哥特式的建筑物，他视而不见，却发现了“夜雾中闪烁着嶙峋的石路”。他对彼得高府[4]名扬四海的喷泉不屑一顾，却望着马尔吉兹水塘沉吟：“孤独的帆儿泛着白光……”

---

[1] 1837 年从彼得堡到皇村铺修了俄国第一条铁路。

[2] 拉斯特列里（1700－1771），俄国建筑师，俄国巴罗柯建筑样式的代表人物。彼得堡和皇村有很多按他设计建造的宫殿，如冬宫、斯摩尔尼宫等。

[3] 卡麦隆（1730－1812），苏格兰人，1779 年成为俄国沙皇政府的御用建筑师。他是俄国古典主义建筑样式的代表人物，皇村很多著名建筑物都是他设计的。

[4] 原是彼得一世的离宫，距首都彼得格勒 29 公里。那里有驰名于世的宫园喷泉。

说不定有很多故事他没有听完，但却牢牢地记住了“水仙女在蓝色的河上歌唱，心中充满茫然的忧伤……”

他的诗模仿过普希金，模仿过拜伦，突然间他写作时再不模仿任何人了，但是整整一个世纪大家都愿意模仿他。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是模仿不了的，因为他掌握了一种本领，这种本领被演员们称为“弦外之音”。语言——从不堪入耳的顺口溜到祷文——都听从他的调遣，如同蛇听从弄蛇者的指挥一般。他关于爱恋的话语，世上任何诗歌也不能与之媲美。

它是如此出乎意外，如此朴实无华，又如此深沉莫测：

有的语言，其含意
或模糊，或渺小，
但谛听它的倾述
你不能不心跳。

倘若他只写了这么一首诗，已足以堪称为伟大诗人了。

我且不谈他的散文。在散文方面，他远远走在自己之前，前进了一百年，每篇作品都粉碎了所谓散文仅为成年人所能及的神话。甚至连戏剧这种被视为抒情大诗人也望洋兴叹的体裁，在他也无所不能。

……如今，不只是他的坟墓，甚至他牺牲的地方也充满了对他的怀念。他的灵魂似乎萦回在高加索的上空，与另一位伟大诗人的灵魂在呼应：

普希金的流放从此地起始，
莱蒙托夫的流放在此地告终……

忆勃洛克

1913 年秋，在彼得堡一家饭店里为前来俄国访问的维尔哈伦[①]举行欢迎会。同一天，别斯图热夫学校[②]也举办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内部晚会（只限本校学员参加的晚会）。晚会的筹备人员中有位妇女，想到把我也请去。我本应向维尔哈伦致欢迎词，我对他怀有温柔的爱慕，不是因为他那轰动的大都市主义，而是因为一首小诗《在天边的一座木桥上》。

不知为什么，彼得堡的饭店里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总给我一种追悼会的感觉，燕尾服，上等香槟酒，讲得拙劣的法语，还有祝酒词——鉴于此，我决定参加女学员的集会。

这个晚会的几位妇女赞助者，也到场了。她们为

[①] 维尔哈伦（1855－1916），比利时著名现代派诗人，同时也写戏剧与文艺评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近代都市生活，所以被称为大都市的歌手。

[②] 别斯图热夫学校 1878 年建立于彼得堡，是高等女子学府。当时因别斯图热夫－廖明教授任校长，故得此名。

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而终生进行着斗争。其中有一位是女作家，阿丽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泰尔柯娃—维尔盖斯卡娅。我小的时候，她就认识我，我发言之后，她说："瞧，阿涅奇卡[①]已经为自己争来了平等的权利。"

我在演员化妆室里遇见了勃洛克。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去参加维尔哈伦的欢迎会。诗人以感人的直率回答道："因为那儿有人会要求我发言，而我不会讲法语。"

一位女学员拿着名单来到我们面前，通知我在勃洛克之后朗诵。我哀求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在您之后，我朗诵不了。"他的回答，带有责备："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咱们并非高音歌唱家。"当时他已经是俄国最著名的诗人了。而我，那两年里也经常在"诗人车间"[②]、"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③]和在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的"塔"[④]里朗诵自己的诗篇，可是在这儿，情况完全不同了。

---

① 即安娜的爱称。

② 一个文学团体，成立于1911年，为首者是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

③ "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有维·伊凡诺夫、安年斯基等人。

④ 指彼得堡象征派诗人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的寓所。当时每星期三在那里举行文学家集会。

如果说大舞台能够掩饰一个人，那么小平台就会把他无情地暴露于众。小平台活象个断头台。那天，也许是我初次有了这种感受。对于站在小平台上的人来说，场内的人仿佛是一个千头怪物。观众很难控制。在这方面，左琴科是个天才。帕斯捷尔纳克在小平台上也蛮随便。

谁也不认识我，所以当我出场时，便有人在喊：“这是谁？”

勃洛克建议我朗诵《我们在这儿是群游手好闲之辈……》我拒绝说：“每当我读到‘我穿上了窄筒裙’时——大家就哄笑。”他回答说：“每当我读到‘酒鬼们瞪着兔子一般的眼睛’时——他们也哄笑。”

好象不是在那儿，而是在另外一个文学晚会上，勃洛克听完伊戈尔·谢维梁宁[1]朗诵之后，回到演员化妆室，说：“他的嗓门油渍渍的，跟律师的一样。”

1913 年年底的一个礼拜天，我带着他的诗集去看他，请他签名留念。他在每一本书上都简简单单地写道：“赠阿赫马托娃——勃洛克”。有一本是《美女诗集》[2]。而在第三本上，诗人写了一首情诗献给我：《有人会告诉你：美丽是多么可怕……》。诗中说我

---

[1] 谢维梁宁（1887－1941），俄罗斯诗人。

[2] 《美女诗集》是勃洛克的处女作，写于 1903 年，诗中充满了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色彩，使他在当时名声大振。

披着西班牙披巾，而我从来没有那种披巾。当时勃洛克对卡门着了迷，所以把我也西班牙化了。老实说，我的发髻上从来也没有戴过红蔷薇。这首诗是用西班牙抒情诗体写成的，并非出于偶然。1921 年春，我们在话剧大剧场的后台最后一次会晤时，勃洛克走到我面前问道:“那条西班牙披巾呢? ”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 * *

我到勃洛克家只去过一次，在那唯一的一次访问时，我顺便提到诗人别涅吉克特·里夫什茨抱怨说:“只是因为有他（指勃洛克）的存在，所以才妨碍了他写诗。”勃洛克没有笑，而是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这我懂。列夫·托尔斯泰也妨碍我写作。”

1914 年夏，我到达尔尼茨去探望妈妈，该地离基辅不远。七月初，路经莫斯科，回斯列坡涅沃村我的家。在莫斯科时，我赶上了第一辆邮车就上去了。我在平台上吸烟。火车进了某一站，车停了，月台上空空荡荡，有人把装信的口袋扔了下去。突然，勃洛克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不胜惊讶。我喊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回头看了看。因为他不仅是位伟大诗人，而且是个善于委婉提出问题的能手。他问道:“您跟谁同行? ”我只来得及回答一句:“一个人。”火车开了。

五十一年后的今天，我翻开勃洛克的《笔记本》[1]，我在1914年7月9日这一天读到："我陪母亲到波得松涅奇纳去看一看疗养院。魔鬼在捉弄我。安娜·阿赫马托娃在邮车上。"

勃洛克在另一处说我和戴里马丝以及库兹敏娜－卡拉瓦耶娃用电话把他折磨苦了。这事，我可以提供一点证据。

我给勃洛克挂过电话，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有个习惯，他往往把心中想的事说出声来，那天他以特有的直爽问道："您给我来电话，大概因为阿丽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泰尔柯娃把我说您的话，都告诉了您？"好奇心快把我憋死了，于是我在阿丽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接见来访者的一天，去看望她。我问她，勃洛克都说了些什么。我怎么央求，她也不肯讲："阿涅奇卡，我从来不把这位客人议论别人的话传给那个人。"

勃洛克的《笔记本》使人零星地有所得，它把模糊不清的往事从忘却的深渊中挖掘出来，并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我又想起了那座木结构的伊萨克桥。桥梁燃着熊熊火焰向涅瓦河口飘去。我和我的同行者惊诧地望着那不曾见过的场面，勃洛克作了记载，这一

---

[1] 《笔记本》是1965年根据勃洛克的生前笔记编印的一本书，其中记载了1901－1920年的事。

天是 1916 年 7 月 11 日。

革命以后（1919 年 1 月 21 日）我在戏剧食堂里又碰见了勃洛克，他脸色憔悴，瞪着一对发疯了似的眼睛。他对我说："大家在这儿见面，仿佛已经到了那个世界。"

大战初期（1914 年 8 月 5 日）我们三个人（勃洛克、古米廖夫[①]和我）在皇村火车站吃饭（古米廖夫已经穿上了军装）。勃洛克当时走访军人家属，给人帮助。当只剩下我们二人时，柯里亚[②]说："难道把他也派到前线上去？这等于把夜莺扔到油里去炸。"

二十五年过去了，还是在那座话剧大剧院里举行勃洛克纪念会（1946 年），我朗诵了一首刚刚写成的诗：

他说得对——又是街灯，药房，
涅瓦河水，万籁俱寂，花岗石墙……
他站在那里，活象本世纪初
树立起来的纪念碑一样。
他向普希金纪念馆
挥动手臂告别辞行，
他疲惫地接受了死亡——
作为不应得的安宁。

---

① 古米廖夫是阿赫马托娃的丈夫。
② 柯里亚是尼古拉的爱称，即古米廖夫。

阿美德·莫迪利阿尼

我非常相信别人的话，他们把他描绘得并不象我所熟悉的样子，这里有些原因。第一，我只晓得他本质的（即闪光的）某一个方面，因为我是外来人，是个二十岁的外国妇女，我本身可能也不太为他人所理解；其次，当我和他于 1911 年相会时，我发现，在他身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变得阴郁而消瘦了。

1910 年，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只有几次。可是那年冬天，他却不断地给我写信[1]。但他没有告诉我他在写诗。

根据我现在的理解，我当时使他最感惊奇的是，我喜欢猜测他人的思想，窥察别人的梦境，以及其他等等琐事，而了解我的人，对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他口中振振有词地说："On communique"[2]。他常讲的话是："Il n''y a que vous pour realize r

---

[1] 我还记得他信中的几句话。其中有一句："Vous êtes en moi comme une hantise"。（法文，"您让我着了迷"。）——原注

[2] 法文："噢，传递信息。"

cela”[1]。

我们俩大概都不理解一个实际问题：当时发生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两人的生命的前奏，一个是他那极短的，和另一个是我这极长的生命的前奏。艺术的呼吸还没有吹燃起火花，还没有改造这两个人的生存，那应该是一个明媚的、轻快的、拂晓的时刻。而未来，在它跨过门槛之前，大家都晓得，早已把自己的影子投射进来。它敲着窗户，藏在路灯后边，它横穿梦幻，并用波德莱尔笔下的可怕的巴黎吓唬人，而这个巴黎就在身旁。莫迪利阿尼的一切神圣奇妙的东西，当时只是隔着一层迷雾在闪烁放光。他与世上任何人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不知为什么，他说话的声音却永远留在我记忆之中。我认识他时，他穷得象个乞丐，我不晓得他靠什么维持生活。当时他作为一名画家，连成名的迹象也没有。

那时（1911 年）他住在Impasse Falguière[2]。他很穷，所以我们逛卢森堡公园时，一向是坐在长凳上，而不是坐在需要付费的椅子上。他并不抱怨这种极端的困境，也不抱怨别人如此不赏识他。只有一次，在1911 年，他说：前一年冬天他是那么困难，以至不能去思忖他最珍爱的事。

---

[1] 法文：“噢，这只有您才做得出来。”
[2] 法文：法尔吉埃死胡同。

我觉得他被孤独紧紧地捆住。我不记得他在卢森堡公园或在拉丁区跟什么人点头打过招呼，而住在那一带的人彼此都多多少少相识。我没有听见他提及过一个熟人、一个朋友或一个画家的名字。我也没有听见他讲过一个笑话。我从未见过他酒醉，也没有闻到他身上有酒味。看来，他喝酒是后来的事，但那时他讲话时已提到过印度大麻素[1]。那时他没有明确的生活伴侣。他从不讲述前一次的恋爱经历（可惜，大家都喜欢讲）。他跟我也不谈世间俗事。他彬彬有礼，这并非家教的结果，而是他崇高的精神的流露。

当时他从事雕塑。他在画室外的小天井里工作。空荡荡的死胡同里可以听见他敲打锤子的声响。他画室的墙壁上挂满肖像画，其长度是意想不到的（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些画是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板上）。我没有见过那些画的复制品，不知原作是否保存下来了。他把自己的一座雕塑称之为lachose[2]，1911 年大概在“Indépendants”[3]展出过。他邀我去看看这件展品，但在展览会上他却没有走近我，因为

[1] 从印度大麻的胶质中提取的麻醉物质，可以制药，亦可作为毒品吸用。

[2] 法文：意为“东西”。

[3] 法文：“独立展览会”，这是一个由青年美术家组成的团体举办的展览会。

我当时不是独自一人，是和朋友们在一起。后来当我遭到重大损失时，他送给我的这件展品的照片也遗失了。

那个时期，莫迪利阿尼的脑子里装满了埃及。他带我到卢浮宫去参观埃及部分，并一再表示：其余（tout le reste）展品都不屑一顾。他在我的头上画上了埃及女皇和舞女的头饰，使人觉得他完全为埃及伟大艺术所征服。显然，埃及是他最新的追求。过了不久，他变得如此独具一格，以至欣赏他的画时，再不愿意追念其它了。如今，莫迪利阿尼的那个时期被大家称做période nègre[①]。

他说过："Les bijoux doivent être sàuvages"[②]（指我的非洲串珠项链），并为我画佩戴项链的肖像。他月夜领我去参观le vieux Paris derriére le panthéon[③]。他非常熟悉这座城市，可是，有一次我们还是迷了路。他说："J'ai oublié qu'i1 y a 1'i1 eau milieu"[④]。是他使我看见了真正的巴黎。

关于米洛斯岛上的维纳斯，他说，值得雕塑与作画的体型匀称的妇女，一旦穿上衣服便显得笨拙不

[①] 法文：黑人时期。
[②] 法文："珍宝应当带有野性。"
[③] 法文：先贤祠后边的老巴黎。
[④] 法文："我忘记中间有一个岛。"作者指圣路易岛。

堪。

细雨纷飞（巴黎多雨），莫迪利阿尼撑着一把又大又旧的黑伞上街。有时，我们撑着这把伞，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夏季的雨水暖洋洋的，le vieux palais à l’Italienne[①]在附近昏昏欲睡。我们二人异口同声地背诵我们记得牢牢的魏尔伦[②]的诗句。我们喜出望外，因为我们记住的是同一些作品。

我看过一本美国出版的传记，书中说，似乎是贝阿特丽丝·黑[③]对莫迪利阿尼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正是这个女人曾把他叫做“perle et pourceau”[④]。我可以证明，而且我认为有必要证明，阿美德早在与贝阿特丽丝·黑相识之前，也就是在 1910 年，已经是具有高度修养的人了。一个把伟大的画家叫做猪崽的贵妇人，未必对某人能起开导作用。

---

① 法文：“一座意大利式的古老宫殿”，指卢森堡宫，这座宫殿是建筑师杰勃罗斯奉国王亨利四世的遗孀马利亚·麦基奇之命在 1615－1621 年建成的。

② 魏尔伦（1844－1896），法国高蹈派诗人。

③ “黑”是特朗斯瓦里马戏团的一名女骑手（参见《巴黎艺术》杂志 1920 年第 6 期第 1－2 页古劳梅的文章）。书中的潜意大概如下：“从省城来的犹太孩子，怎能受到多方面的深厚的教养？”——原注

④ 法文：“既是珍珠，又是猪崽。”作者引的贝阿特丽丝·黑斯廷格（即“黑”）的这句话，摘自里坡希兹的著作《阿美德·莫迪利阿尼》结尾一章，巴黎，1954 年版。

比我们年长的人把魏尔伦和簇拥着他的一大批景仰者走过的卢森堡公园的林荫路指给我们看；他就是沿着那条路“从自己的咖啡馆”，即他每天高谈阔论的地方，走向“自己的饭店”去用餐的。但是，1911年沿着这条林荫路走的不是魏尔伦，而是一个高个子先生，他身穿无可非议的常礼服，头戴大礼帽，胸佩荣誉团的绶带，——周围的人悄悄地说：“亨利·德·雷尼埃[1]！”

这个名字对我们两人来说，一点也不响亮。莫迪利阿尼（如同其他有教养的巴黎人一样）根本不想听到阿那托尔·法朗士的名字。他晓得我也不喜欢此人，便感到高兴。魏尔伦在卢森堡公园只作为一座纪念像存在着，这座纪念像是在那一年落成的。关于雨果嘛，莫迪利阿尼简单地说了一句：“Mais Hugo n'est déclamatoire?”[2]

*　　　　*　　　　*

有一天，我和莫迪利阿尼大概没能约好时间，所以我去找他时，他不在家。我决心等他一会儿。我手中有一捧红色的玫瑰花。画室的大门锁着，门上的那扇窗户却开着。我闲得无事可干，便把鲜花一枝枝抛

---

[1] 雷尼埃（1864—1936），法国诗人。

[2] 法文：“雨果——可以朗诵吗？”

进画室。不等莫迪利阿尼归来，我便走了。

当我们见面时，他表示万分惊讶：房间上着锁，钥匙还在他那里，我竟怎样进了他的屋。我把经过说了一遍。“不可能，花儿摆得那么美……”

莫迪利阿尼喜欢彻夜在巴黎游逛。当街道陷入沉睡的寂静时，我常常听到他的脚步声，于是我便走近窗台，透过百叶窗，望着他在我窗下缓缓漫步的身影……

当时的巴黎，到了二十年代初便得名“vieux Paris”[①]或“Paris avant guerre”[②]了。出租马车比比皆是。车夫有自己的小酒馆，叫做“Au rendez-vous des cochers”[③]，我青年时期的同代人当时还活在人间，但，过了不久，他们便在马恩河上和凡尔登城下阵亡了。所有左派美术家，除莫迪利阿尼之外，都得到了公认。毕加索当时的名气和现在一样的大，不过那时都说：“毕加索和勃拉克[④]。”那时，伊达·鲁宾什坦[⑤]扮演山鲁佐德，嘉季列夫[⑥]的ballets russes[⑦]（斯特拉文斯基、尼仁斯基、

---

① 法文：“老巴黎”。

② 法文：“战前的巴黎”。

③ 法文：“马车夫聚会地”。

④ 勃拉克（1882—1963），法国现代派画家。

⑤ 鲁宾什坦（1885—1960），俄国女演员。

⑥ 嘉季列夫（1872—1929），俄国戏剧活动家。

⑦ 法文：俄罗斯芭蕾舞。

帕甫洛娃、卡尔沙文娜、巴克斯特[1]）的美的传统正在形成之中。

如今，我们晓得斯特拉文斯基的命运也没有停滞在 1910 年；他的创作成了二十世纪精神的最高的音乐表现。当时我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1910 年 6 月 20 日《火鸟》上演了。1911 年 6 月 13 日弗金[2]在嘉季列夫剧团排演了《傀儡》。

那时，在巴黎闹区铺修新的林荫大道（Raspail[3]林荫大道）的工程尚未最后完工（左拉对此有过描述）。爱迪生的朋友韦尔纳在Taverne de Panthéon[4]指给我两张桌子看，说："这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呆的地方，布尔什维克们在这儿，孟什维克们在那儿。"妇女们的穿戴兴趣经常变换，忽儿穿上裙裤（Jupes-culottes），忽儿又几乎是包住大腿的裙子（Jupes-entravées[5]。诗——无人问津，诗集只因印有名声大小不等的美术家的装饰画才有人购买。我那时已明白：巴黎美术吃掉了法国诗歌。

---

[1]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俄罗斯作曲家；巴克斯特（1866－1924），俄罗斯舞台美术家；其余几人均为当时享誉舞坛的俄罗斯演员。

[2] 弗金（1880－1942），俄罗斯芭蕾舞演员。

[3] 法文：街名，音译为拉斯帕伊。

[4] 法文：先贤祠餐厅。

[5] 法文：窄裙。

雷涅·吉尔在提倡“科学诗”，而他的所谓门徒们则是极不乐意地去拜访他们的这位道长。

天主教堂把贞德变成了圣人。

Et Jehanne，la bonne Lorr ine，

Qu’Anglois brulèrentà Róuen[①]……

当我看见这位新的女圣者的一尊尊雕像时，不由得想起了一部万古流芳的叙事诗的这两行诗句。这些制造得趣味低劣的小雕像，已开始在经营教堂用具的店铺中出售。

*　　　*　　　*

莫迪利阿尼听不懂我的诗，感到十分遗憾。他猜想诗中一定隐藏着某些神奇内容，其实那些诗仅仅是怯懦的初试（例如 1911 年在《阿波罗》杂志上发表的诗）。对于《阿波罗》上刊载的美术作品（艺术世界社的画），莫迪利阿尼公开予以嘲笑。

莫迪利阿尼在一个丑陋不堪的人的身上发现了美，而且极力坚持这种看法，这事使我感到意外。我当时产生了个想法：他对一切事物的观察，大概与我们大不相同。

---

① 古法文：“出生在洛林的善良的贞德，被英国人烧死在鲁昂”。这是法国诗人弗朗索瓦·维庸（1431－1463 以后）的叙事诗《关于往昔的贵妇人》中的两句。

总而言之，巴黎称之为时髦的东西，以各种华丽的词藻打扮的东西，莫迪利阿尼都嗤之以鼻。

他画我的时候不是写生，而是关在自己的家中画，然后把这些画赠给我。一共给了我十六幅。他要求我把这些画嵌上镜框，挂在我的房间里。革命的头几年，这些画在皇村的家中被毁掉了。残存的一幅，与其它十几幅相比，最不能预见到他后来画的“人体画”……

我们在一块儿谈得最多的是诗。我们两人知道很多法国人的诗：魏尔伦、拉弗格[①]、马拉美[②]、波德莱尔等人的作品。

他从未给我读过但丁。可能因为我当时还不懂意大利文。

有一次，他说：”J’ai oublié de vous dire que je suis juif。”[③]他说他是里富纳人——同时说他二十四岁，其实他已经二十六了。

他说，他对航空员（现在称为飞行员）颇感兴趣，可是当他和其中的一人相识之后，便大失所望：原来他们只不过是一般的运动员。(他期待的是什么呢？)

---

① 拉弗格（1860－1887），法国象征派诗人。
② 马拉美（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
③ 法文：“我忘记告诉您，我是犹太人。”

那时，早年的轻便飞机，大家都晓得，形状类似书架，它在满身铁锈、有些曲线的艾菲尔塔——我同龄（1889）的产物——上空盘旋。

我觉得这座铁塔象一个巨大的灯台，被一个巨人遗忘在小人国的首府里了。这种说法已经近似格列佛[①]了。

*　　　　*　　　　*

……不久前占了上风的立体派，这时到处显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可是莫迪利阿尼对它始终感到格格不入。

马尔克 ·沙加[②]已经把自己神奇的维杰布斯克带到巴黎来了。另一个无名小辈，还没有上升为明星的查理 · 卓别林，那时正在巴黎林荫路上徘徊（当时电影被称之为“伟大的哑巴”，它出色地保持着沉默）。

*　　　　*　　　　*

---

① 格列佛是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他周游过小人国和大人国等虚构国度，并有一些离奇的遭遇。

② 沙加（1887－？），俄裔法国现代派美术家，出生在维杰布斯克（白俄罗斯境内）。他曾把表现家乡的美术作品带到巴黎去展出。

“而在遥远的北方”……在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符鲁别里[①]、薇拉·柯米萨尔热夫斯卡娅[②]相继与世长辞。象征派宣布自己处于危机状态。亚历山大·勃洛克却预言道：

呵，孩子们，如果你们知道
来日的寒冷与黑暗……

如今，撑着二十世纪的三条巨鲸——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卡夫卡——当时还没有作为神话存在，那时他们和一般人一样地生活着。

* * *

后来，我深信这样一个人一定应当闪闪发光，便向从巴黎来的人打听有关莫迪利阿尼的下落，回答都雷同：我们不知道，没有听说过[③]。

只有一次，当我和尼·斯·古米廖夫最后一次一起去别日茨克看望儿子（1918 年 5 月），我提起莫迪利阿尼的名字时，古米廖夫说他是个“酗酒的怪物”，

---

① 符鲁别里（1856－1910），俄国著名画家。

② 柯米萨尔热夫斯卡娅（1864－1910），俄国著名话剧女演员。

③ 在巴黎和意大利画家 S（索菲奇）相好的 A·艾克斯太尔不晓得他，Б·安列坡（著名的镶嵌美术家）不晓得他，那几年(1914－1915)为我画像的纳·阿里特曼也不晓得他。——原注

或类似什么。他说，在巴黎时，他们之间发生过一次冲突，因为古米廖夫在一伙人中间用俄语讲话，莫迪利阿尼提出抗议。那时，他们两人大约都只剩下三年的活头了……

莫迪利阿尼瞧不起旅行者。他认为游山玩水是对真实行动的冒名顶替。他的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Les chants de Maldoror»[1]；那是一种绝版书。他曾经讲过他是怎样到俄罗斯教堂去参加复活节晨祷的，他想看看捧十字架圣像的宗教行列，因为他喜欢富丽堂皇的场面。他还和一位“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估计是大使馆的人）相互亲吻三次[2]。莫迪利阿尼大概没有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可是后来却听到了很多有关他的事……

*　　　　*　　　　*

新经济政策初期，我还是当时的作家协会理事会的理事。我们平时都在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吉洪诺夫的办公室里开会（列宁格勒市莫赫街 36 号，世界文学出版社）。那时，又开始了和国外的通信联系，吉洪诺夫收到许许多多外国书刊。有人（开会时）

---

[1] 法文：《马里多罗拉之歌》。

[2] 东正教徒在复活节那一天见面时互吻三次以示祝贺。

递给我一本法国美术杂志。我打开一看，莫迪利阿尼的像片……小小的十字架……类似讣告的长文章；我从这篇文章中得知他是二十世纪的伟大画家（记得文中把他与波提切利[①]相提并论），并说英文和意大利文都已出版了有关他的专著。后来，在三十年代，爱伦堡给我讲了很多有关他的事情。爱伦堡在诗集《前夜集》中还发表了一首献给他的诗。爱伦堡和他在巴黎相识，是在我之后。我在卡尔柯[②]写的《从蒙马尔特到拉丁区》一书中也读到了有关莫迪利阿尼的情况。在这部趣味低下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把他和于特里奥[③]联在一起。我可以肯定，这一篇有关莫迪利阿尼在 1910－1911 年间生活的大杂烩式的描绘，根本不象他。至于作者所采用的手法，正是一般被禁止使用的。

不久以前，莫迪利阿尼又成了法国一部相当庸俗的影片《蒙巴那斯街 19 号》[④]的主人公。这事令人痛心之至！

保尔肖沃，1958－莫斯科，1964。

---

① 波提切利（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

② 弗朗西斯·卡尔柯（1886－1958），法国作家。

③ 莫里斯·于特里奥（1883－1955），法国风景画家。

④ 《蒙巴那斯街 19 号》，法国影片，1958 年开始公演。脚本由欧菲里斯与安利·冉逊根据米沙里的长篇小说《蒙巴那斯人》改编；导演扎克·盖列尔；杰拉·菲利普扮演阿美德·莫迪利阿尼。

附　　录

安娜·阿赫马托娃

科·楚科夫斯基[①]

一

1912 年我就认识了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马托娃。那是在一次文学晚会上，她丈夫、青年诗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把我引见给她。她身材苗条，姿态娉婷，羞羞答答，象个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她一步也不肯离开自己的丈夫，而他哪，当时，第一次介绍时就把她称为自己的学生。

那时她刚刚发表诗作，一片非同凡响的、意想不到的、热烈的颂扬声……过了两三年，在她的目光里、

---

① 科·伊·楚科夫斯基（1882—1969），苏联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家、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他自学成材，在苏联读者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

楚科夫斯基享年八十有七，直到生命垂危时，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晚年，他写了不少记述文学同行的文章。《安娜·阿赫马托娃》就是其中的一篇，见地新颖，立论大胆。他用优美的散文将珍贵的史料和对作品的评述糅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风格，深得广大苏联读者的喜爱。

丰采中、待人上都出现了她个性中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雍容华贵。不是狂妄自大，不是傲慢不逊，不是目空一切，而是雍容华贵：走路象“皇后一般”，迈着壮丽持重的步伐。她对自己、对自己所承担的崇高的作家使命，表现出一种坚定不移的感情。

阿赫马托娃一年比一年显得更为雍容华贵。她并不是故作姿态，这在她身上是自然的表现。我们相识半个世纪，可是我从来不记得她脸上有过一丝一毫哀求的、谄媚的、渺小的或可怜的微笑。只要看到她，就不能不想起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来：

俄罗斯农村有这样的妇女：
表情庄重安详，
动作潇洒有力，
走路、目光如同女皇。

任何一位与她素不相识的人见到她时，都会感觉到此人有一种“镇静的威严”感，甚至排队买煤油、买面包时，甚至在火车上，在硬席车厢里，甚至在塔什干的电车上，也不例外。人们对她总是表示格外的尊敬，虽然她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相待，很随便，很友好。

她的性格中还有另外一种出色的特点。她毫无私有观念。她不喜欢什物，也不收藏什物。她能够轻松愉快地摆脱任何一件物品。她象果戈里、柯里兹和她

的朋友曼德尔施塔姆一样，是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她极不重视财物，她善于放弃它，如释重负。即便在她的青年时代，在她那短暂的“富贵”岁月里，她家中也没有庞大的衣橱和五屉柜，有时连个写字台也没有。

她住得很不安逸，我不记得她生活中哪个时期，周围的摆设可以称之为令人感到舒适。

“摆设”、“舒适”、“安逸”这些字眼儿本身就与她水火不相容——既和她的生活不相容，也和她创作的诗歌不相容。阿赫马托娃在生活中、在诗歌中都象个无家可归的人。

不过，她非常珍惜美的东西，并精通美的内涵。在她俭朴的日常生活中，时而出现各种古老烛台、东方锦缎、木刻画、古圣像等等，但过不了几个星期，这些东西又都不见了。她身边长期保留的唯一的“用具”，是她的一口破旧的小皮箱。小皮箱摆在墙角处，随时可以拿走，里面装满笔记本、诗抄和诗稿——往往是没头没尾的草稿。不管她到何处去——沃罗涅日、塔什干、柯马罗沃、莫斯科，这口皮箱从来没有离开过她。

甚至连书籍，她看过之后，也分赠给别人，只留下最珍爱的几本。伴随她的有普希金、圣经、但丁、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外出时常常带上他们的作品，或是这位的，或是那位的。其他书籍，在她手上逗留一段时间，便消逝了。

总之，她天生是个行踪无定的女人。晚年，每当她到莫斯科来时，或寄宿此家，或下榻他户，来到哪个朋友家里，就住在哪个朋友家里。

世界上大概没有比我
更无处可去、无家可归的人……

她关于自己的这两句描写，真是惟妙惟肖。

她的亲朋好友都晓得，只要赠给她一件东西，比方说，华丽的披肩，那么过不了一两天，这块华丽的披肩就装饰了他人的肩膀。

她总是把东西转赠给别人，而这些东西往往又是她本人所需要的。记得那是在 1920 年，彼得格勒大闹饥荒。有一天，外地一位友人给她送来一个又大又好看的罐头筒，筒里满满地盛着英国大名鼎鼎的涅斯特列工厂生产的超营养的、超维生素的“面粉”。这种浓缩食品，只消用沸水冲一小茶勺，就可以成为我们饥肠辘辘的肚子意想不到的丰盛午餐。那一筒东西似乎比钻石还值钱。我们实在羡慕这个无价之宝的所有者。

天晚了。客人们聊够了，开始各自回家。我有点事，耽搁了稍许，踏上昏暗的楼梯时，比别人晚些。突然——我怎能忘记她那富有女性美的手臂的命令式的急促动作？——她追着我跑了出来，走到平台上，用一般说“再见”时的那种最平常的声音说道：

“这个给……您的女儿……穆罗奇卡……”

她说着，涅斯特列工厂出产的珍贵产品便落在我的手中了。

我一再说：“看您！我绝不能要！……我怎么能接受呢，我永远不能这么做……”也无济于事。门板砰的一声在我面前关上了，不管我几次按铃，也没人来开门。

这一类事情，我还记得不少。

有一次在塔什干（疏散时），某人送给她一些珍贵的砂糖。

她热情地感谢那位送糖的人，但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刚刚离去，邻居一个五岁的小女儿跑进屋来，于是她就把全部礼物都送给小姑娘了。

“现在（即战时）让我一个人吃糖，”她解释道，“那我可真是疯了……”

莫斯科有一位女作家，她现在还住在那里，十年以前，她没有资金维持生活，以便完成自己的一部艰巨的著作。这部著作她已经写了多年了。当时，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刚刚熬过长期缺钱的日子，可能因为译作终于得到一笔数目不大的稿费。她用这笔稿费买了一架打字机，作为礼物送给那位女作家，她想让那位女作家弄到一些辅助收入，以便完成自己的著作。

安娜·阿赫马托娃在《历史的序曲》一诗中，回

忆自己过世的母亲时，有几行诗说的岂不正是她那颗不寻常的善心：

那女人有一双透明的眼睛
…………
她的姓名罕见，她的手臂皙白，
她还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从她那儿接受了这种善良，
如同继承了一笔遗产，——而它
只不过是我苦难生涯中不需要的东西。

博览群书，也是她个性中同样突出的一个特点。在当代诗人中，她是读书最多的一位。但，让她花费好多时间去阅读报刊评论员和批评家所大吹大擂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时髦作品，她可受不了。

普希金的作品，她全部可以背诵下来——她是那么仔细地、长期地、敏锐地研究了他和有关他的一切文献，致使她在研究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的学术领域里，有所发现，而且意义不小。普希金作为师长与友人——在血缘方面跟她是亲近的。

她在一篇关于普希金的文章中，写过这么几个字："我的老前辈谢高列夫"。许多人对这几个字有点儿纳闷。谢高列夫不是诗人，但他是最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是研究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专家，是专门研究普希金的学者。如果她写道："我的老前辈丘特

切夫”，那就似乎合情合理。然而，当时很少人晓得她的老前辈中不仅有抒情诗人，也有我国的学者。巴维尔·叶里谢耶维奇·谢高列夫极其佩服她的知识，有时跟她谈论普希金和他的同时代人，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她象个专业历史学家那样研究了俄罗斯历史，所以当她，比方说，谈起阿瓦库莫的原型，近卫兵[①]的妻子们，谈起十二月党人中的某一位，谈起涅谢里罗德或列昂蒂·杜别利特[②]时，仿佛她认识他们本人，并象是在回忆亲近的熟人。这一点，她使我想起尤利·特尼扬诺夫[③]和塔尔列[④]院士，她酷似这两个人。

二

当她的头几本诗集——《黄昏》、《念珠》、《群飞的白鸟》——刚刚问世时，我就试图弄清楚她抒情的本源何在。原来，她在文学界名声大震时，她那年轻

[①] 指16－17世纪俄国皇家的近卫兵。
[②] 杜别利特（1792－1862），俄国将军，宪兵队参谋部主任。
[③] 特尼扬诺夫（1894－1943），苏联作家、文学史家，著有论述诗歌语言等方面的专著、长篇小说及其他。
[④] 塔尔列（1875－1955），苏联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著有《拿破仑传》等书。

的诗歌所探索的主题是贫穷、孤苦和流浪。她最喜爱运用的形容语是贫穷、可怜和乞丐。

她的抒情主人公对情人说的话就是如此：

何必还来敲叩贫穷罪女的门？

她的诗歌的典型句子是：

菩提树象无衣蔽体的乞丐。

象个黑色的女丐
在流浪……

请你为乞丐，为丧失的一切，
为我的活的灵魂祈祷……

让我怎样把贫困的灵魂
献给你这位富有者？

甚至她青年时代写的诗中所提到的种种物品，也令人感到可怜：

微微扭曲的可怜的桥……

特维尔省贫瘠的土地

“磨损的地毯”，“倾圮的井台”，“穿破了的鞋”，“褪了色的旗”，“破碎了的、倒在地上的雕像”——

这些话和她的创作息息相通。

她甚至把自己的缪斯也描写得十分可怜：

缪斯围着一条破褴头巾
拖着长声阴郁地吟唱。

我在 1920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她是这么讲的："她是描写孤儿与寡妇生活的诗人。她的抒情诗是从不存在的感情中、从别离的感情中、从丧失的感情中汲取营养的。丧失了歌喉的夜莺，使它无法歌唱；被情人抛弃的女舞蹈家；失去了儿子的妇女；死去了灰眼睛国王的女人；死去了王子的女人——

我的王子今天死去了，
他永远不会再来接我……

还有那个女人，诗中是这样写的：'你再也收不到他的信了'；还有那个女人，怎么也找不到那栋宝贵的白楼，虽然她到处寻找，而且她知道，这栋白楼就在附近，——这是一颗颗孤寂的心灵，它们丧失了最心爱的一切。阿赫马托娃爱上了这些孤寂的心灵，她如同自己的丧失一样喜欢抒发他们那孤寂的丧失，正是由于这些孤寂的丧失使她创作出最动人的歌曲：

又少了一个希望，
又会增加一支歌曲。

她写的这些歌曲题名就是:《傍晚离别之歌》、《吟唱最后一次会晤》、《歌唱离别之苦》。”

孤苦伶仃，软弱无力，丧失家园，失去情侣，失去缪斯（《缪斯走了，踏着……》）——这是阿赫马托娃的灵感的源泉。各种孤寂的痛苦中，她特别同情没有指望的爱所带来的痛苦。我爱别人，可是别人不爱我；别人爱我，可是我不爱别人，——这就是她经常描写的主题。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一个人是她的对手。她有一种极大的本领，让自己感受不为对方所爱的人的滋味、讨人厌的滋味、被抛弃的女人的滋味。她的《念珠》集中头几首诗就倾诉了这种难忍的痛苦。

她以一个不为他人所爱的女人的名义说了话，从而创作了一系列受尽折磨的、被单相思弄得心神不宁的、悲痛欲绝的女人形象。这些女人有的“象掉了魂似的游荡”，有的痛苦得病倒，有的上吊身亡，有的投水自尽。有时，她们象诅咒仇人、诅咒害人精似的诅咒情人：

你卑鄙，你狠毒……

啊，该死的人儿，你是多么漂亮。……

你是使我害病的罪人……

可是她们爱惜自己的痛苦，陶醉于其中，并象珍藏瑰

宝似地把它藏在心里，并虔诚地为它祝福。

当年我说她是位倾诉乌有、离别、丧失之情的诗人时，并没有预见到这个主题会在她后来的诗集中被生活证明属实。她那悲惨的经历，在她后期的抒情诗中不可能不有所反映。如果继《群飞的白鸟》集之后，她在组诗里不写出辛酸的祝酒词，那就奇怪了：

为破碎的家园，
为自己命运的多难，
…………
我把这杯酒喝干——

“永志不忘的日子”又临头，
其中没有一天不受诅咒。

仿佛为了证实她的抒情诗的确是以乌有、离别、丧失之情为营养，所以到了晚年，她在自己的诗的词汇中引入了这一类反义词，如“未寄”、“不遇”。1963年她写了一首诗，题名就是《长诗未投寄时有感》，而“不遇”则成了她五十年代抒情诗的主题。她那时的笔记本中出现了一些以未实现的行动、未有的物件为内容的诗：

庆祝神秘的不遇，
显得多么空洞孤单，

没有声的字，
没有发的言，
没有交流的目光，
不知去向的视线。

会晤没有实现，要说的话——没有说，要发的言——没有发，于是阿赫马托娃怀着辛酸的欢乐庆祝了这个没有举行成的节日：

没有发的言
我不再重复，
种下一棵野蔷薇
纪念没有实现的会晤。

然后再次强调：

我把最后一次
跟你的不遇的纪念
带到此地。

再翻过两页之后：

比这更加无望的离别难以想象，
还不如当时就遭到枪的一击……
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
忍受过比我们更久的分离。

这时，不能不想起她青年时代的诗句：

……会晤未能实现，

花束在我的胸前颤栗。

她很多诗里都有“不曾”和“没有”的字样：“没有吻过的嘴唇”，“不光彩的荣誉”。

她的长诗《一九一三年》也充满了这种没有实现、没有获得、有所缺少的感人激情：

拼木的地板闪着光

传来了没有的人的脚步声……

…………

所有的镜子里都映照出

这个没有出现的人的身影，

他也没能走进这个大厅。

在大量带有“不曾”和“没有”字样的诗中，为数不多的表现欢乐的“是”的诗，就显得格外醒目。在那遥远的年代，她是多么善于用自己的欢乐来感染我们啊：

天一亮我就醒来，
欣喜之情充溢胸怀，
坐在船舱中依窗望外，
一片碧波在眼前展开，
有时，天阴，到甲板上去，
身上紧裹着毛茸茸皮衣，
倾听机器隆隆喘息，

脑子无所思虑，
这时，我预感到
就要见到他——我心中的星，
这时，咸的水珠，咸的海风，
使我变得一刻比一刻更年轻。

当你翻阅阿赫马托娃的书时，在那满纸离别、孤寂、无家可归的悲痛的诗中，时而会读到另外一类诗。这类诗使我们相信这位在生活中、在诗歌中“无家可归、行踪无定的女人”，也有一个大写的家字。这个“家”，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她的可靠的和获生的避难所。

这个家就是国家，就是祖国的土地。她自幼就把自己全部最纯洁的感情献给这个家了，当这个家遭到法西斯分子野蛮袭击时，这种感情表现得尤为充分。报刊上开始发表她的诗，那威严的诗句，与人民的勇敢、与人民的忿怒，完全协调一致。她的声音，从隐秘的、有时甚至是依稀可闻的细语，变成了洪亮的、有力的、威严的怒吼，这是满身淌着鲜血但不可战胜的人民的怒吼。

我们面对儿女，面对祖坟宣誓:
谁也不能迫使我们投降……

我们的时钟宣告英雄时代已经开始，

英雄气概再也不会离开我们身边……

列宁格勒人重又集结队伍冒着硝烟前进——
为了争取光荣，没有死者——死人和活人同行。

让妇女们把从千万次死亡中拯救的儿童高高
　举起……

我读过几篇评述阿赫马托娃的文章，有的说她诗中这种为俄罗斯土地而痛苦而喜悦的表现是突如其来的，是意料之外的，仅仅是在最后一次战争中产生的。这，当然不对。《群飞的白鸟》集写于帝国主义相互屠杀的年代（1914－1917），她吐露了同样的感情：战争一开始，她就怀着同情之心，把她在民间听到的话记录下来：

我国的土地不能任敌人分割，
不能任他们践踏取乐；
圣母用雪白的布
蒙在巨大的悲痛上边。

她早年的组诗中，有一首最富有激情之作，她在那首诗中说，她准备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全部献出来，准备忍受命运的任何打击：

但愿黑暗的俄罗斯上空的

乌云变成彩霞辉煌照耀。

三

阿赫马托娃的抒情诗，几乎篇篇都有情节。诗中很少抽象的话。她除了具有音乐才能和抒情才能之外，还有叙事者和小说家的罕见的才能。她的诗，不仅仅是歌，往往还是一篇小说，小说的情节复杂，内容充实，寥寥几笔，即可勾勒出情节的一角，使我们长记不忘。关于被情人抛弃了的踩绳索的女演员，关于投入冰冻的池塘自尽的女人，关于绝望的爱情导致自杀的大学生，关于被出售刀鱼的女售货员爱上的渔夫，——这都是变成歌曲的小说。

她的创作有物体感——上上下下装满了物品。这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物品——不是寓喻，也不是象征，如：裙子、袖笼、帽子上的翎毛、伞、井、风车。这些司空见惯的平凡的物品在她的诗中成了使人不能忘怀的东西，因为她使这些物品服从她的抒情需要。谁能不记得那只有名的手套，当那位被遗弃的女人离开抛弃她的人时她在阿赫马托娃的诗中说道：

我的脚步仍然轻盈，
可是胸房在绝望中变得冰凉，
我竟把左手的手套

戴在右边的手上。

阿赫马托娃的描绘中，有很多建筑物与雕像，相当精彩。与其说她在歌唱，不如说她在从事建筑。她与建筑物与雕像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诗中，忽而是“皇村雕像”，忽而是“斯摩尔尼教堂的穹窿”，忽而又是涅瓦河畔的圆柱，一个个出现在我们面前，——阿赫马托娃诗中这些大理石的、青铜的和石头的形象，几乎比花草树木还多。她在自己的艺苑中也是位建筑师。她的许多诗——不是歌，而是建筑物。总之，大量可摸可见的物，使阿赫马托娃的抒情诗区别于象征主义者巴乌特鲁塞蒂斯、巴尔蒙特、希比乌斯这些抽象派诗人的寓意抒情。他们都迷恋于模糊不清的、摇摆不定的朦胧性。如果把他们的诗和阿赫马托娃的诗摆在一起，那么他们的诗往往使人感觉到象是代数的方程式，象某种抽象范畴事物的一览表。而阿赫马托娃诗中抽象的东西也有质感和物感：

那个题目对我来说，
如同搬运灵柩时
被人踩在地上的菊花。

阿赫马托娃身上有一种东西超越了她的才华。这就是决不动摇的苦修者的情趣。阿赫马托娃写作时，十分慎重，而且不轻易动笔。她不慌不忙地推敲每一

个字，追求一种不平凡的平凡，这一点只有大师们才能做到。许多诗人跟她一比，就显得是一些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当时我很少见到哪个写诗的人，能在结构方面胜过她。她的诗出色地解决了熔叙事与抒情于一炉的这最艰巨的任务。

最初，她的节奏呼吸十分短促，只够用两行。后来，她完全掌握了它。起先，她的诗多少有些类似镶嵌画，仿佛是几块东西拼凑在一起的。过了一段时间，这种现象也被她克服了。如今，她的名字成了我们语言学中最珍贵的名字之一。如果我们没有安娜·阿赫马托娃，我们会贫乏得多。

她的诗中处处都可以感受到普希金的无形存在。每行诗，她都经过精雕细刻，千锤百炼，达到一劳永逸的程度。一点儿含糊不清的、苍白无力的东西也没有。字字重千斤："……疖疖疤疤的枞树干上是蚂蚁群的公路"。处处都表现出这种追求绝对完整的、古典的形式。

她的思维清晰、准确，我甚至可以称它具有几何体的精确性。当她在诗中分析某一种有几个发展阶段的现象时，比如，北方的秋天，便显得尤为鲜明。她在每年的秋季里看到的不是一种秋天，而是三种秋天。她在这一大段时间内看到表现造化的三个阶段。依照她的观察，每个阶段都有许多严谨的标志，她把这些标志清清楚楚地再现在诗中。

第一个阶段——九月的早期：

第一个——象过节那样零乱，
仿佛有意让昨天的夏日为难，
树叶纷飞，象撕碎的纸片，
轻烟飘香，沁人心田，
处处湿润、明朗、色彩斑斓。

白桦树第一个翩翩起舞，
披上透笼的装束，
隔着篱笆向芳邻挥洒
转眼即逝的泪珠。

然而这节日的欢腾，时间拖得并不长，这是“第一个秋天”呈现出来的明朗、耀眼、斑斓的色彩。

故事刚刚开始，如此这般，
只过了一分、一秒，第二个秋天就已出现，
它象良心一般冷淡，
它象空中的雾霭一般阴暗。

顿时，万籁仿佛变得苍白衰老，
夏日的安逸也被洗劫一空，
远方行军中的金色铜号声
飘扬在芳香的雾中……

这“第二个”秋天也结束了，为时极短，冷雾笼罩了周围所有村庄：

高高的苍穹看不见了，
到处弥漫着寒冷的气浪，
冷风袭来，大地袒露胸膛，
于是，人人明白了，悲剧即将结束，
这不是第三个秋天，而是死亡。

她的头脑这种敏锐的分析能力，也表现在对各个不同的阶段的思索上。怀念心爱的亡者，往往就会出现这种不同的阶段。

安娜·阿赫马托娃说：

回忆有三个时代，……

她用准确生动的线条勾画出每个时代来。第一个时代是这样的：

笑声还没有停，泪水还在流，
桌子上的墨迹还没有擦掉——
吻，唯一的、告别的、不可忘却的吻，
象留在心上的印迹……

阿赫马托娃以同样的感人肺腑的诗句描绘了回忆中的第二个“时代”，然后便转入第三个悲惨的时

代：

最悲痛的时刻来临：
我们认识到，往事无法
装纳在我们生活的限度之内，
往事就象隔壁的邻居
我们谁也不认识谁，
死去的人，我们可能不认识，
可是上帝让我们离开的人——
他们离开了我们，生活得蛮好——
甚至越来越美满……

阿赫马托娃有种习惯，执拗地深入观察当前生活现象，她把这种现象中的某些时机写入象数学一般精确的诗中。她的这种习惯逐年加剧。

因此，到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她的书中一个新的、时刻不肯离开她的主题，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就十分自然了。这个主题就是对俄罗斯历史中各个时代、对各个时代的流逝性和永恒性的运动进行的深入思考。她思考时，头脑工作得准确而精细。这颗头脑对世界上的任何现象都习惯于通过形象的、具体的再现加以接受。这颗头脑促使她独辟艰难的体裁——历史抒情诗。

阿赫马托娃年事越高，越想创作历史画，历史画变为热情奔放的抒情诗。这种追求，在她的巨作——

《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表现得尤为全面和富有立体感，为此，她如醉如痴地付出了她生命的最后的二十五个年头（1940—1965）。

四

隐隐约约觉得：世纪在身旁踱步。
——安娜·阿赫马托娃

安娜·阿赫马托娃是位历史画大师。这个定义有些不寻常，与对她的技巧习惯的评价距离极大。有关她的文献，已经浩如烟海，在成本的著作中，在论文和评述中，可能一次也没有这种提法。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定义是正确的。这是她晚期创作的核心。阿赫马托娃几乎总是把人物、物品、事件置于某一历史背景中，离开这个背景，她就想象不出它们的存在。是否因此，她诗中“岁月”、“时代”、“世纪”这些字眼儿就显得那么有容量、有分量。

银色的月亮明亮地
在银色的世纪上飘浮。

是否因此，她开始对表明时间的数字，怀有那么

强烈的偏好。她把自己的一个女主人公称作“一十年代的库伦比娜”，关于另外一个女人，她说是“一三年的美女”。《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第一部，她称之为《一九一三年》。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题为《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一三年》。关于彼得堡的诗:《一九一三年的彼得堡》。

对于她的诗作来说，最典型的句子是:

我从四〇年
如同从塔上观察一切。

另一些诗中，日期更为确切:

我觉得那象是一九四四年，
可能是六月的第一天……

任何一位有真正历史感的作家，对各个时代的相互关系总会有活的感受。由此而产生了阿赫马托娃的预言性的诗句:

如同未来在过去中成熟，
过去在未来中腐烂。

对于她来说，这不单纯是警句而是真理，她把这个真理体现在有感知的活的形象中了。

她把一首描写七十年代的诗，索性题名为《历史的序曲》。她在这首诗中第一次充分显示出她创作历

史画的才能。这首诗记述了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末所发生的重大事变之前的遥遥过去的历史序曲。诗中说明了一些重大事变出现的必然性。对于阿赫马托娃来说，它们的联系是因果关系。

那首诗并不长，只有五十几行，可是诗中密密麻麻地容纳了那么多那个时代的各种生活实物，诗中有那么多极其琐碎的东西，每个字，用果戈里的话来说，都有无限的空间，以至当你读到诗的最后一行时，觉得如同读了厚厚一卷书。

我们知道：七十年代——资本主义自发地侵入半封建的俄罗斯，投机倒把猖獗，交易所巧取豪夺，银行巨头和铁路大王高利盘剥，他们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所有这一切，以及其它种种现象，都在《历史的序曲》的言简意赅的诗句中得到了反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月亮
被钟楼掩遮了将近四分之一。
酒馆的生意兴隆，轻便马车奔驰，
斯莫尔尼宫的下方，兹纳梅尼耶路旁，
在戈罗霍瓦亚街上建起了五层大楼。
到处都是跳舞班，一次又一次调换广告牌，
附近有各种商店：“亨莱特”、“巴吉”、“安
　德烈”，
还有“老舒米洛夫”专门出售高贵的寿材。

所有这一切，甚至老舒米洛夫制造的豪华的棺材，也为暴发户们的需要服务。而贵族日趋绝种，逐渐萎谢：

土地已经

抵押。而在巴登——轮盘赌。

阿赫马托娃如果从外部细节的总体上看不出那个时代来，那她就不配称为艺术家了：

裙子窸窸窣窣，方格毛毯，
桃木框的镜子，
卡列尼娜式的美，令人赞叹，
我们儿时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
欣赏过的糊墙纸，
至今还装饰着窄窄的走廊，
软椅上仍然铺着原来的绒布……
…………
我们准备出生……

我也命定在那个时候——或许稍晚几年，——“出生”。我可以作证，《历史的序曲》是以极大的准确性把那个时代的色调和时代的味道都反映出来了。

七十年代的陈设摆饰，我还记得一清二楚。软椅用紫红色的长毛绒作面，有的用嫩绿色——那就更为俗气了。每把软椅上都有一堆缨穗，仿佛专门留作积

储尘埃用的。门窗的帷幛上也有这种缨縌。

那时的镜子，的确用棕色桃木作框，框上刻满各种华丽的图案，如花草、蝴蝶之类。

当时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经常描写的“裙子窸窸窣窣”，到了二十世纪才不再提了。而当时，它作为时髦的象征，是所有上流社会和半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中固定不变的标志。诗人们也不止一次地吟咏过裙子的有窸窸窣窣，把它看成是恋爱时的迷人诱饵：

啊，恋人长裙熟悉的簌簌声多美，
你总是令人心醉！
我在何处还能找到
人世间如此这般的欣慰？
我怀着满腔热情，张开臂膀奋飞，
在那声音中我接受了青春的妩媚，
对于一个二十岁的人来说，这轻轻的
动人的簌簌声是何等的珍贵！

——费特

为了让我们彻底明瞭这些零乱的形象究竟属于哪个具体时期，阿赫马托娃提了一下安娜·卡列尼娜。这位妇女的悲惨的一生，是和七十年代后半叶紧紧联在一起的。

可以给这首诗作几十页的注释，比方说，指出它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 1875 年的长篇小说《少年》的密切关系，或与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同一时代的讽刺小说的密切联系。

但，这里只消提一下《历史的序曲》开篇时引录的诗句的重要意义就够了。题词引自普希金的《科隆纳一人家》——几个普普通通的日常用语，可是这几个字却说明了她所描写的全部图景：

如今我已不在那儿居住……

这句诗，译成阿赫马托娃的语言就是："如今我已经不生活在那个时代了。我到了另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往日，只不过是另一个时代的序曲。"

安娜·阿赫马托娃描写她的第二个故乡——皇村——这座"亭台楼阁"的城市的很久以前的日子时（《皇村礼赞》），也说明她是一位历史画大师。

请看这座城市在九十年代末期的速写画：

普希金笔下的美女的孙女们，
在伊丽莎白宫殿的林丛的阴凉中散步，
戴着朴素的帽子，穿着紧身衣，
拿着阳伞的手，皱纹密布……

这首诗题为《在公园里》，并加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副标题："九十年代"。时期标得很准确：普希金笔

下的美人的女儿们，出生于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而那些女儿们的女儿们，则出生于四、五十年代；所以到了九十年代，她们的确都已接近暮年，所以她们的小手都布满了“皱纹”。

题为《1913 年的彼得堡》一诗，也是一幅历史画。诗中历数了彼得堡战前的一些标志，现在只有我这么大年纪的老彼得堡人，才能记得它们。我还记得小小的火车头，每隔一个小时开出一趟，拖着三、四辆小车厢，从尼古拉耶夫车站（今为莫斯科车站）开到斯科尔比亚夏亚站。我还记得在马路上跳舞讨饭的茨冈女人，还有驯熊人用铁链牵着的熊：

城关外，手摇风琴哀唤，
马路上痰迹点点斑斑，
有人在耍熊，茨冈女人舞姿翩跹。
小汽轮开往伤心港，
汽笛声撕裂心肠，
它的回声响在涅瓦河上……

根据韵律来看，这张速写画是从《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繁衍出来的。

如同任何一个凌驾于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经历的狭窄的框框之上的历史学家一样，阿赫马托娃以不寻常的敏锐性感受到历史中最细微的分子——分秒和小时——的连续运动，它形成了时代的变换：

时钟嘀嘀答答，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天，
天空呈现出玫瑰色，
城市的名称也在变换，
种种重大事件的见证人不存在了，
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以一起回忆。

在另一首诗中，她也对时代的逐渐消亡进行思考，同时表示信心，旧时代的任何复活都是不可设想的：

然后，她漂浮起来，
如同春江上的尸体，——
但是母亲不认识儿子，
孙子会在忧愁中转过脸去。

五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即是时间。更确地说，是两个主人公，两个时间。是两个完全相背的、水火不相容的时代。每一时代都值得提及，因为它是不寻常的事变的前夕。

前夕时代之一，是 1913 年。这是专制的俄罗斯末日的开端。它在痉挛，它经历着垂死的抽搐。为了

说明这个时代，安娜·阿赫马托娃选用了“那是最后一年”作为题词，这题词选得十分恰当。这，的确是最后一年，因为明天，战争爆发了（1914—1917），而后天——庞大帝国的数百年的基础彻底崩溃了。

这部长诗所表现的另一个时代——是 1941 年，它是另一场真正举国上下进行的战争的前夕，是胜利的前夕。战争爆发于六月，而在这之前，在彼得堡多雪的冬夜，一群人吵吵嚷嚷地涌进这位孤独的作者的房间，他们身穿圣诞节日的装束，脸上戴着“火热的青春”（hot youth）时代早已去世的亡友们的面具，于是 1913 年在作者的脑子里又复活了，而且当时的细微末节也都出现了。

阿赫马托娃以遒劲有力的笔描绘那年的冬天，而活到今天的我，作为她的为数不多的同代人，还清清楚楚记得那个冬天。

年轻的一代读者也许觉得她写的含糊不清，甚至莫名其妙，然而，对于我来说，如同对于其他上了年纪的老彼得堡人一样，则不需要任何注释。

比方说，当我读到长诗中这样的句子：

圣诞节期间，篝火送暖，
马车从桥上滑了下来，——

时，我就会想起，在戏院门口的广场上大堆大堆熊熊的篝火，这是为车夫们准备的，让他们在等候自己拉的达

官显贵老爷们时，不至于冻僵。我还记得，流入涅瓦河的小运河上的拱桥，结着一层冰：单匹马拉的车是很难爬上这些小桥的，往往是这样，他们刚刚爬到桥的中央，又会滑下来。那个年代，汽车还很少，因此安娜·阿赫马托娃把彼得堡看成是马匹无数的城市：

马鬃、马具，运送面粉的马车……

说明那个时代的，还有一个特征：

宫殿上空飘扬着一面黑黄旗，——

即所谓御旗，当它招展在冬宫的上空时，这是向首都的臣民宣告：帝王正“驾临”皇宫。

当安娜·阿赫马托娃对女主人公——从像框里走到她面前的女人——说：

是你吗，糊涂女人波希莎，——

时，我，以及与我同龄的人都知道，这话指的是苏沃林戏院的女伶奥丽迦·阿法纳希耶芙娜·葛列保娃－苏杰金娜。她在尤利·别良耶夫编写的戏：《波希莎》和《糊涂女人》中，主演了两个角色。从 1909 年 12 月起，报刊上可以找到有关她的演出的相当热烈的反响，称赞她那举止优美、光彩朴实的演技。她丈夫谢尔盖·苏杰金，是当时有名的画家，曾给她画过一幅饰糊涂女人（这是戏中女主角的绰号）这个角色时的

全身像。

她在阿赫马托娃的诗中与我们见面时是：

全身是花，如同波提切利的《春》。

波提切利画中的少女是春的化身，她慷慨地把鲜花撒给大地。我总觉得奥丽迦·苏杰金娜那种征服人的迷人的微笑，以及她那动作轻盈的旋律，使人感到很象画中的春。她有一种纯真的美感。她从来没有学过制作娃娃玩具的手艺，但我记得她用泥塑的娃娃，那么精，用花花绿绿的零星布头缝制的娃娃，那么好。她的房间收拾得的确象个花房。安娜·阿赫马托娃在长诗中把她称为“诗人的女友”。她与文学界人士的确来往密切。我在索罗古勃、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家中见过她——有时她和勃洛克，有时，我记得和马克西米里昂·沃洛申在一起。她衣着讲究，富有女性的魅力，她身边总有一群崇拜者，她是那个绝望的、馨香的时代的活的体现者；难怪阿赫马托娃描写1913年时，把她选作女主人公：

彼得堡的玩具娃娃，一代坤伶[①]……
为何你目光如此纷乱而机警？

[①] 托尔斯泰娅－克朗季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中说：费多尔·索罗古勃把奥丽迦－苏杰金娜称为“神祭狂欢时纵酒的女人”（见托尔斯泰娅－克朗季耶夫斯卡娅的《我在回忆》一书，海潮出版社，列宁格勒，1959年版。）

其实，很明显，如同长诗中的其他主人公一样：糊涂女人——波希莎与其说是个具体人物，不如说是个广泛概括了那些年的彼得堡妇女的典型形象。阿赫马托娃在这个形象中把同时代的许多妇女的特点归纳在一起了。

阿赫马托娃所回顾的那个年代，如同任何反动时期一样，自杀人数达到了不可想象的数字，特别是青年中自杀者多。自杀成了传染病，说来也奇怪，自杀甚至成了一种时髦的风尚。报纸上天天报道有几十人上吊、服毒、自杀——而且这一切干得十分轻松，常常由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历史的真实感受，提示阿赫马托娃，在描写那灾难重重的时代时，故事中最典型的人物之一，必须是一个自杀者。

这是作者回忆一件真实的往事，抑或是写作的臆造，没有考察的必要。即使没有这么一件事，（而我们，本乡本土的老人们，对这件事记得清清楚楚，）长诗也不能不提它，因为这类事成千上万。青年诗人弗谢沃洛德·克尼亚杰夫是位二十岁的龙骑兵，他爱"彼得堡娃娃般的女伶"，爱到发狂的程度。有一天夜里，他发现女伶回家时并非一个人，而是和她更幸福的恋人一起，她刚刚关上门，他就不多考虑，当即在她家门口对着自己的额头开了一枪。

长诗中写道：

我把你留下来，让你活下去，
不过，你应当是我的未亡人，——

弗谢沃洛德·克尼亚杰夫自杀前对背叛他的“女伶”说的话，如同嘶叫：

我已经准备去死[1]。

阿赫马托娃关于这种死法写道：

有多少死亡正向诗人走来，
傻孩子：他选中了这一种……

的确，当时有很多死亡迎着他的面走来了：几个月后，战争爆发了：

不是在可诅咒的马祖尔沼泽地带，
不是在蓝色的喀尔巴阡山顶峰，
他——横躺在
你的门前。
愿上帝把你宽恕！

这个青年在情人门坎上绝命后不久，安娜·阿赫马托娃写过一首诗，向她问及亡者的情况：

[1] 弗谢沃洛德·克尼亚杰夫死后，过了一年，彼得堡出版了一本他的诗集（1914）。阿赫马托娃的《1913年》中的第一个献词注有弗·克·弗谢沃洛德·克尼亚杰夫。她引用了他的两行诗句。

也许你看见了那个少年跪在你膝前，
可他已献身白色的死亡，摆脱了你的羁绊？

可是到了战争的前夕（阿赫马托娃非常准确地预感到了这一天），不仅是“龙骑兵彼埃尔”，而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下。这里又有一种那个时代的明显特征：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在亚·勃洛克那时的书信、诗歌、日记、谈话中，对死亡的预感，等待死亡的心情，我甚至认为渴望死亡的愿望——占了多大的地位。

阿赫马托娃的叙述，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全都渗透着这种启示录般的“末日感”。长诗的前几章，你随便翻到哪一页，都会读到这类的句子：

故事即将结束，它令人发笑……

反正到了应当偿清的时候……

因为——沿着所有的大道，
因为——向所有的门坎
　　　一个影子慢慢地走来……

顺着传奇的河畔
　　走来的不是日历上的，——
　　　而是真正的二十世纪。

这一切都在那个时代的编年史作者的话中得到充分地证实：

“它（指彼得堡——科·楚·注）忍受着不眠之夜的折磨，用酒、钱、没有爱情的爱，用探戈——这垂死前的哀乐——阵阵无力的性感的声音，消愁解闷，它的存在仿佛是在等待舛运和可怕的一天的到来。”[①]

长诗以强劲有力的抒情手法，将这种不可避免的死亡的预感的凄凄惨惨情调，表达出来了。阿赫马托娃不仅仅是个历史学家，她是历史学家加诗人，所以她的长诗中所描写的大自然也充满了那种不安与忧闷，如同在服丧的城市里所发生的其他一切事件一样：

风从墙上撕掉了海报，
　　烟在房顶上蹲着跳跃，
　　　　丁香花散发出墓地的味道……
…………
战前那种放荡的、
　　森严而寒冷的窒息中，
　　　　蕴育着一种未来的隆隆声……

安娜·阿赫马托娃站在“四十年代的塔楼”上，

---

① 引自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

眺望那遥远的过去，对过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审判，把它称为“发疯的”、“罪恶的”、“放荡的”时代，诅咒它所培养出来的“饶舌者”、“冒牌预言家和妖术家”。她，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如果回顾中除了敌意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感情，那就未免违背常情了。

阿赫马托娃的长诗中，把对这个时代的憎恶和潜在的深沉的爱，交织在一起了。这种爱，可以说明：

> 我在睡。——梦中出现了我们的青年时代。

此外，不应该忘记的是，俄罗斯历史即使在衰落的时代，也从来不是不结果实的。祖国艺苑中有一些创造奇迹的人，如夏里亚平、年轻的马雅可夫斯基、亚历山大·勃洛克、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等人，他们的名字是与这个令人窒息的时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长诗中如果不提到他们，那就离历史真实太远了。他们中间的每个人或明或暗地生存在阿赫马托娃的长诗中——不过，他们和其他人物一样，也是处于那种悲惨的可怕的境遇中。阿赫马托娃和这些著名人物的名字血肉相联，因为她的名字是与这些人分不开的。

根据描写彼得鲁什卡的一句诗，就可以认出伊戈

尔·斯特拉文斯基来：

幕后露出了彼得鲁什卡的假面具。

《彼得鲁什卡》是那个时代斯特拉文斯基最典型的芭蕾舞之一，在这之前不久，它先后轰动了我国和法国（1911）。

根据以下几行诗句，不难认出夏里亚平来：

又是那个熟悉的声音，
　　如同山中雷鸣回荡，——
　　　　那是我们的光荣和胜利！
他使心充满了颤栗，
　　他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奔跑，
　　驰骋在喂养了他的国土之上。

当你读到诗中描写勃洛克的段落时，你应当记住，这不是我们根据他晚期诗作所了解的那位智慧、英勇、闪光的诗人，而是"可怕的世界"中的勃洛克——是鼠疫蔓延、"恶魔逞凶"时代的残余与牺牲品。

魔鬼露出塔玛拉的微笑，
　　可怕的脸上如有烟雾缭绕，
　　　　潜藏着一种妖气，——
肉体，几乎变成了灵魂，

耳朵上长着古代人的鬈发——

外来者的一切都很神秘。

有一批人影已注定于 1913 年死亡，他们正在死前跳着轮舞。有意思的是阿赫马托娃并没有把马雅可夫斯基拖到轮舞中来。马雅可夫斯基在她的“故事”中是唯一“来自未来的客人”，她对他说：

站一下，
名单里仿佛没有你的名字。

名单里确实没有他的名字。阿赫马托娃对于他那十分合乎规律的破坏者的作用相当明了（还是由于她对历史的敏感嗅觉），他将破坏馨香的、淫荡的、妄诞的“鬼日子”，而这“鬼日子”在她的长诗中正跳着自己最后的死亡的舞蹈。马雅可夫斯基也戴着假面具来到了这里：

这个身材高大的人，穿着长条衣服，
身上涂得花花绿绿，粗野不堪。

这本诗集里，有另外一首诗，与此诗相差不几页，根据那首诗，当这些魔影还是一群活人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就认为自己是产生这些魔影的疯狂时代的势不两立的敌人。阿赫马托娃在《马雅可夫斯基在 1913 年》一诗中，写他的时候用的是这样同情的话：

你要摧毁的——摧毁了，
字字句句中都响彻着判决，——

他向这个表面富丽堂皇，但实际已经腐烂透顶的世纪，宣判了死刑。

《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如同阿赫马托娃的许多其它作品一样，对丧失、孤独、不遇、受骗、分离等，怀着苦涩的同情。她家中熙熙攘攘，尽是庆贺新年的客人，却缺少她最期望的一个人。长诗中是这样提到他的：

这个人没有来，
他没能挤进这间大厅。

她在长诗的头几行里就对他说道：

我和没有来临的你，一起，
迎接一九四一年。

一刻也消除不了与唯一的心爱的人儿、盼望来访的人儿分别之苦，加重了长诗的悲惨的音阶。

与惊惶的、激情的主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惊惶的、激情的节奏，它赋予长诗中的每个形象以最强烈的感情力量，这一点就勿庸赘述了。两层短短长音格韵脚与三叠韵的精巧结合，或与单韵短长格的精巧结合，可以称之为阿赫马托娃式的诗律，

据我所知，在这之前，俄罗斯诗歌里还没有这种韵律（也没有这种分节法）。长诗的结构如同一曲交响乐，分三部，在统一的韵律内，每部有自己的音乐构图、自己的节奏，诗的分段似乎也相同。这是阿赫马托娃的创作精华：根本不可想象这部长诗会有另外一种音乐曲调。

六

直到现在，我们还不善于以我们俄罗斯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诗人的优美抒情诗自豪，我们对它的了解尚很肤浅。它早就值得我们崇敬与赞叹，而我们对它却缺乏这种情感。

倘若大地上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俄罗斯全部文化成就毁于一旦，只剩下俄罗斯伟大抒情诗人巴丘什科夫、普希金、莱蒙托夫、巴拉登斯基、涅克拉索夫、丘特切夫、费特、勃洛克、阿赫马托娃所创作的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看出俄罗斯人民是英明的，我们的语言象童话一般丰富多彩，它有无数的色调可以表现最复杂、最细腻的情绪。

如果我没有机会欣赏《为了祖国遥远的海岸》、《夜沉沉，我在街上行进》、《他们来了，变成了夜的影子》、《你不要向我索求虚假的温柔》、《亲爱的朋友，旅途使你感到疲倦》、《人们亲近时有一种神圣的东

西》、《虚幻的舞台若隐若现》等这些抒情诗中的不朽杰作，那么我会感到极为不幸……

我和所有爱好诗歌的人一样，一生中每走一步，都有记忆中的诗句伴随着我。

当海上的夜空撒满了星斗，海水哗哗作响，海浪千层万层地匆匆奔向海岸，熠熠闪光，这时，我不能不跟随着丘特切夫背诵：

浩渺的涟漪，海水的涟漪，
你在欢庆谁家的节日？

秋高气爽，阳光渐渐减弱，我走在似萎未萎的花木中间，我同样会吟咏他那千古不朽的诗句：

早秋好景多，
短暂却美妙！
白昼似水晶，
傍晚霞光照。

不仅诗的形象，甚至诗的节奏、诗的音响、诗的乐感——这一切，我都象领受馈礼一般领受了。而我从安娜·阿赫马托娃那儿又领受了多少这种馈礼啊！

半个世纪以来，她孜孜不倦地、深思熟虑地锤炼语言的过程中，创作出来的古典式的精确句子，近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声音尤为嘹亮。我早就喜爱

她的诗歌，它一直陪伴我走在生平的大道上与歧途上。

在某一个大厅里，我看到辉煌的枝型大挂灯，就会想起那金光闪闪的句子：

黄色吊灯散发着没有生命的光线。

每当我望着秋天的枫叶，总要怀着感激之情吟咏她的诗句：

山麓里棕色的秋天
送来了红叶片片……

遥远的春天吹来第一股暖风时，我便会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春临前的欢乐。这时我就不能不随着阿赫马托娃背诵她那样敏锐地发现的诗一般欢乐的征兆：

春天来临之前，有这样的时光：
厚厚的雪层下，牧场在养息，
树木的枯枝嬉耍吵闹，
温暖的风儿，柔韧有力。
身躯为自己的轻盈感到惊奇，
连自己的家也已认不出来，
过去唱腻了的歌儿，

现在又象新歌激动地唱起。

列宁格勒冰天雪地时，看到街上一堆堆篝火的烈焰，我又不能不用阿赫马托娃的话来形容它们：

纬红色的篝火，
如同玫瑰在雪中开放。

总之，整个列宁格勒——连同它的广场、运河、流水——在我的记忆中是如此紧密地与阿赫马托娃的诗联系在一起，以至列宁格勒对于我，如对许多读者一样，跟她已经分不开了。当我在列宁格勒的公园里、街道上散步时，不去回忆阿赫马托娃的珍贵的诗句，那简直成了不可思议为事。她说：

不过，这座光荣的、灾难的、花岗石的繁荣
　城市，
我们决不会用任何东西去交换，
它那宽阔的河面上水光闪闪，
花园中浓荫蔽日，光线幽暗，
还有缪斯的话音，隐约传来耳边。

安娜·阿赫马托娃告别列宁格勒时，也许那是永远的告别，她有自豪的权利，可以对她歌颂过的城市说：

我们的分离是假象：

我与你永远在一起，
　　我的影子印在你的墙上，
我的面貌映在运河里，
艾尔米塔大厅里，有我的脚步声，
　　那是朋友陪我走在那里，
还有“狼野”老墓地，
在那儿，面对着无声的合葬墓，
　　我可以纵情哭泣。

当她的头两部书问世的时候，使我感到最惊讶的，——我已经说过，——是她诗歌词汇中的物质感、具象感、实体感，她巧妙地发现并艺术地描绘出来的形象，都有声有色。

她的人物从来不以其个人的生活为生活，而总是为揭示诗人的抒情感受、诗人的喜怒哀乐与不安服务。她表达这些感受时，话不多，很矜持。她笔下的微乎其微的形象也会是饱含众多情绪的，以至这样一个人足可以代替几十行充满激情的诗句。

她的才华盖世，富有音乐的抒情性，这才华在她创作生活的早期，主要表现在爱情诗中，描写爱情的痛苦、折磨、疯狂、欢乐与不安。她的抒情诗的能量，在这方面是无限大的。有两代人，或者是三代人，是在所谓阿赫马托娃的诗歌的伴奏声中谈情说爱的，因为他们在阿赫马托娃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感情的

表露。不知为什么，阿赫马托娃的这些诗被称之为隐私的、室内的诗，仿佛爱情，它本身即便是带有深厚的隐私性，就不是整个人类、全体人民所共有的感情，仿佛还有一种心，可以不受爱情的支配。

我们已经看见了，她的诗，甚至最早的诗，对祖国充满了深情，对祖国的疼爱，这个主题在她的诗作中，一年比一年发出更加嘹亮的声音，因为生活早已把阿赫马托娃引到宽阔的宇宙性的主题前面来了。到了晚年，不管她写什么，她的诗中总蕴育着对祖国历史命运的顽强地思考，而她的存在已和这个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到了战争年代，当敌人猖獗地屠杀人民的暗无天日的时刻，她什么也不用忘却，什么也不用弃绝，她不必克服自身的任何根深蒂固的习俗，便可以以自己素有的简洁洗练的话，创造出振奋人心的颂扬勇敢的诗句：

我们知道这是生死悠关的时刻，
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件。
我们的时钟宣告英雄时代已经开始，
英雄气概再也不会离开我们身边。
不怕在子弹下丧失生命，
不怕在战斗中失去家园，
我们要将你保存下去——
伟大的俄罗斯语言。

保卫你，让你自由、纯洁，
传给子孙后代，摆脱羁绊，
　　直到永远！

庄严壮丽的诗句只能诞生在庄严壮丽的心里。

1967 年

ISBN 7-5016-0019-8/I · 20
定价 4.15 元

書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 OCR　校对
2007 年 6 月 16 日星期六
0:45:25